

尺牘

海潮音文庫

于右任



叢刊 佛學 海潮音文庫 第四編

佛學餘論三 尺牘目錄 上冊

與剛伯先生	張元鈺	一
復黃雪峯居士	太虛	四
與與東居士	王四圓	六
復覺如	前人	七
復黃鶴嶺直指	馬僧摩南詢草	八
寄黃茶基居士		一一
覆陳周怡	天然法師遺著	一三
覆美長老	前人	一四
復黃謙六	弘願	一六

復黃謙六	太虛	一九
自印度致友人共四通	許丹	二〇
致皖鐸主筆	覺三	四〇
答周淨性居士	馬濟川	四〇
復友人書	張元鈺	四二
復某居士	徐文蔚	四五
復沈潤蒼居士	海屍	四七
與吳夢非先生	范古農	五〇
與張子石論佛學	夢耕	五一
致周孟由居士	尤惜陰	五三
答梁溪朱居士	前人	五五
答天渡居士	某法師	五七

致慧融居士論尼庵·····	某居士·····	五九
上陳省長論保護佛教·····	方光·····	六四
答中翰君·····	竟無·····	六五
勸吳子玉修淨業·····	何雯·····	六八
自錫蘭致虛師·····	鄭太樸·····	六九
致趙夷午司令·····	熊希齡·····	七三
致素華女居士·····	鳳珠·····	七七
復鳳珠女居士·····	素華·····	七八
致狄平子居士請於時報增佛學週刊·····	沈李月華·····	八三
致海潮音社·····	馬翼平·····	八五
復湯一心居士·····	王弘願·····	八六
致一如居士·····	希聲·····	八七

復太虛法師·····	葉恭綽·····	八九
與友人論佛法·····	四宏學院·····	九〇
與聶雲台先生·····	唐蔚棫·····	九五
上張喬庵師·····	江謙·····	九七
致李隱庵居士二首·····	李經羲·····	一〇一
致唐大圓居士·····	王恩洋·····	一〇三
答王恩洋居士·····	大圓·····	一〇四
與友人論學佛·····	唐大定·····	一〇五
覆李蛻庵年伯·····	隱庵·····	一〇八
覆劉玄達居士·····	善因·····	一〇九
答錢石蘭居士·····	大圓·····	一一〇
致曾錫光先生·····	陳妄清等·····	一一四

與鍊心宗兄·····	大圓·····	一三五
致太虛法師·····	傅子揚·····	一三四
答某師·····	太虛·····	一三三
答曾樂玄居士·····	大圓·····	一三一
答顏慧欣居士·····	大圓·····	一二九
復大圓居士·····	黃涵之·····	一二八
致太虛法師·····	稻葉圓成·····	一二六
勸孫思昉覃精佛學·····	·····	一二四
致張葆元先生·····	袁聞純·····	一二三
代答吳退齋居士·····	大圓·····	一二二
致歐陽竟無先生·····	袁聞純·····	一一〇
與月波姪·····	慧音·····	一一六

致大圓居士	王弘願	一三七
答王弘願居士	大圓	一三九
答鍾太愚君	戒常	一四〇
答嵩居士	佛隱	一四三
復展霄從兄	唐大定	一四四
與某君論改良教育	蕭願西	一四五
致大圓宗弟	唐鍊心	一四七
答鍊心宗兄	大圓	一五〇
寄月滄法師	悅安	一五三
致大圓居士	王恩洋	一五六
與大圓伯兄	唐大休	一五八
答大休二弟	大圓	一六〇

復徐黃二女士	比丘尼能空	一六五
致友梅哥	月香	一六七
答某君	太虛	一六九
上太虛法師	大勇	一七〇
答孟公衡知事	大圓	一七二
致妙闊法師	歐陽漸	一七三
答段瑞翔君	大圓	一七四
致薛微笑居士	程聖功	一七六
答大圓居士	印光	一七七
答段瑞翔居士	大圓	一七八
致大圓居士	曹衲安	一七九
答陳子琦居士	大圓	一八〇

答大休弟	大圓	一八二
覆段瑞翔居士	大圓	一八三
與李紹蓮宗兄	引一	一八六
答某君	佛隱	一八七
致大圓居士	胡晉接	一八八
覆駱季和君	蔣維喬	一八九
與大圓居士	印光	一九一
復印光法師	唐大圓	一九三
答臧貫禪居士	大圓	一九四
與景昌極居士	意大利羅馬 大學教授	多謙
答多謙教授	景昌極	一九六
與郁九齡居士論素食譜	念生	一九八

復張季高君	傅了緣	一九九
致海潮音社	顧雪華 葉翠香	二〇〇
答顧葉二女士	大定代作	二〇二
致太虛法師	北京僧界	二〇四
又		二〇六
致月朗和尚	八指頭陀末刊遺稿	二〇七
與爛雲法師	前人	二〇九
復陳靜淵先生	前人	二一〇
致易笏山方伯	前人	二一一
答謝吟雪女士	笠屐衆生代答	二一二
致大圓居士	張宗載 劉仁航	二一四
上太虛法師	寄 塵	二一六

又	二二七
復佛學院	式崇
答譚希明居士	袁聞純
復廉南湖居士	何雯
	二二〇
	二二二

佛學叢刊
海潮音文庫 第四編

佛學餘論三 尺牘 上冊

與剛伯

張元鈺

琴垣小聚。時挹清塵。私心謂可常叨大教。不圖世事無常。先生則欲住不能。翩然東下。(鈺)則欲歸不得。困處一隅。回思曩者論義不合。輒復起立邊室。以解其氣之糾紛。使歸和順。此境遂如隔世。可勝浩歎。(中略)昨子厚寄到先生所致書。知先生亦頗念(鈺)並贈汪羅彭薛四先生文合鈔一部。謝謝。惟所加榮褒。萬不敢當。蓋儉德君子固

有之。(鈺)愧非君子。故知今之所居。非必居困君子之所居也。若果爲困之君子者。則何往非君子。且能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久矣。先生縱偏好。亦必知(鈺)之未到至誠地步也。觀所論佛氏之道。頓觸舊習。依據同聲相應之理。姑一肆其狂瞽。若謂舊學商量。則(鈺)豈敢。(鈺)竊謂先生蓋乘願力而來。欲現科學身而說法。後此度人無量。實可讚歎。惟執見不化。實爲修道進道之大障礙。淨土禪宗。古來在家出家諸賢哲。由之悟道者多矣。先生不能虛心如法修習。而以性不契不喜遠之。此非善於學道者也。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義幸深思之。若唯識家之言。則謂此種現相。由於慢疑不正見三種根本煩惱所顯。(鈺)於唯識宗。僅略習。不能言其詳。然信此理不錯。先生如有意。可自尋唯識經論覽之。又先生自謙駁雜。實乖事情。方今以科學證佛學。正屬時之所宜。何駁雜之有。要貴擬議必當。語不離宗。斯爲善譬耳。所引無線電機一譬。甚愜鄙懷。夫僅一電機。置於喜馬拉峯。雖固高貴。世莫得其用也。必也有多數同式之電機。徧置諸方。而後由此最高電機。所發最真最要最妙之消息。遂能徧及諸方矣。前之電機非他。佛也。後之電

機。則諸方之學佛者也。電機非同式。則消息不可通。即可通。亦不能正確。其本非電機之不可通消息明矣。同式奈何。與佛同一修行也。自發菩提心。歷十信。十住。向行地。至等覺而妙覺也。同式電機之通消息也。明雖各有大銅網球。佔多面積。藉空氣以便交通。實則其機體潛入於地面。託地球而同爲一體。故能無礙。亦猶世尊以大悲大願與吾人息息相通。不爲時方所礙。實由心入質。相佛性海中。與吾人同一性體。故能相通也。所惜我輩自迷本性。雖聞有佛與衆生同一體之說。不能信解行證。爲可歎憫耳。又先生言化城牛車。類爲寓言者。意則是矣。惟講家例不用寓言之名詞。命爲表法。意謂斯固言矣。又謂之寓言。嫌乎複。且所寓者何也。若表法者。斯言卽爲能表。其所表則法也。法者心法也。慧意謂學各種科學。斷不礙學佛。祇視其志向與存心何如。譬如孔子食肉能多。惟酒無量。必非酒囊飯袋之儔。後之心存利祿者。何嘗不三更燈火五更雞。枕經胙史。恐古聖賢迹雖無以異人。必另有一番懷抱也。（鉦）小人間居。多愁多病。讀書無恆心。性情益更褊急。除與子厚常通問外。他處鮮有書札相通。恐言出招尤耳。承故人遠念。喜溢於心。又適逢

舊日習氣復發。不覺胡言滿紙。謬妄之處。尙祈不吝指示。

復黃雪峯居士

太虛

(前略)吾今據以評判古人者。原不外觀察古人平生所遺言義行事之全。以斷其爲何如之輩耳。來教既以儒道屬人天乘爲是。又云孔子以儒立教。以人道訓世。則彌見以孔子當屬之人乘耳。乃復曰孔子超乎儒教。非楊墨耶回可同日而語。推其極致。孔佛一也云云。又何所據而云然耶。若憑虛而爲斯說。則若楊若墨若耶若回。又孰不可作斯說耶。若刺取一二語如所謂先天而天弗違等句以爲據耶。則若楊若墨若耶若回之書中。又孰不能刺取一二語以爲比附。如所謂融通各教。皈命基督之談道書等類。以爲

楊佛一致乃至回佛一致耶。若孔子先天而天弗違等語。若遇寒則衣。遇饑則食。此後天而奉天時也。若未寒而先貯之棉。則寒不能困。未饑而預積之糧。則饑不能苦。此先天而天弗違也。無論其本爲人事之常。無關出世之法。即使義符出世之法。亦所謂如蟲食木。偶然成字而已。蓋孔子既未嘗於出世佛法有說到行到彰明皎著之徵驗。而顯然爲天下後世所咸見者。唯在乎人倫之道。則亦安能憑自心愛憎之情。謂其獨超儒教而與佛一致耶。要知佛法間亦與諸世教論同者。一者依平等真如觀之。雖塵芥蟲蟻亦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平等平等。尙何世教諸聖之不同等乎。然世教諸聖與佛同等亦卽與蟻芥同等。不足翹異之以爲尊榮也。二者依差別法化中之一階以言同等。若對於人世羣俗而言。則佛教與各教同有馴致人羣以爲善之功是也。若依其智證之分滿。行果之深淺。教理之徧圓。德用之粗妙。雖等覺地之大士。猶不能望佛。况纔以人倫之至謂之聖人之孔子哉。（下略）

與興東居士論呂祖註講金剛心經書王四圓

承惠寄呂祖註講金剛心經八本。飭代爲分送。深感樂善之誠。然此書弟不願代爲分送也。紫陽真人作悟真篇。以明玄門秘要。復作頌偈等三十二篇。一一從性地演出最上一乘之妙旨。清世宗皇帝收入御選語錄。廁之寒山拾得暨古大禪師之列。了無愧色。蓋其知見已佛矣。今是經註講。不但不能抉出金剛心經妙義。卽名相梵語。動輒錯誤。（如摩訶薩十波羅密等不勝指摘）甚且公然戒人以割截支解經文。不可認作實有其事。如其所言。則是釋迦牟尼如來作妄語以誑衆生矣。其書本出亂筆。淺人僞譌無疑。而其禍實足以謗如來正經。蔽衆生本智。與作因緣。必無利益。弟願足下遇發心法施時。須購請金陵刻經處所出者爲好。因彼處所刻經。皆經楊居士檢定。無僞僻之著也。

復覺如

前 人

承示教以覺義。深荷法施。語多推闡。般若妙慧。知於禪宗所造至深。景仰之至。唯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我心清淨。即是淨土。自成極樂之佛境界矣。若以寓意而當作實相。禮佛像而自入癡迷。反使佛心增五蘊。而近六賊云云。此語似所見未圓。足下於弘願不棄其不慧。親垂教誨。弘願其敢默爾息乎。然大論於淨土方一期掃蕩。使弘願力證言淨土之實有。卽引經據典。無當足下之意也。今仍以禪宗爲樹義之鵠。可乎。金剛經者。五祖以授六祖。禪宗之本經也。力破名相。顯示平等法身。精透極矣。而臨了轉戒須菩提。以勿取斷滅相。卽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其義亦豈淺人所能了耶。黃壁禪師。南嶽下四世。臨

濟之師也。其談義於禪宗諸祖中，尤爲偏至。得心無心地法性空位。然嘗在鹽官殿上禮佛。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纒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纒說細。隨後又掌。此段因緣。似可參印也。六祖之論淨土。辣極矣。然亦未嘗說無淨土。蓋真明般若者。必不斷滅。夫禪宗於佛法。爲最高且徑。然必真參實契。方能得無所得。倘以意識知。以文字會。轉滋誤謬。且深罪戾矣。宋儒之敢於闢佛。坐此病也。且況其下焉者乎。願足下之慎之也。

復黃鶴嶺直指

諱昌宗

馬僧摩南詢草

維摩經云。直心是菩薩淨土。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首楞嚴云。出離生死。皆以直心中。問永無諸委曲相。如是則知道人心惟一質直。成佛作祖。有餘地矣。蓋心念一而則志而必赴。慕而必求。懷而必吐。外不障於世法。內不障於知見。而入道如箭矣。茲讀仁兄教言。及示蒲令語。真切坦露。如摩胸示人。不遮不覆。且某僻處東海。未一識韓。徒以紙上影響之語。有當慧心。遂秘尊現卑。欲分永嘉半座。總之唯一直心。無諸委曲耳。昔富鄭公初謁顒公於顧視之下。即便皈心。其偈云。一見顒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今仁兄於某未覲面而請入室。是使富公遜美於前矣。承問從何入門。從何究竟。蓋入門處即是究竟。究竟處纔是入門處。故法華開示悟入。正是一佛知見。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從上佛祖公案。俱是示人入門。俱是示人究竟。若欲單拈一則作棘栗蓬。則無如某所選世尊樹下坐次。商人問還見車過否。曰不見。還聞車聲否。曰不聞。莫禪定否。曰不禪定。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歎曰。善哉。世尊覺而不見。仁兄若常提此語。密研於心。忽然一日不禪不睡。聲塵歷然中契。不聞。即是真入門。從此不復爲喧寂二境所

轉定亦不聞。動亦不聞。睡亦不聞。覺亦不聞。卽是眞究竟。與蒲令書中又云。悟後更復何如。如所云悟者。如從夢得醒。豈有醒人更復求醒。若醒後復問如何。則是目睫未開。轉從作夢去矣。徑山大悟小悟之云。亦謂蒲團上有如許迸現光景。恐人認爲實悟。故有此語。不然。豈有轉換三十六以至無數而尙可爲悟耶。某所謂入門卽究竟者。非謂此等悟也。又云。已知所以去來矣。而畢竟向前從何而來。向後從何而去。此若以教明之。則生死去來。由於三有妄業。妄業之成。由於妄取。而皆由於一念無明。若直指門中。則不必如此推究。只知車聲歷然。中原自不聞。則知生死熾然。中原自無去來。夫覺而不聞。則聞無礙矣。生死而無去來。則生死無礙矣。見聞覺知以至生死一切無礙。則參學事畢矣。亦無庸過求矣。蓋未悟謂悟。未得謂得。名爲上慢。於自性外別求證悟。名爲偷心。此二種病。皆利根人所易犯者。願吾兄剗去之。禮佛詩詞意雙超。三江十四鹽二韻。尤稱絕調。蒲令請付劄。與半樹庵諸刻並行。倘獲許可。某將作一二糠粃語。以助流通。嘉旣既在道遊。本不當如世法中人。屑屑辭受。第每見爲人師者。初爲佛法衆生。後乃轉入於名聞利養。心竊感歎。

今若驟納豐儀。將無尤而效之乎。謹屬下吏繳還。此後若更有得力處。不妨頻示消息。雖吾無語句而蒲令林生。猶能爲仁兄作巖頭也。

寄嶺南黃茶基

諱國祚

前人

娑婆衆生。邪見熾盛。有能身與眷屬俱奉覺王正法者。自雙林鹿門之外。指無可偃。然二公皆界外聖賢。應緣茲土。非生死海中逆流而出者也。若吾兄之喬梓與二難。皆耳目沉於外典。心想招於世名。此宜於儒童教中畢其性命。乃方便之父。身作導師。誠實之男。環爲法侶。移狻猊於庭內。集龍象於階前。激揚宗風。于喁交唱。曩某行脚嶺南。親挹此景。當時如入善慧之林。而叩道玄之室。遂忘身之在娑婆間也。吾兄慧業舉業。雙稱白眉。

乃丁卯榜中不見劉贊。今秋南粵賢書又未遮眼。不知已能怒飛否也。然此夢中事不足重作夢占。惟選佛場中不可不蚤及空第耳。六祖光孝道場荒落甚矣。吾兄家與風靡相望。乃讀書菩提樹下。何忍不爲一振乎。別時道眼已開。今復累時。想當警地。去歲芳訊中何不通此消息。尊翁脚跟想已穩當。令弟少年當大其眼孔。使知世界虛幻。更以生死無常。發其親切之念。始無退轉。宗門三關。卽貴宗師張毘陵因之發悟者。向僅屬囊中。今爲黃東萊趣粵。敬以一冊附覽。外三冊乞轉寄若惺棧。整宗復諸師併寄語。云馬僧摩稽首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

釋太虛曰。丁於京師吳璧華居士處。讀法幢語錄及馬僧摩居士南詢草全文。洵永嘉禪之白眉也。亟選錄以揚潛德。

覆陳周怡

天然法師遺著

予留憩點石。美長老出示華翰。予曰。無惑閣下之疑且議也。當今佛道日下。行化者。口口談空。步步行有。鮮不爲名利徒。眷累矣。求有如美老精進弗退。不挂一縷。不留半文。劈破祖師禪。坐斷是非路。無行非實。無言非真者。千百中不得其一。閣下殆深知佛門之流弊歟。不然。豈不聞東山三千。一一皆賢人耶。卽七二論之。若愚若辟魯。若暴虎馮河。又豈盡聞一知十。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也。又道必清淨。（來札云。厭世必以清淨爲貴。）胡爲周流列國。藉廣十六字之傳。傳食諸侯。僕出五百年以後。是知道也者。非動靜。非染靜。非林泉城市。不得謂靜淨是道。動染非道。林泉是道。城市非道也。夫人生受用。視修持若何。爲善安樂。造業偃蹇。此理不爽。現前明鑑。古今來。王侯將相。作佛法金湯。皆其不昧本願者也。必口瘖手据。而後給衣食。（來札云。數口之家。口瘖手据。莫繼衣食。）何以大夫家。不耕而粟。不織而布。豈非以道德爲稼穡。以仁義爲耨穫耶。佛敎門亦復如是。所冀

者性天。所履者心地。所種者人世福田。膏粱可植。戒定慧也。羹稗當鋤。貪瞋癡也。灌以八正道之法流。芸以七覺支之妙耜。詎供六七十僧已哉。（來札云寺田無幾而其徒六七十人自信奉者衆何能如是）縱百千萬億亦不致餒在其中矣。何則。人各有心。心各有田。但求有耕。不慮無實。點石禪寺。十方叢林也。（札末云如得其道而欲廣其傳則吾不知矣）言十方者。勿論夷華吳楚。江南江北。但秉戒者皆可棲息。美長老開此道場。非爲其徒。實爲我等窮子。安身立命處也。如若探西來大意。請聽峯頭鳥語。谷口流泉。未識閣下以爲如何。

覆美公長老

前 人

拜讀法翰。至斯世淵匠。當今標幟等語。幾令病骨益加愧殺矣。凜乎其臨深淵乎。悚乎其履薄冰乎。不啻雪夜霜晨。通身汗出。真無地可容矣。金山自唐宋至清初。宗風大振。禪燈朗然。耀我震旦。今者樓閣依舊。而家風非昨。從古不開戒壇。而今已說戒矣。從古不應酬經懺。聞今夏已修建水陸四五堂矣。豈風氣使之然歟。抑人心大不及於古耶。有心佛化者。聞之亦應淚墮。以爲棒喝聲震今昔。是前後道脈所關。尤末法中一大法幢也。而今尙如此。其刹竿之倒。終不可起矣。公性天皎然。心地坦然。來日在七塔一行坐。何妨喚作金山也。卽今住太白峯頭。一行一坐。又何妨喚作金山也。迨駕扁舟一葉。別浦江返。澗庭。卽扁舟行坐。莫非金山也。逮乎落帆湘潭。捨舟理策。行周道。坐長亭。卽大地莫非金山也。及陞點石之塔。入點石之室。登點石之堂。率諸僧衆。行在個中。坐在個中。卽點石便是金山。公謂點石與金山。果有二乎。果無二乎。如果有二。則金山有大微（金山禪堂名大微堂）。點石猶無禪堂乎。如果無二。不須點石外別尋金山。金山今日之錯鑿。不及點石遠矣。後學客歲留憩金陵毘盧寺。雖未一履金山門庭。已深窺其底蘊。願我公爲道愛身。

此後旋點石。宜攸游歲月。以樂餘年。惟後進所不逮者。當策發之。至募化事。可遣少年任之。勿再出外奔馳。是後學所深願者。寸衷區區。望公諒之。

復黃謙六

弘願

承示。推許太過。愧不克當。弘願雖志欣大覺。而情識垢蔽。自審三業。尙未能脫離惡道。即嘗依經作觀。而障惑已甚。了無寸進。承詢坐禪念佛之法。此當求之大事。已辦之人。非弘願所能作答也。雖然。弘願雖不能到。而却有聞誦所知者。以供采擇。抑亦慈悲之所許也。蓋坐禪之法。爲學佛者所重。故華嚴十佛。以禪定爲福德身。然而坐禪。非佛道所獨也。故印度九十六外道。其高者至無色界定。吾中國之道教。亦可長生久視。白日昇天。今

之催眠術。淺陋極矣。然尙有天眼通者。蓋心之妙用。卽其虛妄者。已若是其不可思議矣。不亦奇哉。然因此之故。則所謂禪者。有外道。有小乘。有大乘。有圓頓之一佛乘。差別種種。吾國當陳隋之間。智者大師。得法華三昧。前方使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說法利生。至今爲人天眼目。其所傳者。有摩訶止觀。釋禪波羅密。小止觀等。又其師思大尊者。所著之大乘止觀。皆學坐禪者。不可不觀之書也。至於禪宗。雖以禪爲名。而實以般若波羅密爲依。非五度之禪那也。故六祖有同是臭骨頭之斥。南岳有佛非坐臥之言。顧其所以獨得禪名者。則以達摩西來。九年面壁。而後世禪人。多由參入也。欲知其分別所在。當讀禪源諸錄。集都序。海潮音。十二期所登之居士參禪舉要。極明晰可參考。如願深求宗鏡錄極好。至於念佛法門。有專持名號者。本之阿彌陀經。有兼作觀者。本之觀經。有兼參禪者。則諸祖所傳念佛是誰之參語也。總之無論參禪。無論念佛。要以息妄語悟本性爲主。所謂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也。抑弘願又有請者。學佛苟直下參契。則一切文字。一切經義。皆爲心外之法。可以一概不省。如欲求解以成行。則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不可不讀。蓋華嚴

爲諸經之王。得清涼疏鈔。恢廓精邃。字字皆圓彌法界。冠冕大藏。而行願品爲全經總匯。以十大願王指歸淨土。一一願皆稱性起用。直以遮那果海。授之在羶凡夫。清涼之疏。圭峯之鈔。皆菩薩人也。讀是書精熟。則至深之佛理。皆可明了。而坐禪念佛之法。亦莫高莫切於是矣。若乃密教則尤宜依軌觀行。卽身成佛。其加持力之大不可思議。且初心學人。欲驟息妄。勢不可能。強抑遏之。反有弊害。而三密修持。心有所寄。妄當自息也。此宗人不敢學。徒以灌頂無師耳。弘願向嘗爲灌頂研究一篇。附刊之密教綱要。當已入覽。近讀一行居集上品資糧序。則彭居士已先得我心。嘗爲書後一文。以發其隱。當登之海潮音。以商榷海內也。倘尙有所疑。則不如徑持準提呪。蓋密宗諸祖。皆言準提無須灌頂。新刻大藏。嘗有一經。專說此事。遼道殿和尚之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則專弘此法者也。依軌而行。最爲簡要。

復黃謙六

太 虛

來書垂詢。具徵精進。所言雖非無見。但參究心是何物。在發明「心之一名。所名是何」耳。「心若本無。」「何名爲心。」「心」豈竟同「蛇毛兔角。」但「名」無「實」耶。此應參究。若隨緣生。誰隨於緣。緣復是何。更應參究。此不先明「誰」盡虛空界耶。亦應參究。心本無處。盡虛空界。何爲有處。知有處不知。尤應參知。祇管如此參究去。勿問行住坐臥。動靜閑忙。都沒用。怎麼眉間鼻端丹田氣海也。沒有怎麼魔佛及善知識也。沒須怎麼抑勒放任。復何處安着病與疑懼。不可作道理解會。要須見個實在。如眠黑白如覺冷熱。到那時自會不用口舌不用紙墨。通個消息來也。看經看論也。但須如此參究將去。楞嚴前三卷應可參究。註解盡沒用。但不是參究楞嚴。仍祇是參究心在何處。心是何物而已。此祝心安。

自印度致友人

許丹

丹至印後。未數日。卽與日僧二人結伴。循禮寧蹟。初至佛陀伽耶。禮菩提道場。履行佛成道前。欲於數處成正覺。以非勝地乃止之遺跡。卽樊師記中所稱前正覺山諸地。又觀佛影。丹於窟內無所見。但別見有類佛影者在窟外。當是根薄故爾也。有見之頗明顯者。又之王舍城觀新舊城址。及伽蘭陂池竹林精舍等。并第一結集石窟。登靈鷲山。山甚峻。又無道可尋。披榛莽攀岩石而上。此爲歐人考定之靈鷲山。若日人罔教遂則別指一峯。謂是靈山。且刊石爲誌。以丹觀之。仍以此爲是也。及下疲極。幾不能步。由同行之村民負之下。翌日至那爛陀等發掘處。樊師在印。留此最久。就今所發掘者觀之。殿

堂房舍。猶一一可尋。足令人想見當時之盛。發掘所得佛像。及各種器物甚夥。今猶日備十工發掘。據主管者云。或尙可發掘數年。始得盡其遺物也。所得佛菩薩像。有甚大者。極精者。且多爲大乘像。主管發掘之希諾難陀。爲考古學大家。然猶甚以辯識爲難。昨猶有書與慧師。邀在其地助同考證也。至所得佛菩薩像。則種類甚衆。大抵今所見中國日本西藏諸地佛菩薩像。面貌嚴飾。多有不同。求其濫觴。皆具於此。生平所見佛像。至此歎觀止矣。又之波羅奈國觀鹿野苑諸塔。及鹿苑博物館。此處所發掘爲法輪精舍。及他數寺遺址。所獲佛像。及他寺中用物亦甚夥。又有阿育王石柱。英人禁人推拓甚嚴。丹等設法自往拓數紙。然甚艱也。更之恆河側觀神祠。此處猶多存印度舊俗可觀也。去波羅奈國卽之拘絺羅城。佛涅槃地。有佛槃巨像。前已破裂。英人掘地獲之。復整飾完好。建舍供奉。又之佛涅槃後。移佛身供養七日處。及荼毗處。其他皆見英師記。又有刻石像。長此卽往藍毗尼園。今爲尼波羅國境。英人嚴禁中日人往尼波羅國。故鮮有得至者。丹之往也。乘牛車行二日。初夜卽在喜馬拉耶山下車中宿。次晨至邊境。同行之石川上人。服緬甸僧

服。卽自稱爲緬僧。丹則僞爲熟寐者。蒙被而臥。幸未被覺而去。及返亦如之。藍毗尼園有石刻佛降生像。已稍殘毀。又有阿育王石柱。手拓數紙。自此卽往古舍衛國。觀祇園精舍舊址。亦經發掘。有佛經行處說法堂及僧房等。一一皆可按行也。所至聖地。自藍毗尼園外。皆有緬僧築室駐守。日盛供養。藏人至者亦衆。日人亦偶有往者。諸供養具中時亦見有日本出品。惟中國人至者絕鮮。且關於搜求聖蹟住持供養。一無所與。談者皆甚以爲異。且多有爲之歎惜者。卽紀述聖蹟之書。日人之至者。人著一編。已得三四。而中國亦絕無。丹擬稍暇。卽自撰一行記。詳述諸地發現之歷史。並益以自所聞見。兼紀行程。使來者有考。或亦佛教同人所願見者乎。去舍衛卽返伽爾喀達。以途中稍勞頓。病臥數日。今已大愈矣。至在印所可研求之學藝。實隨拾卽是。門徑萬千。故歐西學者來此者甚多。且多長時不去。若以關於佛教者言之。則已有人研求者。不過萬千分之一。而寶山之蘊。其富尙不可勝言。任擇一法而從事焉。皆可終其身而不厭。故丹今擬一其心力於肄習梵文。以備多讀梵本。佛教經所用之梵文。視他種梵文爲易習之稍勤。大約二三年卽可足用。

藏文亦擬兼習。以備考證。經本異同。通梵文者。習文至易。以文法大同也。惟藏文亦有多種。經典所用。與平常言語略異。至此多見藏人。乃知中國知藏文者。實甚少也。所謂解藏文藏語者。不抵皆僅知通常語言。及官用文字。於關於佛教高等之文字語言。實無關涉。中國之失西藏。其故實在於此。如蒙藏院所編之藏文報。藏人無願讀者。以所用文字。非是焉等之文字也。

又當考察近世之佛教。并精於翻譯方法。以備多譯經論。宏傳大法於歐西。庶用志不分。觀成稍易。至去歲十一月二十六日。奉迎舍利及吉祥法王精舍開幕典禮。丹以來遲未得與。據所聞於慧師及諸紀載。亦可爲極一時之盛。惟護法居士爲錫蘭人。平日與他國佛教徒感情頗不融洽。其精舍亦但許錫蘭僧居住。而不納他國僧。又殊不喜大乘。故奉迎舍利時。他國僧衆多不願往。經慧師極力勸說。邀請。始有緬僧多人勉往。又各地來之代表。臨時不一。一報告。事後亦絕無一字之答復。或稱謝。如慧師之爲中國代表。惟英報紀事中一載之。乃以其記者知慧師之故。亦非會中報告也。以是人多不滿。惟慧師

與丹之意。則以佛法在印度之復興。今已見其萌芽。護法居士之勤勞。亦自有不可沒者。雖其行事或未能盡如人意。吾人仍當盡力贊助。幸見其有成功。丹初至印時。曾一往晤居士。居士復與慧師言。擬邀丹至大菩提社中止宿（居士即自居大菩提社中）。惟其地過遠。於修學不便。暫當却之。又頗聞居士意。乃望丹能助之編輯雜誌等。慧師又謂丹可時往精舍講演。此則但令丹所能及。亦自所樂為。一俟食住修學諸事部署略定。亦頗願有所贊助也。舍利發現。及精舍歷史等。丹日內當寄奉一紀略。以備檢閱。今先奉上影片十五張。並佛陀加耶影片三張。乞察入為荷。正封函間。得大菩提社大菩提報（二月分）中有法王精舍開幕。中國派遣慧師為代表之紀事一則。並將中國佛教講習會派慧師與丹為代表赴會。有梅攝芸先生與蔣竹莊吳瓊華二君及其他諸人簽名之函。原文登入重要通信欄內。惟此函係丹來時寄出。其文亦依丹譯。而慧師之赴會。則在此函寄到之前。故佛教講習會一名。前後致有二譯。而其紀載亦係得之慧師口述。而由記者意為增損。亦未盡得真相。此自無關弘旨。惟丹意此函既經全文登出。則以後遇有此等

事件發生。似可即當用此一名稱。不必再行更易。以免讀者耳目混淆。（中文爲支那佛教講習會）如能卽行從事。於內部之組織。俾漸臻完備。自屬更佳。最好能將章程等件及組織人名。先行擬就。寄譯出。送登大菩提報。則基礎漸立。進行自易。想二公及海內學佛諸友贊同也。

其二

（上略）丹到印後。隨奉上一書。今見聞所及。與夫丹後日行止。有可奉告者數端。〔一〕如有會精究大乘教理。得少分相應之人。來印進求。必有絕大利益。以印人極端守舊。至今日其言論思想。猶有古昔之風。趺坐林間。禮誦求道之人。隨處皆見。涅槃解脫。幾於人人皆知其說。雖崇尚各殊。而勤求出世之心。大歸無異。丹意學佛者。必見斯民。而後能少得當時大轉法輪之影像。如來大教。始如耳提面命。真實信解之心。可以發起。不如尋常之櫛桐模稜。至本信佛法。至印後信心更衰微者。（歐美日本聞有其人）則以其於大乘教理本非深入。驟遇多數相類之學說。淺深莫辨。邪正不分。遂茫然無以自

守以丹意及自所經歷度之。則到印後。實足成就信心。增長解力。其到印後信心更微之說。不足慮也。」（一）此間雖爲佛土。歐美諸國至此求法者。時有其人。然印人中實無能知佛法。其精通梵學。又多讀大乘經典（梵藏）隨問皆知者。惟有一人。然此人實不信佛法。又有一哲孟雄人。通西藏佛教者。然其人亦不似真實修行之人。此二人雖稱爲極大之學者。然其佛法不過如此也。其他如奇大剛（印地名）尙有佛教。錫蘭。緬甸。諸處之佛教徒。則皆墨守舊傳。未能博採自益。惟大乘經論。梵本則存者尙甚多。大抵佛教諸國所宗尙之大小乘經論。國有殊異。如尼波羅國。則專奉九經等。（九部經中。惟般若法華中土同尙也。）至中土所尙之經論。則他國尋求梵學者。大抵不甚注意。又亦有不易追尋之難處。以其實皆不知佛法爲何物。而茫然從事也。慧師在此十年。犧牲一切。苦志尋求。竟發見大宗梵本。楞嚴華嚴諸經。巍然具在。爲一切在此研求者所不及料。楞嚴梵本已乞人寫得。關於密呪儀軌之一部。以慧師專研此咒也。其全部亦已乞人代寫。惟尙未之得。丹極注意此經。以申思譯出爲英文也。如能與梵本同時出現。則何幸如之。此

項梵本係尼波羅國王家私藏。前此英人刊行之目錄。皆其公物。故不及此。慧師曾託一尼波羅國人竊寫出目錄之一部。尙未知其全部之收藏。然其豐富已大可驚矣。依慧師推測中土所有之經論。其梵本大抵皆存。惟此事非多有中國人通梵文藏文者。急從事尋求。則或歸磨滅。又非有巨款不辦。其榜嚴全部梵本。所遲遲未至者。實以餽金不足。非有他也。至尼波羅布丹哲孟雄諸國人。慧師識者極衆。皆以尋求梵本之故。丹亦見其一二名宿。其大致情形。請一言以蔽之。曰。極似普通中國人而已。〔一〕關於丹之。行止。則擬暫留伽爾喀達。請師授梵文藏文。並遍覽英文。譯出佛籍。及有關佛法之書。候梵文略識大端。則往波羅奈國進求梵學。後日有一日本僧初到者。發足循禮聖蹟。又有日本僧曾循禮二次。且與慧師夙誦。丹登岸。極力相助者。同行爲導。今日此間大學中。日本增田教授來書。循禮聖蹟。其稍遠者頗不易。非有多人同行不可。最好丹能與之同行。丹思既來印土。靈山鹿苑。不可不一瞻禮。若失此機會。不知又須待至何時。慧師亦極贊成丹與之同行。以循禮既畢。則可一意安居進求學業。又如此同伴極難得也。往復

需時。不過二十餘日。（沿途皆鐵道。）丹現定後日。卽與之同行。既以聖蹟急須瞻禮。又在此新年中。他事亦難進行。丹以在途中經歷。及到此後與僑居諸君會晤所得。對於維持華人在此之地位。及圖異日之發展諸端。亦頗有所見。至精求佛法之真。及傳播佛教於印土歐洲。在今日此責任。實唯中國之佛教徒能任之。惟望三寶加持。國內多有人發此心。至印。研求宏贊。則法輪大轉。利益無遑矣。丹又印有佛教精舍開幕。及迎舍利像片多張。候回伽日再行寄奉。

其三

丹抵印已有多日。印人前以英美日問題。頗形恐慌。但現已平息。惟罷工罷課風潮。隨地皆是。其社會不安之現狀。無異於中國也。至印度現今佛法情形。實有爲在國內所意想不及者。請就其最研求佛法之人士言之。約可分爲二派。一爲寺院派。錫蘭緬甸等處之人士屬之。法護居士（達摩波羅）卽此著名者。其於佛法之真像。及真實佛教之傳播。皆不經意。惟一意推廣其本宗。如新建之法王精舍。中除錫蘭僧外。未留一他處僧。

而法護居士。平時言論。除錫蘭佛教外。則多所排斥。此皆甚可笑者也。法護居士。自云下月。即歸錫蘭。聞居士每歸錫蘭。必留數年。居士既去。其大菩提社。不知如何繼續。故居士雖屢邀丹往。大菩提社居住。而凡與居士處有年者。皆勸丹却之。以居士之與人交。每始親而終疏。以居士既不在印。則丹獨居大菩提社。無主而有客。亦甚非宜。乃飲食用人等費用。皆視他處爲鉅。故丹決意不往也。一爲學者派。則歐美日本之人士多屬之。其致力在乎經本教宗之存亡同異。與夫藝術之遺留與意義。其於修證法門。則多存而不論。惟此派中如荷蘭之凱倫君等。其偶有發明。皆甚爲精鑿。且決非篤守故常之他國佛教徒所能冀及者。欲尋求佛法之真。其初應追隨此派人士之後。惟追隨此派人士之後。而言學勢。又非多得資助不可。以求一師問一字。必須多金爲贖。置備一書。常須百金。聞凱倫君之著印度佛教略論一書。所費幾及中人產。其情形可以概見矣。惟此兩派人士。實皆爲他國人。而印度人絕鮮。如法護居士在印宣傳佛教。幾及四十年。而印度人士之從而信佛者。竟無一人。此其故因在於常情多賤近而貴遠。亦在於佛教所用之文字。至

今猶甚爲印人所輕視。不獨發起真信者難得。卽求一願研求佛典者亦絕無僅有。如以丹意中所有之研求大乘佛法相。卽廣行傳播之方法。欲求其實行。嘗與慧師再三計議。惟有望中國多遣佛教徒來印而後可。必有多人而後可。自成一團體。起居行事一切均可自爲主張。不必強從他人。卽以求學而言。如丹自請一師授藏文。一師授梵文。所費須華銀五六十元。若再多數人學習。幾所費不必更增。如二人租屋二間。須華銀二十元。如二人則不過加租屋一間而已足。又欲言求學。非稍備書籍不可。如購一字典。卽須數十元。若得多人。或亦多可彼此通用。丹到此雖無多日。然經濟上之困難。已甚感受。未知後此更如何也。至慧師在此。其情形與他人又略異。一以慧師能忍艱苦。如日一餐。行數十里之類。又以慧師在此十載。一切習慣。已多與土人同化。故生存較易。然以大學之津貼言之。則實甚不敷用也。昨日慧師已往仰光募化。或可略有所獲。以支持數月耳。

按書中所稱慧師者。卽萬慧師。俗姓名爲謝希員。爲謝無量君之弟。在印度有十餘年之久。志趣堅定。學問精深。上海時事新報函請爲印度特別通訊員。

其四

自丹初至印土。及循歷聖地。所有見聞。皆先後函陳。尙有前諸書中所未及者。今一條列如左。

(一) 伽爾喀達之博物館圖書館與大學 伽爾喀達地濱海。爲英人入印度最先經營之地。後卽以爲首都。於其處建大學。及圖書館博物館等。規模皆頗宏鉅。近年始遷都於德麗。在伽爾喀達之博物館名印度博物館。所藏如藝術品。及動植物標本。與工商出品等諸類皆備。其圖書館名帝國圖書館。所藏頗爲繁富。而有關於印度研究之書籍尤備。如波斯文阿刺伯文之珍帙多有焉。中文及西藏文之書籍亦具若干種。所訂閱覽規則中有數項似甚善。如凡印度諸圖書館博物館中所藏書籍。有關於印度研究者。皆彙編爲一目。讀者如有所需。可告本館爲之轉借。及凡收藏書籍。除孤本寫本外。皆可借出。定期收還。皆甚便於閱覽者也。至伽爾喀達大學。經營亦頗久。惟以時方有罷課風潮。故未往觀。詢問其教授。中西藏日本人皆有。獨無支那人。其校長頗以爲憾。故嘗禮請慧

師擔任講座。惟慧師亦以故未往也。

(二) 中印東印有關歷史學藝諸地古物古蹟之保存。丹之循歷聖地也。初至伽耶城。其地有大菩提寺等諸建築。雕刻皆極精麗。欄楯有阿育王時造者。歐人之言印度美術者。每取材於此。丹之往也。猶於殿構柱礎之間。見有西人橐筆摹繪也。去伽耶城。卽至帕特那。其地有博物館。初意欲入城一覽。後因同行之一人。前曾至城中。因事與警吏忤。慮或生阻。乃捨之而去。至王舍城。觀新舊城遺址。復至那爛陀村。卽唐時那爛陀寺之所在處也。印度古物調查局。依大唐西域記及玄奘三藏傳所記。日傭數千人。舉行發掘。遂盡得其殿庭池舍之遺址。堂構牆砌。皆多未壞。可入其中步行尋跡。所獲古物。如勝軍王印等。及寺中所供奉佛菩薩像。並諸種用具。極夥。已建一博物館。以藏度之。精麗繁博。可謂極藝術之大觀。又足供史家之參證矣。去此卽至波羅奈城。城在恆河側。居民猶多崇印度故俗。沿河側皆神祠。自諸地來祀神者。踵相接。死人皆於河側架木焚之。他國人之過者。莫不爲之掩鼻。惟老師宿學。斯城猶多有之。卽近世印度與歐西文化交通以

後所發生合東西人士而組織以研求玄學之學會。重要會所亦多在於此。距此三十里許。有地名蘆那特。卽古之鹿野苑也。有諸名蹟。如釋種迎弗塔。法輪塔。阿育王石柱等。今皆經防護。不聽更損毀。古物調查局。又於斯舉行發掘。凡歷數載。所獲極夥。因建莎那特博物館。其發掘所得佛像及他種雕刻。既富且精。凡古沁那翰多及事古諸時代所造者皆備。言印度美術者。使不得此多數發現之古物。幾無以立說。其發掘之功。今猶未竟。卽其已發現者。標誌登錄。尙不過十之六七。然斯自己甚重於學林。爲談藝者所必考矣。去此卽至伽西亞。爲佛入滅之處。有佛涅槃像甚鉅。又之藍毗尼園。在尼波羅國境。爲佛降生處。其地亦有佛像。及阿育王石柱。惟稍損毀。且未加防護。凡諸名蹟之在英領印度境內者。大抵皆與廢繼絕。防護周至。嚴定罰則。以禁人侵毀。又特建場合。置吏卒以守之。一一處皆建木略書其沿革。以告來觀者。至在尼波羅國境者。則一任其蕪損。庶政之廢興。於茲亦見其一端也。去此卽之古舍衛國。觀祇園精舍遺址。亦多有發掘之跡。英人得印度後。其於保存古蹟。搜求舊物。致力甚鉅。故至今日印度古代之文字學術。尙多可于

地理金石之中求其實證。雖印人之不滿意於英人之所爲者。卽於此亦多所訾議。以爲是乃以利祿誘國中有志之士。使不用其心於政治。而盡力於稽古。英人之加意於此。或亦有政治之作用。惟自其對於世界學問藝術之所貢獻而言之。則其功固甚偉。未可遽沒之也。至其立制則甚周備。大要爲特置一古物調查局於首都。而區分全國爲中北等數區域。區置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主任多以歐人之於考古學有所發明撰述者任之。各國人皆有。不專爲英人。副主任則多爲印人之保其地域相習。又多識古文舊籍者。於其區內則考之載籍。而施行發掘。有所得卽爲之保存。所得甚多者。則於其地建博物館。其區內之古跡古物。有今爲私人團體掌管者。則爲之登記而確定其防護之責。治事處所。多附設於古跡所在地之建築中。至施行發掘之時。諸人皆處於營幕。以資監理。又所獲古物。皆分類延聘專家考訂。著爲專書。以餉學者。其關於調查搜集保存古物之設施。精密宏偉。有如此者。前述那爛陀莎那特二博物館。所藏雖富。大抵爲有關佛教之藝術品。如辣克勞拉荷爾瑪都拉諸博物館。則所藏雖亦以佛教藝術品爲一重要之部分。

而其關於他種藝術者亦多有焉。惟以同行之日人。因事急欲返東印。故未能同覽也。

(三) 英人在印教育上之設施。與夫印度人士研求學術之精神。丹之至印土也。於其教育之現況。亦極有意觀察。惟自丹初至以迄於今。諸地學校。自大學以降。其生徒多以爭自主。昌言與政府脫離關係。此倡彼應。此息彼繼。主持教育者。勢脅理論。二者俱窮。奔馳策畫。日無寧晷。故丹之所至。雖亦時與其教育界中人物相見。而參觀訪問之事。竟未之能及。惟以見聞所及。與夫得之教育界中人士所談論者。關於印土學人研求學術之精神。與夫政府對於教育之設施。若得若失。有可論列者。請先言其得者。印土人之言學也。多能富於深邃廣遠之精神。所研究純粹科學也。不獨能稍識前人所已及者。且能時有發明。為學林所推重。如今在英法諸國講演之波瑟爵士 (Sir J. C. Bose) 其所推闡植物神經感應。與動物之神經感應作用。初無差異之理。及其創製量度植物神經感應器。論者皆以為至精。又嘗聞之此間大學歐西諸教授云。印度生徒肄習文學。及數理諸科。其成績迥非他國人所能及。即丹在舟車之中。每有同行者。來與丹共語。觀

其智識範圍之廣。實有難望之於吾國普通人士者。此其所得者也。至其所失。則在重文而輕實。驚遠而忽近。故工作大抵窳劣不堪。生計日爲他國人所侵奪。而社會人民。未思所以改途易轍。卽農事亦極惰廢。丹嘗行其林野。見除西人所經營者外。田圃大抵荒棄。而啼飢乞食者。幾於塞道。夫以印度人民之靈奇穎特。實爲世界所僅見。但以不好工作。忽視近圖。遂至顛連困悴。無以存活。印度今雖盛言復國。然以丹之意度之。復國之事。成尙易見。惟如其社會人民。仍如昔日之重文輕實。驚遠忽近。而不知改途易轍。則國雖復。竊恐其無以立也。此又不獨印度爲然。卽緬甸之亡。亦由人民之怠於工作。至西藏之文學宗教。其價值亦絕高。惟人民亦甚怠惰。人民旣惰。則生計必艱。生計旣艱。則尋常持躬治事之道德。必難謹守。故西藏人民有極高遠難及之道德者。時或見之。至庸言庸行。則大抵視爲無足輕重。而疏略已甚。如以吾國人民之相較。以大多數言之。似尙爲能勤於工作。而知爲切近之圖者。故今日吾國雖兵革不休。百度幾廢。竊謂南省可以圖存之道。實不在政治之改良與否。但使政府人民父兄長幼。朝夕相警。以勤修工作。保持德義。務

令舉國中無一人惰而苟者。則政治不必改良而自良。國勢不必期振興而自興。若舍此別謀。竊恐未獲而求。適得其所惡也。

(四)新嘉坡檳榔嶼仰光及伽威喀達諸地華工之現狀 新嘉坡檳榔嶼及伽威喀達諸地僑處華人。爲數皆衆。但所謂豪商巨賈。實不過千百中之一二。大多數則爲勞瘁已甚之工人。丹在新嘉坡諸地。嘗一登岸。見華工多人。貧瘠之狀。蓋幾於無人理。實驚歎而不能已。其在印者亦如之。蓋其人在國內。大抵貧苦已甚。無以自存。而冒昧外出。一無備豫。一無揀擇。又絕鮮爲之代謀。或加以保護者。故卽幸獲工作。亦多極艱瘁。而報酬至薄者。他種待遇。更無可言。又此類華工。大抵皆無教育者。其於公私道德。實皆未之前聞。故卽幸劇苦經年。而稍有所獲。亦多喪於博遊。而未能儲積。種種不道德之行爲。既因之而起。人亦遂得有所藉口。而施種種之凌侮。至因貧餒而轉死溝壑者。歲多有之。狀殊可憫。雖以今日本國之地多未闢。工亦未興。尙不必大言移殖。然如近時之水旱兵凶。連年不解。人民之轉徙流亡。爲勢所不能免。且國外諸地。又實有華人可以力作圖存之

處則移殖之事。在今日政府人民似皆宜稍加注意。即使未能遽收其效。亦足引起國人對於移殖之注意。而期異日之成功。且使政府人民略不加意。而歲聽若干人。或爲人招致。或自行轉徙。流至國外。終至轉死溝壑。是實爲棄吾民也。至其道似可由政府及社會中關心民瘼者。合力組織一移殖協會。由會中分遣熟習國外諸地情況。及於工商業有專門研究者。先至國外諸地。精密調查。華人可以從事之工作。必先確知能容華工之數目。與其工作之性質。而後由會中預定計畫。在國內諸地。招致志願前往之人。假以路費。導以程途。使之得達。能自行領受工作。或由會中先與僱工者。議定合同。代爲招致。在出發之前。當由會中酌定期限。派員爲之講授。關於預備從事之工作一種。或數種。所必須之知識技能。與夫普通道德。要旨。到達以後。領受工作。及居處飲食一切待遇。皆宜由會爲指導。磋商。前所假路費。卽分期由工資內扣還。如有疾病。及其他不得已之事故。皆由會爲之設法救濟。以免其陷困厄之境。如能有如此之組織與預備。則工作能力。自可增加。而資本家之待遇。亦必優於昔日矣。至於會務之進行。驟觀之。似需款甚巨。實則有一

定之組織與計畫。事事皆總集而行之。力戒浮糜。亦不必得甚巨之金額。始克興辦者。又如代人招工。或代議多數人工作合同之時。亦可酌取用費。以資補助。惟宜力戒包攬招工之惡習。專圖經手人之利益。而不問工人之疾苦。則所以利人者。適足以病人耳。且卽令所費悉取給公家。或私人捐助。若以移殖多數人民。所獲之利益。而比較所費。其贏虧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惟此項事業。必始以宗教慈善之精神行之。而後其推行也。可盡利而無弊。斯則在臨其事者之戒慎如何耳。至丹初意。本欲久留印土。及至印以後。始知戰後生活程度。視前增至數倍。預定之數。實不能維持生存。籌思至再。惟有卽行回國。而以探究微秘。助宜正法之大業。俟之後賢。想亦必有其人。或團體乘願西邁。以圓滿此一大事。因緣也。

致皖鐸主筆

覺三

一翳在眼。空花亂墜。疑城打破。萬執冰消。覺性人人本具。啓發先後不同。未向個中親逢。末由發生正信。揆諸道在人宏。教原度世。彼東島社團。日奉沙門之供。西歐各國。類輸教士之帑。咸推至化。用尙邦基。溯我國人。實爲先導。接衆開堂。虔行佛事。千家應供。廣結良緣。香花供養。總繫誠心。瓶鉢偶求。實遵佛制。貴報所載。有涉譏嫌。仰箭射空。何傷雅道。弓杯蛇影。但益羣疑。江濱古刹。寶皖名藍。存此道場。深資外護。原我諸佛慈悲之旨。希作靈山記別之人。同爲佛法金湯。共挽人心世道。

答周淨性居士

馬濟川

少如道兄左右。辱復教不恥下問。至深慚汗。善珠爲念佛記數之物。念佛之旨有二。持淨土者。以往生見佛爲歸。修宗門者。以顯真祛妄爲用。語默動靜。念念彌陀。所謂一心不亂也。行住坐臥。不離這個。所謂打成一片也。用功之方法雖異。修證之歸宿則一。夫如來說法。如筏喻者。未了未度。法爲依憑。已了已度。法亦贅物。道兄旣以珠爲贅物。抑知有非贅物者在乎。我法二執。有分別俱生二種。分別二執。現於六識。俱生二執。根於七識。初地菩薩。分別二執雖破。俱生二執猶存。必至遠行地後。雙空齊現。能所俱忘。俱生我執始破。不動地後。無功用行。俱生法執方能伏滅。此未可以驟躋也。至常樂我淨。不可言說。淨者。真如本體。無染卽是有染。卽非我者。歸之自性。不假外求也。常則無聞。樂猶覺也。換言之。卽念念不離自性。六祖所謂本來無物之真空也。若夫行持之要。不外反求諸心。居常看教。當以心契。不可爲文字所轉。心有不慊。卽病爲藥。如如不動。了了常知。向外馳求。無有是處。尊意以爲何如。專復並頌道安。弟永孚敬白。七月八日。

復友人

張元鈺

昨奉惠書得悉壹是。能自得師。聞善言則拜。古聖人所以利及天下也。先生進德及此。鈺復何憂。張夢餘先生所交寄之禪宗商略一冊。亦同時奉到。書首問答之辭。往歲曾於佛學叢報中見之。當時卽亦不能五體投地。以爲仁山居士。隨機所答。於問者當必有益。初不意爲黃君所問。更不料與黃君機緣錯迕。至於如此也。閱竟爲之悵然。黃君（鈺）久耳其名。於將來宗風之因以大振。誠未可限量。至於此問實爲多事。夫仁山先生固通宗。出於真心。導人正路。自信不誤後學。非妄語也。至於黃先生所證得之三昧。則何從知之。黃先生因所答不契。謂其誤人過矣。從古宗門。不相混濫。隨機接引。各盡其道。如蜀

中破山派。向主宗教並行。誰能議其非者。仁山居士本其所得。自成一派。亦復何過。特與念西居士所稟之宗旨。斷不能相通耳。果黃君正告以所得。未必不能相水乳。或特出手眼。可補楊公之所不及者。亦必感其相助。從善不吝。乃故支蔓其理。迷謬其詞。設爲問難。自非大聖。孰測其機。又何怪仁山居士之答非所問哉。此種問詞。不難見爲挾賢而問。若遵孟子之道。原在所不容之列。楊公從事佛教已久。不肯遵用儒術。此老婆心切。反生出此種無謂葛藤。殊可歎也。張先生囑（鈺）論定（鈺）於宗門。略涉藩籬。安敢論此公案。以積習未忘。述所見如此。尙有一評。另紙鈔呈。與先生一觀。未足爲定。暫不呈。夢餘先生禪宗商略。得暇尙欲細觀。亦稍緩再爲寄還。晤張先生。祈致此意。劉子充先生言先生入理障。先生卽欲出理障。真可謂改過不吝。可敬可敬。如（鈺）者。障於非理深矣。求入理障。且不可得。先生何不一援手引（鈺）入理障中。得一窺理障之內容。必較非理障中。整齊華麗多矣。素蒙不棄。定不吝慈悲。閉關念佛之舉。已行或已定期否。此事前賢多行之。自非久發宏大誓願。安能若此。戒慧兼修。定能了明大事。所惜（鈺）業障深重。

不知大事爲何事。現者窮愁潦倒。終日忙忙碌碌。了明更無從說起。先生果有所證得者。必能使（鈺）更進一步。此係誠言。非謙詞。亦非脫空漫語也。昨於途。昭劉君門人楊祝三。轉交劉君所贈（鈺）禪門口訣一冊。並楊君自贈其師之尺牘雜鈔一冊。書皆極佳。未識先生見否。此公可稱末劫特出之才。惜不能時常聚首。張先生自是佛門巨子。似乘願力而來者。堅卓不亞劉君。而廣大切實處則遜之。不逗時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言思及此。固不能不爲佛法歎。亦不能不爲世道憂。天乎。天乎。復何言哉。佛家之有因明論（先生謂佛氏之因明所以考察自己存心立言之當否以知其成敗是非考察他人猶其次也）亦猶孟子之注重知言。生心害政。關係非淺（先生謂孟子知言爲知自己之言如詩註自言爲言是也。故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上下文語其字皆指自己也）閣下得張先生多聞直諒之友。必可於此豁然無疑。在先生固受其益。亦同人之於佛法大有緣也。（鈺）未得躬逢其盛。可謂緣慳。但當自勉。或可遙預法會耳。

復某居士

徐文蔚

曩在雲雷處。得聞高風。深以未得一見爲憾。上月接誦手書。快回面晤。時值新舊曆年關。部中公事甚多。散值較晚。還寓後。又未肯廢棄淨課。遂无握管時間。兼因承委代禱金輪法示。而敝處能看之人。適又臥病。一时无以報命。裁復稽遲。實由於此。罪甚罪甚。尊函獎飾過當。萬不敢承。寒家世世奉佛。至蔚蓋十世矣。先會祖雲鶴公七十歸田。專心淨業。易簣之際。預知時至。先一日沐浴剃髮。步履如常。至時泊然坐逝。而亡弟文璠亦能自起沐浴。合掌趺坐。念佛而逝。此皆家人所親見。故信入較易。蔚弱冠時。以家藏經論較多。幸得略知其部類。而馳驅南北。垂二十年。西閱東翻。毫无所得。時作時輟。亦无定課。前年聞人述楊仁山居士自課爲教宗賢首行在彌陀八字。爲發猛省。依此八字探究。始覺漸

有軌轍可循。自是以來。日有定課。幸未間斷。蓋蔚於楊居士雖未獲一見。竊自署爲私淑弟子矣。旋於佛學叢報中得讀印師之文。欽仰不置。丙辰夏閒在滬。正向狄楚青居士探問印師踪跡。而狄君適同時接到尊函。亦是探問印師者。千里之外。不謀而合。蔚與先生多生香火因緣。蓋引發於是時矣。丁巳春。省親至滬。卽擬浮海訪印師。乞授歸戒。而以家屬臥病中止。旋晤雲雷。知先生已先我爲之欣羨无已。竊謂自楊居士西歸後。當世具正知見。莫過印師。如所云以研究大乘經論開圓頓解爲先導。信願持名求生西方爲正行。實爲不刊之論。蒙寄示印師著述。名言精理。語語根據大教。與從上祖師。如出一治。不禁爲之五體投地。而感荷法施。同无既極也。各稿擬卽用官堆紙或粉連毛邊紙排印。以公同好。現正覓人繕錄排次。其親筆信八紙業已錄出。原函應仍由尊處珍藏。特先寄繳。此公事跡。蔚實茫然。先生能略述見否。盼盼。至大示所論各節。皆如由蔚心坎中流出。蔚復何言。先生於行願品普賢偈。獨具深契。蔚亦向以此偈。每日清晨跪誦一過。每願一拜。具有同心竊以自幸。蓋華嚴十萬偈。普譯三萬六千偈。行願品（卽入法界品）十七卷。

唐譯四萬五千偈。此品亦僅廿一卷。貞元間全品梵文至。譯成四十卷。雖全經未具。而此品則已完全無缺矣。賢首撰探玄記。釋晉譯本清涼經之撰疏鈔。釋唐譯復另撰疏。釋此四十卷之新經。又爲別行疏。釋此四十卷之末卷。圭峯爲之鈔。以此一卷爲華嚴之關鍵也。千載而下。欲由華嚴教海以契彌陀願海。端賴此書。无不由此法界流。无不還歸此法界。先生想已熟讀而深思之矣。承詢各節。本不敢答。繼而思之。如有錯誤。正可仰賴糾正。故已答如別牋。如有未合。務求指示。幸弗以佛法作人情。至禱至禱。

復沈潤蒼居士（節附來函）

海屍

來函云。昔有基督教徒勸余入教。余以上帝之爲人。望之不見。所說種種。何能深信。

據此以例。故阿彌陀佛之四十八願。終不免懷疑莫釋也。

復函。彌陀上帝。雖均爲常人所未見。然上帝之爲上帝。與彌陀之爲彌陀。却是不同。彼教言上帝。如以人格繩之。實不可通。故其名爲假設。彌陀是極樂國之教主。有人格也。諸經載其因地。斑斑可考。故其號爲實在。假設者不可信。實在者何庸疑。又被教言上帝。唯一無二。是故究竟有否。無從而證明之。彌陀是佛。佛則人皆可學而成。故今日之佛。卽昔日之人。今日之人。卽他日之佛。理有固然。則事有必至。烏得以不見而疑之。如不論彌陀之爲何如。而但以望之不見爲可疑。則凡遠方之物。均望之不見者也。何不一概疑之。如曰遠物我雖不見。亦有見之者。故可信。則經傳所載及現今念佛得力時。親見彌陀者。頗不乏人。又烏可以不信。由是以推。微辨莫窮。請深思之。

來函云。近世競談輪迴之說。幾同神話。欲索其變遷之跡。當讀何書而可知。真欲離生死苦得涅槃樂。又當向何種經典內求得之。

復函。輪迴之說。事理明確。豈同神話。苟不知其理。不信其事。遂以爲怪誕而斥之曰。

神話不可也。夫起惑造業受苦者。衆生之因果也。衆生苦果卽是六道。六道之苦樂不同。與惑之淺深業之善惡相爲比例。然惑之淺深不常。業之善惡無定。是以果之苦樂亦相因而變動不居。此乃輪迴之理也。苟明其理卽不疑其事。變遷之跡。殊無定準。欲知其例。請讀楞嚴經第八九兩卷。吾佛應世。隨機施教。祇爲一大事因緣。故凡經論所載。縱有詳略深淺之不同。而其能令衆生離生死苦得涅槃樂者。無二致也。故經云。佛法平等。無有高下。又云。譬如食蜜中邊皆甜。我經亦爾。雖然。衆生根有利鈍。緣有勝劣。故於平等法中。說有難行易行二道。難行道者。從凡夫初發大心。修六度萬行。須經三番無量數劫。歷五十一級菩薩位次。方到佛地。易行道者。凡夫發心修行。兼仗彌陀佛力。來生逕往極樂。卽得一生補佛處所。般若心經云。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此難行道也。彌陀經云。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臨命終時。佛現其前。心不顛倒。卽得往生極樂國土。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不退轉於無上菩提）此易行道也。

是故欲從難行道離苦得樂者。可於心經求之。欲從易行道離苦得樂者。可於彌陀經求之。（但舉簡要經典爲例）若欲兼修二行者。於經則有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於論則有大乘起信論。二書亦皆文約義豐。便於初學。然行願品乃透圓頓之機。或嫌高廣。易普及者。其起信論乎。此論文有五分。前三分都詳詮義理之文。第四分爲修行信心分的示修行方法。而五門之後。更出如來有勝方便。其五門卽難行道。故多劫行滿纔入賢位。勝方便卽易行道。故隨願得生佛土卽不退轉。然則真欲離苦得樂者。請於此論求之。庶乎其不差耳。

與吳夢非書

范古農

佛學宜普及。然尤宜尊重。學佛要旨。在認世間是一個苦字。是一個惡字。故主張於現世得快樂美好者。恐不能遽應。一切藝術。佛經稱爲工巧。是無記法。原非有善惡可判。但無記亦有有覆（能覆障真性爲作惡之緣）無覆二種。如有覆無記。仍非所以善世也。先生提倡美育。不敢不告。

與張子石論佛學

夢耕

因果之理。並非深奧。特人每察於近小而忘其遠大。以空間言。祇見眼前。以時間言。祇信現在。是以有未達者耳。誠能由近以及遠。卽小以及大。則固橫徧十方。豎窮三際。而大極刹土（大千世界）細極微塵。近在剎那。遠在億劫。無不有感必應。如影若響也。然

世人亦非不信一切因果。但不信輪轉生死之因果耳。是則蔽於情也。夫萬物無情。尙且感應。而况衆生之有情者乎。原夫因果。自有情肇之。無情者每依有情而建立。故無情之因果。實受有情因果之影響。設無有情之因果。則無情因果。（科學謂之機械的）亦不可得。夫我人衆生。橫言之也。前身後身。豎言之也。若知橫者之雖異而同。則知豎者之雖同而異矣。人顧明於橫之人我。而昧於豎之前後身者何哉。精神無消滅云云似矣。然精神云者。其界說固何如也。若以科學家之神經道家之精氣當之。固猶是形體也。若以宗教家之魂靈哲學家之思想當之。卽佛經所謂阿賴耶識及意識者。猶是心境之種及物質之影。與形體類也。夫既是形體。與形體類。均須變壞。安得無消滅乎。佛之言曰。心性不生不滅。（見大乘起信論）言心而殿之以性。言不滅而冠之以不生者。蓋心兼體用。而性獨指其體也。凡物用有變化。卽有生滅。體無變化。故無生滅。又以始有生者。終乃有滅。要惟不生。乃可不滅耳。故輪轉之不可免者。患在有生也。而不免夫輪轉者。心之相用。而非心之體也。譬如白布染之爲青。夫白之轉爲青者。其變在色。而不在布。吾人心體。本未

嘗生更有何滅。此之謂心性不生不滅。凡夫迷此心性。故認輪轉者爲自體。而造生死之因。 (經稱有漏) 得生死之果。聖人悟此心性。故認不輪轉爲自體。而造不生不死 (經稱無漏) 之因。得不生死之果。夫輪轉者。妄相心也。離妄想。則心不輪轉矣。生死因者。煩惱也。 (貪瞋癡慢疑邪見六者爲根本煩惱) 依此煩惱而造身口意之三業。謂之煩惱業。離煩惱則業非生死矣。生死果者。此濁惡世界之衆生。恆受生死之苦者也。離此世界而就極樂世界。則無有衆苦。但受諸樂矣。

致周孟由居士

尤惜陰

仁者慈祥愷側。爲被擒生物。竭力營救。並爲持誦真言。醒其癡性。資彼往生。使無救

孽報生靈。便宜脫去輪迴苦趣。咸登極樂。並期此輩於了却生死之後。再入娑婆。廣渡有緣。以酬佛恩。深心大心。爲居士林。樹立洪範。自夏間疊接玉泉弘一上人函報以還。傾仰高風。已百日於茲矣。讀手教。謙德深仁。溢於言表。薰陶之下。感佩彌深。實宿業深重。既罕問學。又乏知能。辦學辦工辦農辦社會事業。着着失敗。每於機緣惡劣之間。覓得返省自訟機會。乃惠書過於聽信。就世間法優加褒許。以一累次失敗百無一長之人。竊此虛聲。益增罪戾。能勿駭汗無地。尙幸近諸大德。締結勝緣。時沾法雨。補過有自。而培養仁術。尤爲自拔及助行要圖。此所以望下風而彌深傾慕者也。夫盈天地間。種種春華秋實之物。蘊藏一點生機。統稱之曰仁。一念之仁。卽爲太和元氣之所寄托。年來軍火殺人。動以萬計。災荒警報。輒逾千里。生靈厄運。可謂重矣。追源禍始。何莫非殘殺因緣。有以致此。舉世滔滔。習非成是。生日必殺生。婚嫁必殺生。喪葬必殺生。育兒必殺生。宴會必殺生。營生小遂必殺生。疾病祈禱必殺生。縱一時口腹之慾。結多生不解之冤。貸借取債。轉輾輪報。無有窮期。世道人心。暗昧至此。曷勝驚歎。曷勝悲憫。第以少數先覺。盡此報身。行此營救生

物德業。究竟所及有限。以大世界殺業比例之。猶平一漚之於滄海也。是以既宏此德業。以植善因。最好更推此仁心。以圖普及。杭城修士印行之戒殺放生文。石印精緻。楷書端秀。令人愛不釋手。目耕手摹。均能廣種善因。喚醒當必不少。急須設法複印。以廣流通也。印老法師第二次手諭至。敬錄奉。扶植名教。挽救頹風。撥開雲霧。直探心源。老法師之苦心宏願。金口語言。求之曠代。亦不多得。仁者救世心長。彙集印行。以廣勸化。曷勝竚佩。（下略）

答梁溪朱居士

前人

閣下爲孤詣苦心之力行家。由學識職業推想勝業。可以知其大概也。惟是去日如

流。曇花易失。慧命所寄。不急自主張。又將失所主張。爲可憂耳。不慧向以過去造現在。現在造將來二語。與一般志士相勉策。此意於修養上。亦頗適用。今且暫以世間法論之。譬如閣下今日所立之地位。係十年前自家深信切願中物。並非憑空幸致。然則更以出世間法言之。他日閣下所證入之境界。即從今日深信切願中結撰而成之。種瓜種豆。將來所穫。決不差謬。大可慰告者也。今日所爭者。在乎將方寸地。打磨乾淨。漂洗乾淨。使本有圓明。回復原狀足矣。雖然。談何容易。前念後念。等於前波後波。刻刻生滅。刻刻迷忘。以四分五裂破碎不完之靈明。欲求究竟了達。決然無此幸事。必也趕速放下身心。力求打成一片。在在處處。提起無差別智覺照之。曷言無差別。即生死無差別。人我物我無差別。苦樂得失無差別。空色心相無差別。生佛依正無差別。融古來今於一刻。亦不存此一刻。合人我物爲一相。亦不存此一相。括三千大千世界於一囊。亦不存此一囊。舉凡能融所融。能合所合。能括所括。平等不二。冥極無際。夫是之謂會證真空。夫是之謂通達實相。不慧鈍根了無長進。無何貢獻。承殷殷下問。聊將聞於先知者述之。猶恐言不盡意也。況行者。

惟行而已。何貴乎多言。修而已。何貴乎思議。質諸法塵。以爲何如。

答天渡居士

某法師

適接來函。得悉居士向佛。謂事繁纏不能解脫。並言不欲自淪於五濁者。以此勘知。乃有宿根之言也。所言欲益反損。欲解愈結。此乃宿世積習之業障也。自謂或強解空而纏縛愈結者。此由未逢知識真正開示。無從悟入於佛真空至理。尙未實得體悟也。信知所強解之空。或以無物爲空。去物爲空。靜坐觀空。將歸壞滅爲空。此皆世俗常言之空。非佛空理。所以於行實無力也。如來說法之空。但空其性。不空其物也。因若所謂終不了於體空不實之理。乃由未達諸法性空。今可略爲詳言。如能細心研究。必得悟入。凡今所見

所聞所思。皆爲萬法之境。此境若不起生滅之心念。則無從而發現。如合目靜坐於萬物之中。則萬物性自寂靜。若心不思之。眼不視之。則物如無物。自性本空。何染之有。何縛之有。如此體達。自性空寂。卽爲性空真理。故曰當體全空。非滅故空。卽此義也。汝心不起。其性自空。縱起心而不取著。其體性亦如虛空之無有。實不染人縛人。誠由汝心自染自縛也。若能返觀自性清淨。了知此身唯塵非我。自性清淨。本自解脫。誰能纏縛。若能如此了悟得解。方爲正解。非如是解。卽爲邪解。若依此理。體達性空。不染塵境。縱使時時常歷其境。觀之如夢如幻。若此立志能行。卽是正行。非如是行。卽爲邪行。邪行非正道。正行非邪道。此乃必然之理也。如此解行相應。久久行之。方可明證。欲獲解脫清淨。亦不拘在山林。方可修持。只貴在得見自性清淨也。（中略）又有定無慧必迷。有慧無定必亂。當慧卽定。當定卽慧。二而不二。如此了解。始可作爲舟楫。名爲上乘法也。足下旣知佛法。斷非如世間作一種學問研究者可比。必不忽視所言。細心參求。當有所見。特此敬復。

按此書於庚申年某師住錫孤兒院時所答天渡之復函也。今師已隱跡南嶽矣。煙

水滄茫中。斯人不知何處。求其再聆法誨。唯有時展來滅。潛心靜讀。便如一瓶清涼之散。令人熱惱頓消也。天渡附識。

致慧融居士

某居士

頃讀致某君法音。敬悉一是。居士力謀改古德庵爲比丘尼模範叢林。誠重振佛教之急務。亦數百年來創有之勝舉。凡我信徒。皆應欣躍三百。盡力贊助。而尼界女界。遇斯難遇之機。尤宜奮起力圖。共成盛事。蓋竊以爲修行學佛。自利利人。實以出家爲最方便。最有益。在家人無論如何。總不免俗累牽纏。且終日與俗濁之塵世相接觸。恐他人未曾勸得。自己不慎。反爲墮落。然男子在一般俗人眼光看來。負有顯赫責任。便更難解脫。况

又負養育家人之責。倘能化一家出家爲佛子。固是最好。然而不易。故男子出家之機緣。實遠不如女子。而女子中尤以未嫁者。出家機緣爲最多。蓋既不負嗣續及養育家人之責。又無甚大阻礙。對於侍奉親長。亦無影響。出家較勝遠嫁。且年方少壯。正修行之時。實最宜出家。即以傳揚佛法勸化世人而論。比丘尼亦屬極重要之分子。以目下而言。女界信佛者實多於男。而女子多伏處家庭。不比男子爲衣食所累。多奔走四方。修行念佛之機會。女子殊多於男子。不過女子信佛者。半多不明事理。一味迷信。不知正法真理之爲何。勞而無功。易入歧途。有時反致有害。非有指導者不可。此亦尼界之重任。且比丘尼易與女界接近。而女界較男子實易於感化。然無良好之比丘尼叢林。及有道比丘尼不爲功。目下高僧及僧衆大叢林。尙有所聞。而尼寺尼僧絕少聞者。今夏陪拙荆赴杭養病。曾訪過十餘處。杭州雖有大小尼庵近一百。尼僧近千人。而佳者僅一木庵。在艮山門。住尼二十左右。總算還好。其餘平均住尼十人左右。雖無壞者。亦無甚好處。無功無過。平平而已。惟友人朱君言。浦東之尼寺極好。離上海十里許。須渡江。最

大者名淨心庵。住尼五十餘。仿叢林規則。餘如觀音堂。方廣庵。海潮寺等。皆稱極好。其初四十年前。只有淨心庵二尼。（現尙在）係姊妹二人童女身出家。後左近一帶婦女。欽其德相。率皈依來請剃度。他處女子聞而來落髮者。亦時有。（聞姊妹數人一同祝髮者頗多。至母女姑嫂同披剃者亦不少云）至今已。有尼近三百人。皆此二尼之徒。與徒孫。此蓋二尼感化之功也。因淨心庵不能容。遂分居各庵。皆能確守清規。勇猛梵修。不愧現尼相。目下每年遠近各處。總有數十人來披剃。朱君亦頗有擴充。改淨心庵爲大尼衆叢林。以期日復一日。今之三百尼。增至三千。三千增至三萬尼。使浦東一帶。成比丘尼國。惜爲經濟力所困。且同志太少。不能成耳。（除已現比丘尼相者外。男女計之不及十人。然皆力薄）故組織比丘尼模範大叢林。以作女界學佛之基礎。實爲當今振興佛教宏揚佛法之惟一急務。亦尼界與善女人等最大之責任。居十擬從古德庵着手。改脩。口不禁爲衆生預慶。更爲女界欣甚。且能根師爲尼界之明星。今亦在該庵剃度。對於斯舉。必更易爲力。漢口女界善知識頗多。尊夫人倘能運蓮花妙舌。爲衆生說法。一一聯絡。覺之

化之。同時發菩提心。捨棄一切俗欲。斬斷諸般塵緣。進古德庵落髮披緇。現比丘尼相。以作叢林之創始者。共成此數百年未有之勝舉。於法於教。於衆生於自己。皆爲益不淺。造福無量。且有此一舉。宜之世人之後。吾知其因而感悟。信仰愈篤。或發大心出家者。必風起雲湧。相繼而來。豈不是一極大功德。諸善女人不知亦鑑及此否。口意可先聯絡些好。比丘尼互相合併。（如寶慧禪林寺）經濟上亦可省些。居士來示亦頗希望尊夫人及諸善女人即時剃度。現比丘尼相。共負此任。曷請能根師等諸大比丘尼。乘打七佛之時。將此事利害之大。爲大衆一說。必能有效果也。（在杭時曾遇三少年尼。本同學姊妹。年皆二十以內。今年春間方落髮者。出家爲尼。其家人皆不知之。詢以爲尼之故。據云。其一本信佛。二則否。後閱海潮音。信心漸發。及閱第十一期妙曇妙蓮靜禪靜塵靜空等諸比丘尼出家事實宗旨。始大讚歎。發心出家。至今年第二期見姚周二女士出家。始決意剃髮。遂不別家人。至蘇出家。蒙師父慈悲。到庵不旬日。卽爲披剃落髮。惟自恨根淺。修行尙無大心得。此次乃隨師來杭進香。並參禮其師叔云云。由是觀之。可見出家因緣感人之

深矣。將來古德庵改成比丘尼叢林。諸善女人與尊夫人等皆現尼相後。各地繼起從者。必實繁有徒。行且使苦海中之女子。大家覺悟。跳出煩惱場。而入清淨法門。作女僧來也。口意居士或能根師最好先撰一文。說明尼衆叢林之重要。創設之必須。列各種理由。並言其計畫組織一切。及尼界與善女人責任之大。載之海潮音。與各地善女人及比丘尼聯絡。必有裨益。不知居士及能師以爲何如。將來能師有便可來滬。至浦東與靜心庵諸比丘尼一晤。互相聯絡砥礪。或能由淨心再成一叢林。亦有大益也。（口意多多益善）口傾心佛法多年。信仰至篤。十七歲時（今已二十三歲）卽有出家之志。拙荆亦發心爲尼。誓願落髮。口固極望拙荆早現尼相。（俗人之見。往往以妻女等爲尼爲辱。而口則極以爲幸。對於自己妻子。更望其能早爲。）口與口口名爲夫婦。實無異法友耳。友人朱君亦如此。其竭力勸其妹落髮現尼相。（有數妹皆信佛）惟爲家庭所束縛所羈絆。一時頗難如願剃度。（家人都不信佛。故連念佛看經之機會。都不可得。）口等出家之志。皆守秘密。此中苦處。不言可喻。因之愈想出家。俾可專心修學。然而此志終不

衰遲早終必剝皮也。

上陳省長論保護佛教

方光

佛興東來。宗教有遵循之準。學術得倡道之資。千有餘年。淑世利生。無窮利賴。中土生靈。爲幸何加。考厥宗風。吾粵受惠比較尤多。達摩來於前。羅什與於後。唐之六祖。明之憨山。敷法之宏。開悟之衆。彰彰於人心坎。昭昭然若揭日月以行。不必鈍根如光者之再事繁言也。省之光孝。華林海幢。大佛。惠之羅浮。韶之南華。遺徵尙在。後之來者。獲所師資。光復以還。久經唾棄。雖大教不因凌夷。而法幢久遭蹂躪。計被摧毀佔踞者不可勝數。而以省垣及羅浮爲甚。寺宇已被摧殘。寺產復罹攫奪。致令緇流鮮禪定之安。法侶失律儀。

之奉。殘暴之毒。波於方外。人之無良。言之可慨。在位者其可熟視而無觀。不謀所以愛護之耶。且寺宇關於古蹟。而保護寺宇及寺產亦有專章。皇皇功令。豈容弁髦。是宜通令轄管。已摧毀者。勸告重修。被攘奪者。勒令歸還。仍盤踞者。飭行遷讓。使舊觀回復。則行者有托身之所。居士得觀感之緣。由是宏慈景仰之念。生其敬信之忱。造福羣生。爲功之大。確乎其莫可與京也。唯執事圖之。

答中翰君

竟 無

屢屢寄示。冗未裁答。適王生恩洋赴蘇。敬託帶函。呈覽。幸垂察焉。來書於漸義淨土。義反覆詳究。不無商量之處。佛法者。妙法也。如如法也。老實人說本分話也。時量方量皆

衆生執迷。執其所迷。遂實有過現未之時。遂實有上下四方之土。卽是實有三世爲世十方爲界也。夫三界心心所是虛妄分別也。就根本智真諦非安立諦言。則一切本來空。無所謂三阿僧劫。無所謂穢土淨土。然其宛然條然冥合而證之者自在也。自有也。就後得智俗諦安立諦言。則一切如幻有。有所謂三阿僧祇劫。有所謂淨土穢土。然其寂然泯然。彼紛而煩惑者自無也。知是而言頓漸。言土心皆不昧本旨。不然。動輒足礙。通身是病。莽無垠而閱書者爲可哀也。旣立佛法。則五位十三住萬象森然。皮膚骨三障一切具在。而廢漸義。犯佛法無安立過。又旣知無時量之唯識義。則亦何必廢言漸義耶。安排委身。甯耐終古。乃是大勇一蹴而成。成後焉往。欲速象精進。實則畏難之根潛伏。而缺其所謂忍辱波羅者。

宗門大徹大悟後。仍須漸次修習。密宗之胎藏說本有。而金剛界實說修生。有地前地上及五相成身之說。不似來書所云無有漸義也。淨土宗生邊地五百劫然後見佛聞法。聞後仍須修習。其上品上生者。亦仍須十地修習。亦不能廢去漸義也。一聞佛名皆是

阿鞞跋致。華開見佛。卽是一生補處者。如華嚴初發心卽等正覺之意也。蓋不廢漸義。安立諦後得智法爾如是也。徒爭頓唯少時。漸費多時。既昧厥旨。復有何益。佛法無所謂難易。止有法爾如是。執方便爲人演說之辭。而謂實然。則直以佛有一定死法耳。徐六担版漢冤哉。來書說起信論有勝方便隨願往生卽不退轉。是易云云者。實大誤也。起信自是以起人信摩訶衍爲宗旨。有勝方便一段。盡是爲畏墮二乘退失其現有摩訶衍之信者。而示以淨土方便使之不退大乘之信而說也。夫六信不退墮外道。七住不退墮二乘。而見佛聞法時時啓迪。信根自強。俾不退墮。非勝方便如何。猶人讀書。獨修容易迷悶。求得師友時時啓迪。不致迷悶。是起信論意也。非是以此明頓明易之謂也。已生而五百劫不見佛聞法者。頓耶易耶。蓋不觀有勝方便之上文而誤解耳。世間一般不善修淨土者。都以起信此段爲據。而都誤解。並謂不退是不退入三塗者。一羣盲引無量盲。盲而不已。可哀也已。來書以志希利養求生極樂。例利養之樂於拔一切苦得究竟樂之樂者。是大誤。求生淨土。須以發菩提心爲目的。不當以志希利養爲目的。厭苦欣樂。蓋佛方便引。

人。因是有漏。同類可以引發。果自無漏耳。而遂執極樂之果樂。卽是志希利養之因樂。以爲宗旨不謬。以爲非佛法之方便。乃佛法之究竟。非誤之大誤耶。世間不善談淨土者。都昧却發菩提心一層。都以方便法門爲如實道理。自誤誤人。直不容以道里計。故特詳之。世間說常樂我淨。佛卽說無常苦無我不淨者何耶。學人說無常苦無我不淨。佛又說常樂我淨者何耶。思之。

勸吳子玉修淨業

何 雯

東都一晤。談易論兵。如昨日事。適館授餐。曾未言謝。知使君不屑屑於虛文也。使君再造邦國。自視慊然。革其故而鼎新。謙以虛而終古。公之得力於卦用固大有過人者。然

易以既濟而終之以未濟。則知公之憂患深矣。我佛普度衆生。菩薩則損己利人。爰願欲喚醒國人。發大覺悟。大懺悔。人心平則大地山河皆平。無人我鬭爭之見。則干戈自息。故今日之根本救治。即在正人心耳。人欲橫流。紀綱掃地。當賴正人君子。共起而挽救之。彰善譴惡。樹之風聲。庶幾政治清明。未爲絕望。爰忝列憲法起草委員之席。一俟大法告成。行當引去。參方學道。俯仰皆寬。夫兵猶火。不戢自焚。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公明智當見及此。願慎自處。曉然於消息盈虛。求一安心立命之處。則真不朽之盛事也。昔文潞國居洛陽時。虔修淨業。以功名終。此真可法者。息壤在彼。幸留意焉。

自錫蘭致太虛法師

鄭太樸

西貢寄上一信。並英文譯稿一份。想已達左右。舟離西貢後。經新加坡檳榔嶼等處。至二十七日晨。始抵印度之錫蘭島。曩讀慈山大師楞伽通議。謂錫蘭島卽我佛昔日說楞伽經處。朴素聞該島香火極盛。故舟抵哥倫坡（該島港口）卽登岸訪問佛教情形。惜停泊僅八小時。又以生疎所得不多。今記大概情形。或亦我師之所願聞者乎。（一）信徒及寺院。印度本著名爲世界上之佛教國。自併於英國後。基督教亦漸傳入。彼挾有政治上勢力。其勢自不可侮。惟佛教在印歷史既久。又爲發源地。人民信仰既深。亦自難搖動。該島宗教派別極多。除外來之基督教外。尙存原有之婆羅門印度教。及數種其他外道。惟信徒不多。與佛教較。相差甚遠。據云。錫蘭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爲佛教徒。其餘百分之二十五則爲外道印度教等。基督教最少。寥寥無幾。亦有少數爲無宗教者。寺院極多。全島計共有四五百所云。（二）團體及機關。錫蘭佛教極有精神。較之國內所見大不同。以朴數小時內表面上之觀察。已覺生氣勃勃。到處均可見其表現。苟將來無意外阻隔。前途未可限量也。（所憾者。祇見小乘佛法。大乘絕不聞有道及耳。）該島佛教之精

神。可一言以蔽之。曰。有系統。有組織。此實國內處於散慢狀態中所不及見者也。宏揚佛教之機關與團體有二種。(一)佛教學院。(二)佛教青年會。佛教學院全島多至三百餘所。學生每院多者千人。少者亦百人。計全島佛學院學生共有數十萬云。院中功課及其組織均未及一一得知。因是日適值星期日。各學院均休假。不能參觀。時間既短。遂不及訪。將來到德後擬寫信至該處學院索其詳章一閱。如有可供參考者。當譯出奉上。青年會取法於基督教青年會而組織。每星期有講演及集會。雖創辦未久。規模不大。尙有生氣。聞近來會員有增加云。朴是日曾到一青年會支院訪問情形。亦因該日爲星期日。有講演。是日講演者爲一僧人。用吧喇語 (pali) 講者聽者均態度嚴肅。毋敢輕慢。朴參觀時。承引導者略爲譯出西語。大約似辯論基督教上某教義與佛教上教義答某教中人之詞。因引導者英語不甚達。故祇聞此數語。然其精神則雖朴之約略一觀亦已能領略。總之。該島佛徒頗有進取精神。極能活動。又有方法系統。知組織。佛教前途極有望也。朴以爲中國百事無組織。散漫。佛教亦然。以致大法不能宏揚。且日就衰微。印度佛徒之精

神。正今日中國關心大法者所宜取法者。師以爲然否。(三)雜誌及出品。該島關於宏揚佛法之出版品極少。有吧喇語及英語兩種。吧喇語較多。英語較少。朴所見英語出版品。定期者有三種。(一)佛教年刊。(二)佛教週刊。(三)佛教報(亦週刊)。此三種朴均購得一份細讀。內容極豐富。頗有精彩。除尋常關於佛法之論文外。並載各地佛教情形。而與基督教中人辯論之文字尤多。週刊上論說文字幾全爲與基督徒辯論之作。然由此頗可窺見基督教中之卑鄙譴劣。專用附會手段。強將佛氏教義。牽入基督教之卑劣說法中。——朴前曾讀基督教徒所譯佛典。處處均牽強附會。譴劣不通。強以佛法附入基督教。在稍通佛法者觀之。固已不值一笑。但此種文字。流傳至西方。不明佛道者記之。影響於佛法極大。基督教徒固慣用卑鄙手劣。不足深責。然於佛法前途極有大妨礙。殊可惡也。年刊上論哲科學與佛法關係之文字極多。作者多歐洲各國之學者。而科學家尤多。足見科學與佛教非但不反對。且能互相發明也。——按小乘佛教頗有科學精神。此今日西方學者所公認。惜所載均小乘教義。不出佛所說四諦之範圍。殊爲憾事。由年刊上

西歐學者之文字上觀之。可見西人對於佛教機緣太少。極難聞佛法。苟有機緣一聞。莫不立即爲佛教徒。此僅小乘教義耳。能使之聞大乘義。豈不更善。是中國佛徒之責也。此外書籍出版品極多。有將釋尊成道因緣編爲劇本印行者。此於感化人之方極大。朴意極可做編師以爲然否。回顧國內佛教如此零落。出版品幾可云無有。正覺宜猛進也。以上卽朴于錫蘭島數小時內所得佛教大概情形。所奇者。大乘教義絕不聞有道及。嘗聞大乘發源於印度。而印度反絕跡。豈其然乎。今日歐美之言佛教者。大率均自印度流入。印度無大乘。卽歐美亦不聞大乘矣。是真中國佛徒所宜注意者。師以爲何如。

致趙夷午

熊希齡

啓者。興學爲救國本根。吾湘僻處湖表。二十餘年前。卽以刷新教育率先海內。維時弟省親在籍。實從桑梓賢達之後。躬與其事。建立湘西師範各學校以爲之倡。軍興以來。徵發無時。閭閻枯竭。教育退化。誠爲目前難掩之事實。比聞台從嘉惠學子。對於教育設備。亟意擴充。此誠庶政之要圖。可謂知所先務矣。遠道傾風。無任忭慰。唯是制治之道。萬緒千端。與一利而害伏其中。除一弊而弊出其外。苟非審慮周詳。先事明察。往往利未興而害已見。弊未除而利全亡。昔國僑捐輿。孟軻譏其非政。端木去羊。尼山以爲蔑禮。彼一聖一賢。夫豈無謂而然。蓋所規遠。所見者微。沾沾耳目之前。殆未足窺其涯略也。頃者鄉人北來。頗傳湘中時有佔據僧產藉學毀廟之舉。弟竊以爲過矣。憶往年辦學湘中。始因籌款無出。亦嘗計畫及此。繼思神道設教。爲我國數千年範圍人心之大枋。方教育未溥以前。蚩蚩者氓。法律不及之地。何事不可恣爲。賴我歷史相傳敬天畏神之訓。淪洽人心。故雖時常據亂。法紀崩壞。圓顛方趾之倫。終不至相吞相噬。蕩焉而竟靡子遺者。則因果感應。衾影屋漏之一念爲之解。此其事非獨中國爲然也。以歐美論教育普及。遠過中華。

奚啻百倍。然耶教宣傳。中流自在。曾無一日之或輟。雖近日科學發明。不無抨擊。終未損其毫釐。歐戰而後。宗教哲學精神主義。一時反呈風靡全球之觀。德之倭鏗。法之柏格森。遂以思潮革命。稱爲世界二大主物。豈非物質學說發達逾量。究其極歸。不過爲列強戰禍之原動因。而勢窮思變。不得不爲人類另闢一新福音新生活耶。佛陀之教。雖產印度。其學理演進完成。實至震旦而始。然上焉者。既可以究宇宙之本體。示人類之歸趣。下焉者。亦可以明鬼神之情狀。警夫婦之愚頑。近日海內博識多聞之士。集社探究。所在皆是。大德講師。又復繼踪接軌。相與景合而森興。至乃歐土殊宗。新陸哲匠。亦且殫心研慮。究三藏之義。天問一乘於法海。運會所趨。厥端可覩。夫道無隆汙。適時者貴。醫無新舊。中疾者良。方今殺機大發。劫濁橫滔。慈悲喜捨。實爲起死回生之孤劑。苟善用之。國瘠而使腴。民羸而使強。且暮間事耳。東倭之興。殆其前轍。佛法爲我國所固有。他人沾溉餘潤。尙以致國家於富強。我願雖有勿有。轉加摧毀。衣珠自棄。謂之何哉。或謂人類目的。究在富樂三藏所詮。厥唯苦趣。既生斯世。既爲斯人。乃舉現前福利。概付唐捐。轉希企於愜悅無憑。

之淨土。未免違生人之本性。強合識以難能。不知羣衆心理。處樂則相競。值悲則相憐。博場淫肆。嫉殺日聞。颶海漂舟。誰聆詬詈。蓋樂爲惡根所伏。悲爲善念所生。苦海彼岸之喻。實以挽沈迷之妄心。發互助之同情。中有至理。斷非偶然。宗教皆同。佛爲獨宏耳。或謂人類生存。唯恃競爭。天演進化。理出西哲。佛主厭世。無殊自殺。遺族倖存。亦將退化。不知羣動蠢蠢。吞噉爲生。天生人類。獨異理性。相卹相援。實爲合羣之原理。歷史俱在。探尋可見。相屠相掠。乃爲滅種之先機。近日歐戰。卽其覆轍。由是觀之。強者生存之一語。固必易爲仁者生存而後可。佛家厭世空觀。在於物質雖爲無裨。在於精神實爲進化。大戰以後。西土之翻然變計。高唱疾呼。胥是故耳。邦人君子。號稱率先風氣。今世界所趨而我獨反之。抑何可憫。辛亥革命。吾鄉沉士折廟燬神。悍匪土豪。以爲果報無憑。相率挾仇報怨。姚姓一家七十餘口。均遭慘戮。至今村舍爲墟。民不堪命。此皆過新之弊。弟所謂教育未溥。以前不可遽撤大防也。弟意擬請廳下頒布德音。對於寺廟實行保護。住持不肖。儘可更易。不必效蹊田奪牛之舉。其有寺產本豐。可以飭令僧徒自興學校。不准地方藉詞提取。致

廢廟祀。或寺宇本寬。地方興學。亦可借作校址。不許毀棄佛像。以存古蹟。鄙見如斯。輒因道階大師歸湘之便。聊一陳之事。關民德。不覺覩繚。統希裁覆爲幸。

致素華居士論出家

鳳珠

日前暢談甚快。吾姊之志。妹頗欽服。極願與姊同時落髮。別後妹卽以志白家母。再三懇求。而家母終無允意。其謂修行本是好事。出家則可不必。我家世代書香。亦是望族。汝若出家。必爲親友譏笑。彼造謠者流。或更無中生有。說汝壞話。以毀汝名。况我亦不忍使爾遠離。爾欲修行。儘可在家與汝嫂作伴修行。或延一二尼僧來家伴爾。二人一同念經禮佛。亦無不可。妹無可置辯。然剃度之志。終未變也。日來晨起念佛。午後誦彌陀及金

剛經。日常如此。姊姊落髮之期已擇定否。屆時妹必與嫂嫂同來觀姊落髮。日來生活可示知否。

復鳳珠居士

接讀手書。敬悉一是姊出家之心。發於五年前。奈以幼時業已許字。不能得吾母慈允。及既嫁。墮落更深。苦痛日增。煩惱亦日多。自以爲今生或無披薙之望。今者幸而夫婿與姊離婚。他人不知。都爲姊悲惜憤恨。姊却深自欣幸。以爲天實助成予志。惟以無同志爲恨。月姊雖早有祝髮之心。願爲童年兒女所累。非俟兒女成人。不克如願。今得吾妹爲同志。誠萬幸矣。來書述伯母所云。本屬常情。但姊終望妹能乘此青年未嫁之時。以冰清

玉潔之童女貞淨之身。現爲尼相。機會偶失。後悔便遲。蓋伯母目下或不急於爲妹擇婿。將來總屬難免。一旦嫁人。此身便已爲玉沾瑕。而且苦痛煩惱相與紛至。自由亦失。無異做了罪犯。天下婦女嫁人。其能如意者。實無一人。且卽伯母不強妹嫁。亦終須有個結果。終身依靠丈夫。固非所宜。而終身依靠父兄。亦非正理。且閨女處處須避嫌疑。受拘束。實有許多不便。不自由處。反不如正式剃度。捨身爲尼。較爲名正言順。終身作佛弟子。亦不致無結果。伯母謂在家也可修行。原甚不差。但在家總不及出家後之清靜。出家則無種種牽掛。自易心歸於一。若在家終不能無分心之事。且終日與世俗之人相處。非有非常定力。及深具智慧之人。不特不能度人。皈佛自己。日受熏陶。反不免墮落。我輩弱女子。識陋根淺。更易搖動。若一旦剃髮披緇。則心志自然堅定。請以庵中淨如尼爲證。淨如尼十七適人。十九喪所天。卽長齋念佛。然俗務紛繁。雖不必一一親理。終須分心。心分而煩惱乃頻來。且每見人家少年夫婦。心中卽不免有所動。心動而悲思至。及年二十四。始與姊識。姊力勸其現尼相。並爲介紹於吾師圓信比丘尼。是年冬。遂依圓師披薙。當彼將薙髮

之時。涕泣不已。圓師幾不肯爲之薙髮。顧以觀者雲集。諸事俱備。且其已脫除俗服。更著尼衣。若不爲之落髮。豈不笑話。始勉強爲之薙髮。薙過數刀。其泣卽止。髮既薙淨。乃反欣然色喜。姊問彼曰。落髮之時。乃出苦海而入極樂世界之時。乃人生至可喜至可紀念之事。頃間何以涕泣如此。子豈不願跳出此煩惱是非場而入清淨世界耶。彼對曰。予雖至愚。亦知剃度之可貴。出家之幸福。頃間實因偶憶及當初十三歲時留頭。及嫁時開面之情況。又想起夫婿在日最愛予髮。不覺悲從中來。其實予固一無所戀。亦非不捨薙落此八千煩惱絲。及既剃後。心卽大定。雜念全去。不禁又歡喜無量。深幸因緣佳勝。得剃度爲尼。淨如尼今出家已三載。非特謹守戒律。且焚修甚勤。自云。自落髮之後。從未動心。惟知念佛爲最樂。最可喜。足見頭髮剃落。心自易定。出家修行。確勝於在家。姊所以敢勸吾妹與姊一同落髮。一因吾妹乃未嫁之身。一切自由。雖有慈母在堂。尙有兄嫂侍奉。伯母又信佛敬僧。必能許妹剃髮。可算機緣優勝。二因目下信佛者都不肯出家。我等雖係少女。既有志於學佛。以自度度人。應卽捨棄一切。剃度出家。一心修行。以身作則。感化世人。三

因目下尼姑之所以甘爲尼姑。皆出於不得已。其因信佛而出家者。十不過一人。卽姊現在落髮。彼不知我者。亦都以爲姊爲夫所棄。憤而爲尼。非出本心。今妹妹年僅十七。才長貌美。且係世家之女。家庭又和樂。妹若爲尼。他人必無謂妹出於不得已者。實可作一大好榜樣。易以感人。四因目下尼僧應改革整頓之處甚多。非我輩先剃落爲尼。無從改革。五因常人都言女子姑息無志。不肯捨棄一切。吾人若發心出家。或可一雪此恥。妹妹以爲何如。姊以爲伯母所以不許吾妹落髮。重在怕親友嘲笑。其實一人做事。只須自己心安。所做之事。是有益之事。是好事。是應做之事。便可安心做去。他人毀譽。本可不問。况剃度爲尼。乃極光明正大之事。毫無可恥。諺云。一子出家。七祖升天。有女爲尼。實屬大幸。且尼姑之人格。及生活。乃女子中最清高最快樂最有幸福者。富貴易求。剃度難得。彼圓光其頂。寬大其衣之尼僧。當初固無一非好人家女兒。若因畏人嘲笑。卽將出家大事阻住。因小失大。勇氣何在。志氣何在。若伯母恐妹落髮後難看。更屬無謂。本來我輩女子好裝飾。要好。看以爭奇鬪豔。取悅男子。乃是大病大恥。今我輩既以修行為志。要好看何爲。且

在姊觀來。落髮之後。光頭白淨。實無限莊嚴。非常清秀。毫不難看。較之烏雲堆首者。反雅俗相判。而肉體上亦非常爽適便利。有何不成樣子。姊意落髮實有百利無一弊也。若伯母不忍妹離家。姊則以爲庵中往返甚近。且譬如妹遠嫁他方。終歲不得一見。又將如何。妹妹落髮之後。每月歸省。亦無不可。伯母亦可來庵相聚。仍可常見。妹雖爲尼。仍是母女。可以侍奉。較之遠嫁。實勝百倍。至於不便云云。姊以爲毫無不便之處。庵中衆尼與俗家往來者甚多。妹落髮之後回家。不過女郎嬌美之容。變爲尼姑莊嚴之相。母女依然。母女兄妹依然。兄妹。若親友以妹光頭無髮爲嫌。此種俗人本可不必往來。至於平常因事外出。或朝山進香等。則落髮後實較在家人便利百倍。此理甚明。妹自知之。姊言盡於此。總之。妹妹既有志修行學佛。實以出家爲最妙。倘能與姊同時落髮。尤所望也。此書盡請伯母一閱。三思而行。師父已擇定下月初八浴佛日。爲姊薙髮。務望妹妹與月姊同來看。姊落髮。是日適爲師父剃度三十年紀念。備齋結緣。來護法者。必甚衆也。姊日來正學習經典法器。頗覺有深趣。從前晏起。目下則四時餘即起。反覺身體大好。諸病俱無。蔬菜白飯。

亦較海味山珍可口。而縑布之衣。亦異常適體。出家之樂。洵非俗人所能夢見也。（下略）

致狄平子居士請於時報增佛學週刊

沈李月華

平子居士淨鑑。久仰居士爲當今報界中深信佛法深知佛法之惟一之人。無緣識荆。殊用恨恨。年來正法日興。實爲世界一至可喜之好現象。然傳佈教理之出版品。究嫌太少。貴報曩者每日有週刊一種附贈。目下逐漸減滅。存者僅世界週刊圖畫週刊二種。竊不敏。敢以增佛學週刊一種爲請。週刊大小可仿民國日報附贈之覺悟。每期刊約需一萬一千字。分門類爲八（一）圖像。凡各著名道場。及大德僧尼居士。並各地佛教徒聚

會。或有其他盛舉之攝影歸之。(二)言論。凡關於佛法及佛教一切建設改善等討論歸之。(三)著述。凡關於佛法有研究之作歸之。(四)史傳。凡各地叢林庵宇之興廢盛衰。及近世現代之大德僧尼善男子善女人之史傳歸之。(五)記事。凡關於佛教之消息調查種種歸之。(六)通信。(七)文藝。凡關於佛法之詩詞歌賦。序贊頌跋等文字。及小說劇本成歸之。(八)小說劇本最能移風化俗。動人至深。決不能忽視之。(八)雜集。凡其他一切關於佛法之作歸之。文字務求顯明通俗。蓋竊以爲目下傳佈佛法。首當使人人先了解佛教之目的。既明。然後可以修學其他高深之經典。而欲使人人了解佛教之目的。非報紙鼓吹不爲功。竊故敢以此爲請。惟居士圖之。倘蒙採納。見之實施。佛法幸甚。衆生幸甚。

致潮海音社

馬翼平

敬啓者。振憲舊得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一卷。以十點爲入道之門。上智者習之。使三毒四趣五陰六冥一時不受。便證有餘涅槃。下焉者一步一趨。亦可得阿羅漢果。然後發菩提心。迴小向大。自較諸空譚心性沉溺名相者。流爲最穩當。而數千年來。塵蕪於阿含部內。宏倡無人。深可悼惜。今冬於百忙中。詳爲校訂。付諸手民。現已裝訂成帙。特寄上四部。以廣流通。倘老雜摩以穢食盛於寶器相訶。亦所不計也。

復湯一心居士

王弘願

辱詢以密教應讀之書。居士研精佛理有志祕密莊嚴。當求之龍猛弘法之儔。弘願世間下愚。雖承厚愛。慚於應對。雖然。誦其所聞者。以資簡擇。抑亦憇夫獻曝之誠。爲好下問察邇言之君子所許歟。蓋密教以大日金剛頂二經爲本經。菩提心釋摩訶衍二論爲祖論。然其書皆不易讀。大日經善無畏三藏管口傳疏。而其書久旅異邦。類加大藏管收入。金剛頂有不空三藏之義訣。聞東瀛亦無全書也。商務印書館預約續藏目錄有二。蓋吾國密教之失傳也久矣。夫佛之說教。雖顯密權實偏圓隨機。而天台華嚴之成宗。必待吾國之智者賢首。密教之翹然高踞顯教之上者。亦在東渡而後。經弘法大師空海之開發而始灼然。蓋善無畏金剛智不空諸祖初入唐時。殫心譯經。無暇高判。慧果而後。則日赴式微。故弘願近日偶有敘述其義。則每爲知佛學者所不喜。固由口耳之學。不足信服於人。亦以其宏旨之未前聞。不能不駭愕耳。故今日而欲窺密教與義。不能不先讀弘法大師之著書。弘法大師著書博矣。秘藏寶鑰十住心論辨顯密二教論。卽身成佛又卽字義。聲字實相義祕藏記可先讀也。又密教教相事相並重。大日經三十一品。惟

卷首住心一品爲教相。餘者皆爲事相。事相尤深祕。非師傅不得擅學。亦不易自學也。近日東鄰密僧頗聞有入華傳教者。而吾國有大勇純密二上人。特往高野山就學。他日返國。密教當有重興之緣焉。謹貢所知。淺略不足采。伏惟教正。

致一如居士

希 聲

自不通訊以來。世事又易滄桑矣。我輩同業所感。世界遷流。日益加甚。衆生大劫當前。武昌疹癘所集。仰荷加被。能如壞劫時一萬人之一聚否。以此因緣。祝公精進無量。弟自春間移居津地。俱舍一門。未敢或輟。今已治過三十分之二十六矣。其中雖未能澈底通明。然於文句似多有溝通之趣。且俱舍論主雖是有宗。而意多明經部。然則如例判教。

亦應居通教之列。蓋藉經部有部之諍論。大可作迴小向大之一樞機也。但弟所說小是有本之小。不似今人之說大爲無本之大。無本之大。無所謂迴。亦無所謂向。此不可不察也。弟又謂唯六祖西來言下見性。可謂無大無小。若欲尋求文字語言。終難於末法衆生之中。而求一上上利根之法器。昨日偶披法苑珠林中引經說。學者先學小乘。後學大乘。出自金口所宣。則迴小向大四字之意味。尤無疑義。蒙治俱舍今凡十四閱月。無一日間。輟似可期圓滿。惟念發願之初。曾經啓請於太虛大師座前。今此書已及大半。不知當受多少棒喝。弟頗願爲此記。加一重開示。列之簡端。並乞公亦爲短引數語。不知能荷慈允否。蓋自知前生妄語業重。今則出言不復爲人所重。欲藉此以助懺悔之一法耳。尊意如何。尙希指示。

復太虛法師

葉恭綽

京華別後。彈指經年。一轉風輪。驚心殘劫。昨從海外返棹故園。忝掌度支。無裨匡濟。捨身救世。縱師我佛之慈悲。解慍阜財。恐負蒼生之期望。承示粵中佛寺。囑爲竭力保存。普法雨於西來。護慈雲於南海。具徵宏願。實佩真言。現已設法擇要酌留。能否如願。尙未敢期。雖矢棉薄之片心。終冀伽那之默佑。專此奉復。

與友人論佛法

四宏學院

再辟開示。益我良多。惟弟之性不定。始則信之。繼則疑之。殆禪宗所謂大疑大悟。小

疑小悟不疑不悟之說乎。深願我兄如我佛之慈悲。不吝訓誨。指真理於處處。解疑網於重重。庶令弟心開意朗。而直達不疑之地乎。來書疑點。試列陳於下。

一（人各有心）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又云。觀心佛亦爾。觀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又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梵網經云。心作心受。其他大小乘經。言心之處。數不勝數。兄只准言萬法唯識。不准言三界唯心。能否將大小乘經言心之處。一一剷去。易爲識字。可乎不可乎。不知心是識之別號。識是心之異名。如吾兄之妙叡和光。名雖有二。其體則一也。此弟之有疑者一。

二（惟縱未歸元亦無有異）法華經云。一切衆生。有種種性。種種欲。種種憶想差別。故佛說法。亦有種種不同。兄只准言無異。不准言異。殆知根本智。而不知差別智乎。殆知一切智。而不知道種智乎。殆知一相之理。而不知無盡相之事乎。此弟之有疑者二。

三（真如無歸元相）楞嚴經云。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又云。一人發真歸元。則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夫真如有不覺相。卽有歸元相。乃法爾相待之假名也。歸元以後。不

覺既無歸元亦遣。乃法爾相忘之無名字也。兄只言妄相不准言歸元相。以世爲誤證之楞嚴。蓋佛誤耳。又如空合空。似水投水。殆弟假設譬喻。以顯法身同耳。兄硬爲詮釋。不免辭費。且真如隨緣不變。故無合相。亦無投相。不變隨緣。既無不合。亦無不投。兄執着一邊。恐不能如水銀瀉地。棵棵皆圓也。此弟之有疑者三。

四（心口實可離而爲二。如人臨命終時。口根已壞。心識尙存。可爲明證。）夫吾言禪教不能相離。如心口之不能分隔。兄言心口可以爲二。試問口根壞時。縱存心識。尙有何種作用乎。設無作用。則識等無識。且此心無須臾離口之時也。如人夢時。固不着此肉軀。身口相也。而夢識幻影。身口畢具。何嘗有心而無口哉。證之命終。豈不然乎。更進一步論之前陰方滅。中陰卽生。中陰方滅。後陰又生。縱九法界。漏無漏陰滅。而佛法界之法性五陰隨生。窮未來際。心口固無剎那相離時也。有心卽有口。有口卽有心。全心是口。全口是心。心口不二。嚴無外居士曰。禪佛心也。教佛口也。豈有心口自相矛盾者乎。奈何去聖時遙。師承各異。教者指禪爲暗證。禪者目教爲漸修。迭爲詆毀。殆若仇讎。非但鼓之空言。

抑且筆之簡冊。世道日下。其弊何如。弟以爲禪教不二者。本此意也。兄決指爲二。此弟之有疑者四。

五（能教而不能禪。難免說會數寶之誚。第此派徧地皆是。當稱之爲真教。蓋教之極旨。乃明澈教理。辯才無礙。以利有情。固不用假禪名。而後稱爲真教。）夫明澈教理。辯才無礙。談何容易。若不體證禪源。則明而不明。澈而不澈。口口談空。步步着有。觸處有礙。安得稱爲無礙乎。喻如有人。未曾到過高郵。僅照地圖宣說。曰高郵某處有湖。某處有鎮。某處有寺。未至高郵者。一聽之下。未嘗不信。已至高郵者。轉詰問其湖與鎮寺之情形如何。則瞠目無答。旁觀之人。安能不竊笑其僞也。此過去許多法師。一遭明眼者詰問。結舌無言。罷講參禪。明心之後。再爲登座。職是故也。楞嚴經云。縱能宣說十二部經。不如一日修無漏業。亦是明教。必須參禪之義也。倘止參禪而不明教。則禪定淺深不知。如世間禪。出世間禪。出世間上上禪。一概儻侗。難免默照邪禪。得少爲足。無聞比丘。妄指四禪以爲涅槃不過。此達摩傳禪。此與人以楞伽印證。即是禪不離教之意也。永明大師。一生提倡。

禪教不二。不肯輕斷優劣。雍正論爲歷代大善知識中。最爲第一。吾頗有感于斯也。古以禪爲教外別傳。四明尊者。則以禪爲教內真傳。獨出手眼。不附衆說。昔人目之爲古佛再來。意在斯乎。又云從教而修。縱得佛果。仍號聲聞佛。而非無上佛。因有可修有可證也。不知一切法門。初下手時。皆是無修而修。無證而證。功至極時。修卽無修。證卽無證。曹溪印證之懷讓禪師。嘗曰。修證卽不無。污染卽不得。永嘉禪師有證道歌。融禪師有證道歌。兄目禪宗爲無修無證。殆與諸祖相左乎。然則一切無情木石。不修不證。均可尊爲無上佛矣。且佛之一字。尤不易言。天台恐參禪不明。教相者稍獲輕安。妄自擬聖。准涅槃經。判爲六卽。職是故耳。西竺東震。自釋尊後。明心之流。紀不勝紀。一一稱祖而不名佛者。亦此道也。兄以爲無上佛者。根何所據。而云然耶。豈執禪宗一二呵佛罵祖之毒藥。而寶以爲醍醐耶。不然。何詆悔若是也。圭峯大師云。修心者以經論爲別宗。講說者以禪門爲別法。聞談因果修證。便推屬經論之家。不知修證正是禪門之本事。聞說卽心卽佛。使推屬胸襟之禪。不知心佛正是經論之本意。弟讀此頗以爲然。兄以爲不然。此弟之有疑者五。

六（波即水者。萬法皆心也。水即波者。則心乃萬法。若心既是萬法。則永無清淨之期。諸佛必重爲凡夫。諸佛必重墮三塗。）夫一心圓具十種法界。在凡不滅。在聖不增。衆生雖迷。佛性不失。諸佛雖悟。凡性不滅。以是之故。稱爲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倘諸佛凡性無存。豈非有滅有滅。設有應以凡夫三塗身得度者。將何而現。凡夫三塗身耶。曹溪悟道時云。何期自心本不動搖。何期自心本自具足。何期自心能生萬法。又云。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怎麼長。天台云。理具事造。兩重三千。皆在吾人一心之中。不因迷悟有所轉易。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十不二門云。萬法是真如。由不變故。真如是萬法。由隨緣故。永明云。性相二門。是自心之體用。若具用而失恆常之體。如無水有波。若得體而闕妙用之門。似無波有水。且未有無波之水。會無不水之波。以波激水沅。水窮波末。如性窮相表。相達性源。常知體用互顯。不能分而爲二者也。兄只准心法是心。不准心是萬法。是知體而不知用。不知變而不知隨緣。知法身而不知隨類化身。知一切空而不知一切不空也。諸佛雖不必重墮三塗。而三塗機緣若熟。亦必示同。

類身而教化也。在凡同凡。在聖同聖。法智大師。判諸佛爲究竟凡夫。究竟聖人。提婆達多。常住地獄。婆藪仙人。示現入獄。皆此意也。總之對於來書。疑點頗多。限於時間紙幅。略舉數端。藉資請益。倘大疑能明。則小疑不釋自破矣。何如何如。尙祈有以語我來。

與聶雲台先生

唐蔚棫

昨在友人處。得讀尊印勸戒錄類編一書。歡喜已極。不覺北望頂禮。竊謂歐學東來。震旦世道人心。爲之一變。考所云變遷無常物種進化等說。雖足以破耶教萬有創造之神執論。要皆非適當之了義。唯我佛所言一切唯心。及三世因果等。實圓融無礙。非各教所能企及。蓋言一切唯心。則能破創造進化論。舉善惡之共業別業爲因。分苦樂之依報。

正報爲果。迥非科學家偏執之因果律可比。然自物質文明之說勝。而醉心西術者。唯以自強競爭爲務。損人利己爲能。縱貪墮癡。恣殺盜淫。猶不知自愧。反笑因果輪迴者爲迂闊迷信。故民國開始。卽有排擠宗教之舉。毀神滅像之事。後雖有信教自由之約法。而輕視佛法與普通宗教等。未能宏揚。致其結果釀成歐洲之大戰。世界之慘劇。然則今欲寧息世界之擾亂。非佛法莫屬矣。顧佛法廣大深微。初學聞之。驟難起信。賴有先生。乘願再來。爰卽是書。以博談因果。夫因果乃佛教之根本。欲人信奉佛法。必先明因果。今此書據最近之果報。證明前因後果之理由。使人不疑爲假造。其功不爲不偉。嗟乎。使世人皆知因果不昧。則弱肉強食之舉。殺盜淫妄之罪。將因以斂息。則真正自由之大同世界。實肇端於先生。厥功豈可思議耶。不慧淺陋。然頗抱自覺。覺他之行願。謹付呈郵票若干分。懇惠寄數部。以代流通。幸勿以煩瀆見棄。幸甚。

上張齋菴師

江 謙

世俗相稱以學佛。此通常門面語耳。若語真實學佛。惟諸大菩薩庶乎能之。羅漢則遜讓未能。諸天則嗟嘆莫及。堯舜孔孟更瞠乎後矣。何論程朱陸王。若謙自審所能學。則程朱陸王且不可幾及。何況堯舜孔孟。何況諸天。何況羅漢。何況菩薩。更何論佛也。其階級懸絕如是。謙今所學。則西方彌陀此土釋迦兩世尊慈悲開示之優異方便淨土法門也。餘之法門。皆憑自力。歷劫難成。惟淨土法門。乘佛願船。卽登彼岸。然理至淺而至深。事至易而至難。一句洪名。義該全藏。如膏海一滴。味具萬流。疑於理者。可閱淨土十要。疑於事者。可閱淨土聖賢錄。印光老法師今日淨宗老宿。蓮池蕩益之流也。謹奉上印老法師文鈔及淨土聖賢錄各一部。餘書隨後再寄。吾師大根器人。時節一到。機緣一熟。必常契合無間。勇猛異常。謙蓄誠積意。欲以是報恩而未敢強瀆者。蓋有待也。今日自救救人之

法第一講明因果輪迴。第二勸人專修淨土。不講因果。則善無所勸。惡無所懲。故孔孟程朱之說。覺其平淡而高深。嚴正而刻苦。苦於爲善。必樂於趨惡。因果熾然。則偪伏者衆。知一切自因自果。然後修身慎獨戒謹恐懼之意。皆可自厲而明。不知輪迴。則墮入斷見。謂人縱大惡。死卽消滅。不悟死後墮落畜生餓鬼地獄受苦愈慘。不知輪迴。則貴人賤物。謂以人殺物。理所當然。不悟六道衆生。唯心所現。則皆人所爲。且以人食羊。人死爲羊。羊死爲人。世生生仇殺無已。今兵災四起。皆殺業所招。不急懺悔。禍至無日。既知因果輪迴。則專修淨土。最爲要着。修淨土者。一不必廢事。二不必出家。三且不必通佛藏。諳文字。宋永明大師所謂。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如此則無辦事人不足。與言學之疑。且淨土者。淨心也。心淨則事淨。如此則無學人不能辦事之疑。若以穢心而稱能辦事。但能辦惡事耳。烏可信乎。大學一書。言明明德於天下。言止於至善。虛存此說。二千餘年矣。真欲明明德於天下。非昌明佛教不可。真欲止於至善。非修淨土不辦。十方世界。如恆河沙數。而我此土。號曰娑婆。五濁所鍾。稱爲惡世。修身立行。魔難滋多。博施濟衆。堯舜猶病。盛衰榮辱。

生滅無常。生死輪迴。墮落難保。烏有實現止至善之一日乎。或疑人人修淨土。則此土之穢。誰復救之。不知此土之穢。由心穢。故心淨日增。土穢日滅。昔人有言。身出甕外。乃能舉甕。此實妙喻。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乃能平治天下也。或疑今人日言共和平等。言自由解放。喜新厭故。安肯信佛。排斥迷信。安肯信佛。崇拜科學。安肯信佛。不知時節一到。此皆信佛機緣。隨順導引。無煩逆折。唯佛乃真實共和平等。餘皆結內排外。貴自賤他。唯佛乃真實自由解放。不爲名利臣奴。不受輪迴管束。餘皆起業自縛。而不自知。唯佛乃爲正覺。餘多迷信。互熏互染。同流合汙。載胥及溺。而自謂隨順潮流。佛學昌明。則科學之根據錯誤者。皆將搖動摧滅。如進化學根據生物競爭。弱肉強食。不知人法畜生。是墮落惡道。歐戰告終。而此說失敗。其一端也。佛學昌明。則科學之根據確鑿者。將益發揮廣大。如天文學者。證明一星球爲一世界。測火星者。證明火星中人學術之程度。人物之繁盛。實勝我土。則將推知十方虛空微塵恆沙無量世界。及西方極樂世界之不誣。其一端也。唯彼不知善因善果。惡因惡果之定律。故欲以殺盜淫妄之惡因。得脩齊治平之善果。彼唯不知眼

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之虛妄。汝欲以凡夫所思所議之境界。妄測聖神不可思議之體用。其根本錯誤在此也。而我國學士偉人。其思想障蔽而不得開悟。言論屈伏而不敢自由者。則以今全國學術政治。其引擎動力。遠寄歐美。而我爲機輪。隨順轉動。破產敗國。受苦忍痛。而不敢違言。必待他日外人讚佛揚孔。然後乃敢隨聲出舌。此真諸佛菩薩所悲憫。諸天所震怒。而孔孟掩面涕泣之秋也。謙復何心。能不少動於中哉。故今日欲覺悟本邦。必先救度歐美。或譯先佛聖賢經典。輸入彼國。或引彼國虛心求道之博士。就學吾華。世界和平。將以是爲基礎。科學之致用。將以是爲準繩。而吾國人亦將端視聽而顯良知。脫危途而歸安宅矣。深冀大力仁者起而圖之。謙事教育十餘年。過影追思。唯餘懺悔。安士全書。今日救世之廣長舌也。故欲追隨同志。推行此書。冀遍全國。如教修行。使天下有開雲見日之時。則私衷有補過贖非之地矣。盡忱吐露。惟師教之。

致李隱塵居士

李經羲

日昨同游。飯我伊蒲。示吾正法。已爲極樂。而得隨寶樹之緣。遂觀蓮燈之瑞。至於石上佛光。兩現神異。妙諦同參。得未曾有。此非獲與大根器人。上證菩提。焉能有是眼福。歸後歡喜讚誦。頓忘疲倦。枕上成截句四首。鈍根無所開悟。錄呈貝葉林中。藉作根因紀念。居士禪悅無量。當爲拈花微笑耳。遲日清興來時。擬再奉迎聽講。手此致謝。

覆李隱塵居士

李經羲

君之珍重傳衣於我。用情深厚。殆欲彼岸同登。不忍劫後衰翁。獨沈孽海。僕雖苦景。迫桑榆。聞法已晚。而故人褊袍意重。又益以佛光現示垂慈。警覺迷途。曷敢不信願彌堅。修持加勉。此後雖不易常接塵談。郵呈則通書尙便。不獨質疑問難。可以盡所欲言。抑且指徑引鍼。時時寄惠新書。商量程序。使我研解歸於純一。功用不誤紛歧。從此得一暗室心鏡。甯非掩燭捫絜之大幸耶。僅歸後除還鄉掃墓外。在滬寓時多。蘇州無錫兩處。小有園林。無非偶爾游棲。月餘停息。茲將三處收信寓址。另牋開列。而仍以滬寓爲通信總樞。僕卽他往。滬寓可用包封彙轉。不至誤托洪喬。以後若無移居消息。預爲報告。去書請仍遞滬寓照收。卽使彙轉稍遲。要械無不達也。尊處現寄寓漢口租界。或係暫局。武昌自家住宅。是何街道門牌。並祈書來示及爲荷。

致唐大圖

王恩洋

昨日接賜貴刊七期。詳讀足下忠告一文。古語有之。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感激更何可言。抑洋少治儒學。卽於初九潛龍勿用一義。服膺勿忘。所謂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者。良足畏也。近年治佛學。躬行未得。口語遂騰者。非必炫長好訐之病。不能自抑。亦謂今之學者淺薄支離已極。聊述聖言。用懲時病。庶幾學說喪亂之世。得啓一綫光明耳。然孰意已犯小成榮華之弊哉。今誠得足下之教而復啓。余自茲以往。余其默焉耳。雖然。猶恐其未能。蓋吾之欲默而復言者。旣已屢矣。學弊如此。旣不能如二乘之棄捨衆生。豈能禁其口舌哉。夫亦益求其踏實焉而已矣。孔子云。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吾唯勉事斯語耳。足下之教。受益若此。敢申謝辭。但前所許擔任貴刊文稿事。則請從今日毀約。何者。就足下之忠告而觀。洋者一小成榮華而詭辨之士耳。貴刊旣以小成榮華詭辨之士目洋。而洋若猶頻申其論議。以附屬諸君子之末。諱世取寵。

無乃太不自愛。此洋自不宜再有所陳獻者也。

答王恩洋居士

大圓

頃奉手教。敬悉。一是白者是紙。黑者是墨。名句文身。是心不相應行法。起信論自起信論。與佛法非佛法無關。居士之料簡自料簡。與起信論無關。圓之忠告自忠告。與料簡無關。法本無執。何足芥蒂。且世親等宏揚唯識。卽就建立阿賴耶識而論。諸是爲初機。凡夫說法。何以故。阿羅漢位捨故。惟當時印度凡夫。多有外道邪智。故所陳名相。不得不繁。後人若借彼名相以治增上慢。則如以黃葉止小兒啼。尚不失世親等大悲普運憐愍下凡之意。若卽執彼以爲玄妙無上。則不能不起法愛。忽遇旁人說破。又不能不起法恚。法

愛法。盡交紐於胸中。則終難免于法執。此蓋爲未證法無者之思患。豫防似不能已于言。若居士意在悲世失學。特述聖言以治時病。則圓之饒舌。誠爲多事。斯又不敢翹誠頂禮。發露懺悔者矣。惟我輩論道修學。皆在第一義諦。而第一義諦。本離語言文字心緣等相。安有所謂諍辯。則前後往復一切言論。皆視若陽焰谷響可也。至海潮音非一家之私言。乃衆生之公開。居士如不捨衆生。自應不吝法施。昔舍利弗因人乞眼。將退菩提心。猶見呵於世尊。居士豈肯以圓之陽焰谷響等談。遂退菩薩道耶。肅此謹復。

與友人論學佛

唐大定

夜來禪觀。偶想我爲何獨要學佛。招人毀謗。又緣何遠涉異域。不去爭名敝利。乃居

寺廟之中。與桑門爲伍。人必疑爲藏拙之術。賴佛逃生之計。蓋平日親友之中。多作如是觀。卽先生爲不慧知友。猶對之起種種疑難。若不剖析明白。一則令人妄毀。招謗法之罪。一則於自己進行。亦大有礙。今爲釋之曰。不慧因稍涉內典。知生世之劇苦。羨西方之極樂。悲仲尼之罕言。慕彼佛之難量。每欲捐俗冥真。則勢有所不能。將真俗融通。亦實具轉之所難。是以去一而取一。亦吾人不得已之景况已。原夫吾人處世。勞碌不休。總皆爲衣食住三者。以能保持色身故。人類既不能如諸天之念至食隨。則此亦何可少。惟世人貪得不厭。喪身病狂而不悔。是不悟巢林不過一枝。飲水只在滿腹。何用貪戀如此耶。縱使功名富貴。俱臻極品。其奈幻質靡常。欲樂易盡。况天地有時而壞。而浮名未能長保耶。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有吾身。可見一切苦痛。莫不依身而住。從身而起。若無有身。老病死苦。又從何來。既有生矣。則驅役衣食而生。貪之不得而生。瞋。銅蔽身世。執著人我。由是見財利思盜。見美色思淫。盜淫不得。則殺伐相尋。因是起惑造業。隨業受報。或有罪重而淪入三塗。亦有罪輕而尙生人間。縱生人間。或五根不具。或窮困流離。倘知修善。得

生天上。或生人間。爲國王長者。則以勢愈大而造業愈易。卽天福亦有時而盡。由是觀之。則世人以爲榮耀已極者。不知皆是三塗之逃犯。不久之間。仍返故步。所以經稱六道輪迴之苦者。以其流轉不息也。以是義故。吾嘗謂欲保其身者。必先無身。欲治其國者。必先遺國。若夫身世不遺於懷。則損人利己之事必彰。國家之見不亡。則相爭相斂之舉猶甚。以是而求身世之安樂。不亦左乎。或曰。苦痛旣依身起。殺身以滅苦可乎。余應之曰。古人有言。江河所以濟舟。亦以覆舟。可以喻此也。蓋有漏現行而無漏隱。所以流轉。正智起用而具如顯。所以還滅。或參禪。成念佛。或學教。而依教起行。皆能起還滅之用。而證無漏之果者。尤在乎有身。至所謂無身者。乃無有身之見也。若殺身以求滅苦。則身雖滅而業猶存。隨業受報。其苦更甚。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是宜先悟身世如幻。苦惱多端。外順世法。而內懷出世。質言之。卽不得已而行世法。雖世法而實皆佛法也。若外託佛法之名。而內貪身世之利。而猶大言無慚。謂爲真俗融通者。則是自欺欺人者也。是以僕近來。雖提倡積極主義。而常欲以消極爲歸納。良以衆生造業。皆由於貪愛身世之念而起也。久仰先

生。宿福深厚。慧解高超。獨於此事。終未明了。得無亦爲身世之累也。經云。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足下今幸得人身。又聞佛法。理當生希有難遭之想。不宜妄生毀謗。自斷慧命。或由於信解未深。疑惑莫伏。故略陳比來行履。以貢探擇。生死路險。幸自護持。思之思之。

覆李蛻庵年伯

隱塵

（前略）年伯於自脩一項。所列程序及種種排護辦法。雖達廢慧遠復生。亦無以易其說。前送陳淨業纂要一書。於念佛法門及進行規序至詳。且盡。惟乞年伯略一瀏覽。擇其於自己相宜者試用之。至念佛時雜念紛來。此亦通病。如逆風行船。風雖逆且大。而蕩舟人一槳復一槳。一篙復一篙。終有抵埠之一日。所恃者。主向既定。不到不止。則雜念

自來而念佛自念。不必另求抵禦消除之方。轉致紛吾念佛之念也。貪瞋癡慢種種。皆由我見而生。此自無始以來。即相隨俱有。非用般若時時照了。猛審痛除。不能絕其根株。十地菩薩。尚有一分無明。其他可知。年伯慧根深遠。不必急求效果。但嚴定念佛功課。日日參閱經論。西方勝境。即在目前矣。太虛法師處。已將尊意轉致。虛師意亦拳拳。約以明年廬山相見。并有佛燈絕句四首。另紙代錄呈鑒。

覆劉玄達居士

善 因

來函誦悉。受戒一節。可暫照在家律學津要。向佛菩薩聖像。自誓受之。異日有因緣時。面受亦可。(答一)靜坐中到心不生滅時。恐尙未能如是。蓋心猶有微細流注也。必

須無論動念未動念。一心念佛。方能打成一片。吾則全在生滅法中度日。（答二）天機任運。極樂現前一節。恐亦非真。蓋居士初心學道。雖不粗亂。而有微細流注在。特居士未之覺到。所以有天機任運。極樂現前之說。此正楞嚴經所謂法塵影事。又卽宗門所謂光影門頭。居士不可錯認。總之末法衆生。以念佛爲最穩當。勿嫌多番費力。（答三）念佛坐禪無分別相本可。但不可在有覆無記中度日。（答四）文字相如有執著。須當遠離。否則不必。（答五）居士目下宜熟讀楞嚴與大乘起信論。今寄來彌陀佛像一尊。入佛問答一本。佛教問答一本。佛乘宗要論一本。到時祈照查收是幸。

答錢石蘭

大圓

前月從舍下轉來閣下陰歷五月十七日賜札以未知通訊處不獲作答今日復奉手教甚喜。閱前後兩函似有數疑未釋者。茲爲條舉答之如左。乞詳擇焉。

前函略云。淨土法門。人多以爲渺茫難信。要倡勸者誠感阿彌陀佛。於人生前現金色金光。垂手接引。不得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俾免世人訕佛徒託空言。縱有感應。乃歿後事。生前未經目見云云。答云。阿彌陀佛本有無量光明。普照十方世界。但以世人業重。不能得見。如盲人不見日月之光。不信佛人。業障自重。欲其見佛及淨土境界。是欲使盲人見日月光也。至念佛人生前見佛及淨土境界者。試閱淨土聖賢錄（清彭際清著各佛經流通處可請）不可勝數。此皆前人親證實事。班班可考者。若又不信。必定要自己眼見方信。是卽盲人信明眼人說有日月。則亦不可救藥。如謂近日念佛者多。見佛者少。或自己亦曾念佛。並未見佛。則當知念佛如醫病眼。眼病方深。稍投少藥。輒望如明眼人。勢有不能。然果能精進念佛。決不間斷。待至藥足病除時。自能徹見光明。始信吾言不虛也。

後函略爲三答。一段云。譬籍安徽桐城東鄉。凡敵鄉讀書之人。大都拘執儒家經史。及程朱理學。謂孔子罕言性與天道。以此理本空。恐專精此理。反足惑人害世。流弊無窮。因引程子云。佛氏之說。比楊墨猶爲近理。爲害尤甚等答。云。程朱皆暗竊禪理。明誘佛法。惟因欲傳其學於弟子。不得不誘佛。如商人買賣。不得不揚己貨之美。毀人貨之劣。此稍有學問者。皆能洞知程朱之弊。貴鄉諸君。至今日尙執此見。則是坐井觀天。誠難與言。至孔子罕言性道。恐能知者少。而佛法兼包世法出世法。不止性道。如今教人念佛。何必與人談性。且念佛又不荒廢各人職業。卽在家士農工商中修行佛道。既非落空。亦非迷信。流弊何在。惑害何從。閣下何不一一指而質問之。

二段云。儒門學者。誤入佛門。甚或矜奇好異。謂大地山河皆是心造。世人但打掃自己心地清淨。則大地山河未嘗不可造成極樂世界。凡如此等荒謬反常之異端邪說。大有障礙吾儒教純正之學。彼道教亦無此異端邪說。卽耶教及各教。又何嘗有此異端邪說云云。答曰。觀此人所說。迂腐淺狹。死守孔子。又不知孔教爲何物。或曾入道教耶教。

故高提儒教爲護符。不然。釋氏一切唯心造之旨。卽俗諺所云心卽神之意。稍有知識者。無不信有唯心造化之理。但不通佛家唯識學者。尙恐心造的事作不到。斷不敢謗無此理。今乃謂心造之說爲荒謬反常。異端邪說。則是人必不肯信自己有心。其自視必如土木瓦石。更何足與談佛法哉。

三疑云。佛說阿彌陀發四十八願。亦不足信。嘗考唐譯四十六願。宋譯三十六願。漢吳二譯皆止二十四願。天親菩薩無量壽偈亦云。誓二十四章。惟有魏譯四十八願。此等疑案。非經阿彌陀佛自行判決。莫由得明。答曰。阿彌陀佛之願。無量無邊。釋迦牟尼爲度此土衆生。略說其相。亦無定數。翻譯諸師。或開之爲四十八。或合之爲三十六。二十四等。而要以四十八願爲適中。遂爾通行。然就此疑翻譯之或誤。猶稍近理。今乃不疑翻譯之誤。獨疑經不可信。又欲待彌陀自決。何其不善思維乎。

略閱兩書。問意似誠。亦似曾閱多種淨土經論。惟所談牽引儒道耶穌等最淺陋語。以相質難。似又全未發起正信者。何以故。若已發起正信。雖有腐儒無理毀謗。卽可直斥。

其非。何待廣引來問。若謂自不能答。卽一心念佛。不足與辯。何爲津津稱道。似以彼言爲有研究之價值者。總之從來書前後詞意考察。所引他人之說。或是假設。殆卽足下自有此疑。借他而發。果爾則閣下雖讀淨宗經論。隨緣念佛。實則於淨土無真信心。不信則決不能起行發願。念佛而無信行願三字。則與未念等。是故吾欲忠告閣下。旣年近花甲。來日不多。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切不可徒作戲論。以自誤誤人。從今以後。發起真實信願。一句彌陀。堅持到底。任他邪說滿世。而此念絲毫不移。則異日九品蓮台。決定有分矣。

致曾錫光

陳安清等

頃閱與聖斌和尚大函。欣悉曇花寺廟產。蒙大力從中維持。該廟產得有慈悲救護。

如閣下。同人爲該廟幸。且爲佛法前途幸也。然有不能已於言者。自戊戌政變。歐風東漸。羣尙物質。士大夫且迷於優勝劣敗之說。懼爲弱肉。謀爲強食。肆人欲之橫流。求我私之進步。上行下效。習焉莫察。人心險詐。慧日無光。衆生之障礙於是愈深。因果之定律孰能通曉。年來滬濱颶風。甘肅地裂。北五省旱魃。南七省水潦。以及各省之兵燹。各地之土匪。觸目驚心。不遑寧處。何莫非吾人貪瞋癡三毒之業所自造。如彼種因。宜果如是。大昏暮夜。安知所止。非有出類超俗之士。提倡宗風。潛移默化。莫能挽斯狂浪。矧川省入民國以來。無歲不苦兵災。近且土匪縱橫。民不聊生。不將因果業報關係。愷切宣說。實力倡導。使了然自造業。自受報。自種因。自得果之種種諦義。更無他道可以補救。迺無知之徒。利用機會。不負保護之責。而存破壞之心。不種菩提之果。而造地獄之因。如視學員李桂森等。假興學以提各廟稟租。貴鄉鄧希元等之欲加穀以給獎勵諸事實。推彼等之胆大妄爲。誠屬愚蠢。曷足以語因果業報。挽回世道人心之大義。惟有詳列彼等罪狀。按大總統公佈內務部修正管理寺廟條例第二十三條所載。證明彼輩違背第十二條（寺廟財產

不得藉端侵佔。並不得沒收。或提充罰款。規定。侵佔寺廟財產時。依刑律侵佔罪。呈請各當道處斷。以止其貪欲。以弭其凶愆。若彼輩翻然改悔。中止其行。同人亦不過事追問。同人皈依三寶。卽法王子。凡意在破壞三寶。以及侵佔三寶所有產業者。同人。有護法之責。誓必永遠爲各廟後盾。俾衆僧得資生以清修也。閣下達人。諒樂贊助。

與月波姪論念佛法門

慧音

前聞爾向鑑如索閱佛經。爲之一喜。囑卽檢數部寄之。旋得復書。云於念佛一法。不能無疑。有念佛卽是彌陀。然則念南無孔子。不卽是孔子等語。姪于佛學素未研究。無怪其然。卽余於四十以前。亦深鄙其事。而孰知竟犯謗佛之罪也。念佛一法。看似粗淺。其實

至圓。至頓。至元。至妙。而又至簡。至便。可以普被上中下三根而無少欠。昔文佛在世。不待啓請。親向智慧第一之舍利弗宣說。佛語不信。再信何語。諸大菩薩如文殊。普賢。觀音。勢至。位超等覺。皆發願往生。中土如晉之慧遠。宋之永明。明之蓮池。憨山。藕益。諸古德。皆再來菩薩。莫不贊美此法。居士如白香山。蘇東坡。黃山谷。彭尺木等。孰非慧業文人。而亦奉持此法。我輩何人。敢薄此而不爲乎。其薄此而不爲者。大率未諳三界惟心。萬法惟識道理。今以限於篇幅。故姑不具論。誠就吾人一念心起。與十法界相應言之。若此心與平等。平等。大慈大悲。實相無相。寂照照寂。體用一如相應。卽念佛法界。能與六度萬行相應。卽念菩薩法界。以無我心與十二因緣相應。卽念緣覺法界。以無我心觀察苦集滅道四諦相應。卽念聲聞法界。與四禪八定以及上品十善相應。卽念天法界。若與五戒相應。卽念人法界。若修戒善諸法。而嗔慢勝負之心太重。卽墮修羅法界。能念下品十惡。卽墮畜生法界。若念中品十惡。卽墮餓鬼法界。若念上品十惡。卽墮地獄法界。此華嚴經所以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也。吾人試一檢點二六時中。所起之念。與何界相應者多。便知他

日受生之處。以心能造業。隨業受報。因必有果。果不離因。故明乎此理。則知心能造業。亦能轉業。佛所說法。無非轉業。生污染業識。成清淨白識。念佛法門。亦是此理。梵語阿彌陀。華言無量壽。無量光。法藏比丘。證得自性之無量壽光。曾發四十八願。願願度衆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可謂苦口婆心。我輩凡夫。本來自性。也是無量壽。無量光。只以一念無明障蔽。妄想執著。而不自證得。故倘今以至誠心。悲痛心。發願念佛。念西方佛。即是念自心佛。念自心佛。即是西方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念到不念而念。念而不念。是謂念佛三昧。三昧者。一心不亂之謂也。念到一心不亂。則不爲業牽。而業隨心轉。欲生西方。自然往生。以自力他力。光光相應。無二無別。故雖然念佛正行也。一切戒善助行也。口念佛。心憶佛。則一切行爲動作。必與佛法相應。否則一面念佛。一面作業。則念佛之心。不敵作業之心。臨終必被業牽。欲生西方得乎。口念孔子。心想孔子。則一切行爲動作。必效法孔子。始能作孔子。非只口念孔子。便作孔子也。姪近聞佛教。有念佛法門。而不明念佛之理。故疑而不之信。余探索佛學。亦有年矣。的信此法。可以出三

界了生死。在今日末法時代。衆生業重。尤爲當機。毋論在家出家。有事無事。爲男爲女。老爲少。爲智爲愚。爲賢爲否。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爲貴爲賤。都可行得。不費半文錢。不廢人生職業。如此妙法好法。再不信受。又有何法可信受乎。况妄念是病。念佛是藥。藥到病除。反疑而不肯服。雖有醫王。亦無如之何矣。大凡年少而有世智聰明之人。聞人談玄說妙。看經講教。必詫爲高深。說到念佛。鄙爲齋公齋婆之所爲。不知衆生之所以不能出三界了生死者。病在顛倒妄想。八萬四千法門。皆是文佛治病方藥。以他法治病。病有時不愈。非方藥不靈也。患在衆生病根太深也。以念佛治病。無病不愈。非病不深也。以仗佛願力。一生西方。可與諸上善人。集會一處。自然不退轉也。上來所舉。皆是佛祖至理誠言。非余一人私心臆說。悟得此理。參得此透。有不信佛念佛者。吾不信也。姪在家無事。儘可學佛。學佛不必遠求。念佛便是奇方。不礙在家。以六親眷屬皆法眷故。不礙事忙。以放下事。便將一句佛號提起。打消妄念雜念故。不礙有病。以念佛正要病時念。病時作得主。死時必作得主故。爾父爾叔。近于佛法同發信仰心。日持金剛經數卷。春初見面時。曾請其

以念佛爲正課。誦經爲助課。蓋誦經在深悟其理。有時事忙。或有病。不能奉持。若念佛則無時無地不可奉持。高聲念。低聲念。金剛念。默念。緩念。急念。多念。少念。均無不可。真無遺寶藏。歸元捷徑也。其卽以此書轉上爾家諸父一披閱之。余秋來多病。扶疾書此。以當藥石。望誦信此法。毋再生疑。若有疑不妨致問。余亦不厭詳答也。

致歐陽竟無先生書

(十一年十月)

袁聞純

往於金陵佛典各序跋。及各雜誌日報。略窺緒。藉知深柳門下。大有傳人。欽慰無量。深柳遺屬諸事。其大藏輯衆提要。未絜果誰繼業。觀尊著籌刻全藏緣起。禮大思精。曠世希有。提要之任。諒匪異人。釋門目錄之學。固見所及。當以蕩益知津。爲衆流總匯。然爾

時滄海遺珠。沈沈掩耀。局面未普。遇也奈何。卽開示知見。亦輒有過略者。總目列各種符號。初無發凡。尤難審用意所在。又其稱此土述作。獨肇公暨南嶽天台。醇乎其醇。特入宗論。他俱不爾。三公則信善矣。東土槃槃。甯無更起。諸斯論定。宜否待商。冀伸明辨。乃若挈存佚之精全。抗前修以高駕。頻舍大部。旣謝夫諦擇。商館續刻。并待夫斐裁。成竹胸羅。斷推仁者。雖全藏之成。難期不日。而折衷所寄。欲免淹時。外此瑜伽略纂。備記二書。旣屬奇寶。咸希早出。（按作書時。倫記尙未印出。）以上各籍。均約可何日殺青。幸示端概。下走障深根鈍。慕道憾晚。遙挹法風。曷勝翹企。每慚布鼓。怯過雷門。適友人函繩盛美。兼勸甯遊。就聆無上教益。刻牽未能。容圖少緩。倘因緣感。無礙德音。聊抒毫素。不罄欲質。江雲寥廓。渺渺予懷。

代答吳退盒居士

大圓

頃由敝社長太虛法師送來尊札。囑作復。謹據管見。代一商榷焉。凡佛垂言教。不可執爲一定。卽金剛經所云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佛說不定。若聞者執定。則觸途成滯矣。如來札云。既知雖一切諸相卽名諸佛。何不憶如來所說諸相具足。卽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乎。極樂國土。雖具足諸相。不可謂卽是諸相。然亦不可不名諸相也。又既知心經言空中無色。何不憶彼經言空卽是色。色卽是空乎。惟空卽是色。則淨土本空。而能顯現七寶蓮池金銀瑠璃等。惟色卽是空。則彼金銀瑠璃等。亦不可認爲紅塵色相。是故佛之說空。本有二種。有以斷滅一切爲空者。謂之頑空。亦曰惡取空。有以幻色本空爲空者。謂之真空。亦曰妙有。此義頗深而有味。若能細閱佛經。當深造而自得之。儻不深究。但執經中一二語句以起疑。則疑卽不可解。佛法在難聞矣。居士既有志研究。正宜先閱淨土諸經論。漸及楞嚴維摩諸經。迨慧解有基。再看金剛等。則自知淨土境界。與金剛說空無廢矣。

餘不具。專此奉復。順問起居多福。唐大圓代啓。

致張葆元先生

十年十二月作者書後聞張移地故未得達壽彭現又去矣亦尙未見也

袁聞純

前敵同鄉曾伯祥君由省來函稱晤先生與談李正權先生往事。舊雨愴懷。彌益哀悼。兼及下走行徑。錯蒙印許。隨付尊刺。願辱蓮交。下走學業略無寸得。佛理更未入門。幸垂異顧。適增慚累。特此事因緣。亦有足爲君子述者。下走與正公。誼兼師友。復聯兒女之好。正公生前交遊。略能耳熟。每誦言先生。以爲緩急可恃。下走意殊嚮往。願嘗漂流東國。羈滯京湘。竟未獲偶親顏色。去冬閱海潮音月刊。載長沙正信會。恰有高名爲之色喜。然以生平未始邂逅。未便率爾通問。誰意時節到來。緣會君偶一立談。遽此脈脈神接。比於

靈山夙會。儼然未散。佛法之後果。前因。不可思議。乃爾。直令人悲喜無端。轉念正公。晚在。頗思學佛。而病患牽纏。着力不得。逾揣太息。正公長子壽彭。雄魄欲過。乃父愛國熱忱。一無二現。歸自英倫。暫羈黃浦。下走會函。勸其探尋覺海。冀超越人天。解悟未見深信。想善識如先生。尤有勝妙方便。接登彼岸者。當不靳為故人一伸遺志。了此公案也。

勸孫思昉覃精佛學

張純一

數承寵舉。謙稱。愧弗能勝。孟子云。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韓退之云。師不必賢於弟子。一將何從。鄙意任呼為牛為馬。無不可也。今者學絕道喪。天地晦塞。老弟獨能重道。而以不學如一者為師。一無報稱。奈之何。一自慚形穢。每欲寡過。而未能行。與世違。頗思鑽頹。

風以自奮。今知無能爲矣。甚望老弟內顧無憂。於治羣經諸子之餘。更覃精內典而力行之。蓋老莊孔墨之書。非不精微廣大。衡以佛法。均非了義。今世人心。汙濁已極。非暢宣佛法。斷不能挽浩劫。蓋平天下不難。而平自心爲難。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老子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圓覺經曰。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誠以平等真心本際。感無不通也。願欲平人心。貴能無我。是則舍佛教。唯識學三論宗不爲功。世間哲學。卽一攝萬。匯萬歸一。立義圓滿。析理精密。無過佛教者。一治景教。以該教勢力徧全球。而真義無多。西人未聞佛法。種種陋妄邪見。害人不淺。將藉佛法宣其蘊。正其謬。補其缺。庶引導歐美人歸向正法。有階可升。而戰爭劫奪之禍自少也。及治墨學。亦因當今學子埋真逐妄。多開方便之門。期皆兼以易別。轉識成智。所謂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也。竊謂一切國故。均須依據佛學整理。以佛學爲最高深之科學。規律精嚴無匹也。老弟以爲然否。一夙聞金山江天寺禪功第一。近特往游。究其真相。果爾不立文字。盡除戲論之糞。遇一僧。見人輒

膜拜。蓋治我慢良藥也。談次謂衆皆佛。禪行俱高。一極傾倒。又聞寶華山戒律第一。今欲起佛法之衰。當從此始。往參之。乃知已有同志數人。於此出家。皆誓願弘揚佛法者。遠識毅力。一愧不及。實甚慕之。因吾人性命。在呼吸間。三途可畏。允宜及時修持。出家視在家。習氣較易除也。老弟文思出衆。誠未易才。一愛之敬之。尙請本其所學。參稽佛理。融會歸趣。了證本來。安大智若愚之素。厚大器晚成之儲。一樂爲執鞭焉。大著逍遙遊釋。墨子大取釋義後敘。見卓思精。文尤絕俗。極愜鄙懷者。均十之七。餘亦未敢輕視。此就管見言耳。拙著墨子閒話箋。墨學與景教。墨學分科等。所有謬誤。統希匡正。示知爲幸。

致太虛法師

稻葉圓成

太虛大法師台鑒。海潮音隨刊隨贈。名論卓說。每誌滿揭。隨喜感嘆。而復贈閱「佛乘宗要論」一部。既收到一閱。了書中論現代時弊。說佛教需要。剴切批評西洋哲學。堂堂論陣。有天馬行空之概。不勝欽佩。至本論第三章第十節。大乘果門派中。以日本三宗爲果門派。亦無異議。但敝淨土真宗中云。「賜號見真。故名淨土真宗。」（七十八頁）此不是賜號見真。爲數十年前淨土真宗之立名。蓋立名已經過七百餘年。所云淨土真宗者。淨土宗中真實宗之謂也。日本淨土宗。專以西方願生爲宗旨。以持名念佛爲行要。有自力。又有他力。但自力念佛者。未信樂彌陀本願。以持名口唱爲本。故曰非真宗。他力念佛者。以信樂本願爲要。既先信而後任運持名。卽他力念佛真宗之號。所以立也。我宗以信爲本。決不變持名念佛。讀餘隨意卽報。未暇顧瀆獅子法座。請諒焉。復申佛學院印行「小乘佛教概論」原著者舟橋水哉齋藤唯信兩位。現在大谷大學教授職。敝衲之師友也。兩位頃欲獲該書一部。囑予卽刻送本爲禱。如郵敝衲乃可。

復大圓居士

黃涵之

接誦環雲。并讀月刊。正法覺人。雷音警世。欽佩曷勝。弟夙根淺薄。對於佛經。既少研究。安有力量宏揚大教。深荷印師不棄愚頑。時加誘掖。私心自幸。可少免罪過。迺承閣下過爲推獎。愈覺汗顏。前接漢口佛教會佛化報出版宣言。當經寄去全年報費。囑從第一號起按期寄來。閣下如與該會接洽。望即轉告。速寄。貴社月刊。弟亦擬從第一期備一份。倘能收集齊全。迅予寄下。應價若干。示知照奉。至拙著之淨業指南及勸世白話文內。有戒殺放生文一篇。原意尙嫌未能詳盡。現又擬一篇。以原文爲上篇。現擬爲下篇。將來再版當即印入。寄奉教正也。弟尙有一志願。擬續編往生傳。惟因事體重大。斷非淺學陋識。如弟者所可勝任。曾以此意質之印師。師謂此事不易輕舉。前者謝君鑄陳來函亦與

譚及。蓋此事不難徵求。而難選別事實。一有裝點不實。卽損全書信仰。貴處佛教昌明。善知識多。倘能發起提倡斯舉。則宏揚大教。其功德固不可思議也。未識高見如何。便中務乞見復。謝君行踪何在。亦望示及爲盼。

答顏慧欣居士

大圓

頃接手札。并尊師張君伯泉書。冗忙未復。今稍得閒。覆閱一過。知居士大心利他。遂勉貢一得之恐。以當隨喜。按孟子猶云讀書宜以意逆志。外書且然。况在內典。更多密意。非可泥執。歐陽居士師弟志在宏揚唯識。以賢首未流。偏執五分判教好冒圓頓之名。尸起信爲捷徑。權侷真如。輕視唯識。以譌傳譌。欺惑後世。而推原禍始。猶在起信。是故歐陽

唯識抉擇談。特斥起信不談正智。及真如無能所熏。不能與無明相熏等。因熏習義。復諺起信似小乘分別論等。並未談及似不平等因外道。太虛法師作總抉擇談。但對歐陽施救。祇就三性判析已足。固無容頭上安頭。自生枝節也。王君恩洋服膺師訓。得未曾有。文思亦暢。因而推演師說。就熏生義推究起信之弊。將必有人執真如爲一實物。能生萬法者。此亦因起信言稍簡略。後人粗心。易起謬執。是其所破本在執起信者。非實破起信也。今試徧察起信原文。實無真如生萬法之語。若指真如爲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言。則彼說真如與諸法不一不異。非說萬法從真如生。若猶不信。則莫如讀起信對治邪執一段。其破我之五種。已能盡破真如之執。况又破法執。則二空已顯。生於何有。能生復何所依乎。在昔馬鳴本爲初入大乘者。作起信。恐深而詳者難入。遂談簡略。又以簡略恐人誤解起執。特作此對治邪執以防弊。王君不過因後人不善讀書。或雖讀而不細心者。作此增語。以當棒喝。其實馬鳴早於二千餘年前。破執已竟。亦不待今日之多言也。然馬鳴言之不知。王君再言之復不解。足見末法衆生。業深慧淺。甚可憐愍。故拙著解惑之作。亦孟子

所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尊師張君所疑。皆可以此義解答。令思過半。

答曾樂玄居士

大圓

接手書問以數事。固知老弟於此等了了常知。但欲利他。爲此請問。殆窺基大師所云匪汝發之千鈞。誰發我之萬碩者哉。然余爾來利他事忙。亦不及多言。試稍言其崖略。一唯識雖繁。要在明三性二諦。明有俗諦。真諦方顯。明有真諦。俗諦無礙。三性本攝一切法藏。而唯識所重在依他起。從依他起上起執。名徧計所執自性。去依他起上之執。亦卽名圓成實自性。雖開爲三性。合則祇一依他。如是他宗或說空或說不空。唯識則說非空非不空。以明中道了義。以此循序研成唯識論攝大乘論瑜伽師地論等。雖建言萬殊。而

其旨要終不能越斯軌轍也。二持名之妙。在攝三根。上根一念攝歸唯心。雖作觀波瀾。不出心海。真且不有。何有諸妄。中下循名責實。亦因妄顯真。念從心發。卽名亦佛。如人飲食。雖不知味。亦已親證。此佛慈悲。所以施異方便。然經云菩薩雖知一切國土衆生皆空。而必莊嚴淨土。廣度有情。亦是乘唯識依他如幻之教。既知依他如幻。雖熾然談信行願。亦當體皆空。惟當體皆空。則信行願三者。炳然齊現。不須泯慮。亦非空洞無著。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惟空則能從緣顯現。依他如幻之一切法。若不空。則是常是一。永無改變。一切念佛修禪等。皆爲無效矣。此空不空之義。佛法中之最上微妙第一關鍵。應善思察。三如上研唯識理。明如幻義。則心境二義。本是無礙。無待煩言。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言。乃後世解起信者權伺之言。不可依之以判心識。欲辨心識真相。須正依唯識。四若云諸法自性以真如爲本體。則世人容易起執。真如爲有實體。不如說真如無體。以諸法自性爲體。庶鮮過咎。有情無情之分。可觀海潮音第十二期太虛法師所講性釋。可得了解。若云木石氣味不同。爲其本體自性。卽疑真如非一。此乃誤解。自性與共性相對。亦

即差別相。亦即不相應行法之衆同分。（觀本刊第十二期予所作之心無性論自知）萬物則萬不同。故氣味自別。真如乃諸法之共相。法雖有萬。真如豈有二耶。至陽明謂草木瓦石皆有良知。亦由其相推及真如法界性。彼真如徧一切法界。孰謂木石等獨無耶。五真如有用無用等說。但看本刊第十一期真如正詮。自當渙然冰釋。清風明月之喻。雖有相似。未免影響之談。無當實用。總之世出世間一切學問道術。貴有真實的解。欲求其真實的解。非究唯識莫爲功。老弟英敏青年。前程遠大。勉進斯道。予日望之。

答某師書

太 虛

（前略）某十年來所持論旨。在並弘大乘各宗。以通達其平等。而標顯其殊勝。平

等達則障蔽除。殊勝顯則信行起。義若相反。事固相成。言之間有抑揚。亦明其短長互見。無可高下而已。夫揉曲木欲令其直。必反其直而曲之。而后能直。賢家判教。對大乘性相。抑之獨甚。以欲除其抑故。從而反抑之。反抑之非抑也。使底於平耳。座下知賢首融性相之諍。爲時之所當言。何不知今融權實一三等之諍。亦爲時之所當言乎。某雖不欲墨守古人家法。然對於墨守古人家法者。屬之各標殊勝門內。敬之重之。初不歧視。以非獨標華嚴殊勝。不足起華嚴之信行。猶之非獨標彌陀殊勝。不足起彌陀之信行耳。斯意深長。他日當有專書問世。今姑止此。（後略）

致太虛法師

傅子揚

久違法教。時切馳依。近維利自利他。少煩少惱。爲煩無量。頃據于淨平。居士函。自述親透三關。恐係光影門頭。而云四大海水。若干滴數。悉知悉見。亦恐係邪見所生。至收回租界。強起利權等語。則其煩惱私毫未破。尤爲惑之大者。其流弊所極。恐將等於妖教唐煥章。弟子擬直破其癡。而慧淺障深。實不足以啓發。爰將原函轉呈座前。懇賜垂覽。大發慈悲。加以棒喝。俾出迷途。而登覺路。免其自誤誤人。想吾師樂教不倦。諒豪儻從也。

與鍊心宗兄

大 圓

我輩學界中人。入佛之程序。與普通有殊。然最緊要在使深信生死輪迴因果。應八字此信矣。必思自己與衆生皆墮此苦中。決求離苦之法。求自己離苦者爲小乘。若求

與衆生共離苦者爲大乘。若雖信此八字。不求出離。但以佛法作哲學文學研究。是卽非眞信生死輪迴等。雖終日看佛書。不得其門而入也。弟昔初看法華經時。恰是此境。卽周歧峯君往日亦墮此流。若信此八字。又眞欲求我與衆生同得出離。其勢決定專求佛法。萬不可雜三教而爲言。何以故。以彼儒是人乘。道是天乘。皆在六道輪迴之內。本不談解脫生死輪迴之法。彼既不談。而決欲從之求。是莊子所云求馬於唐肆。豈可得哉。然佛經有云。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若就利他方便言。自有貪著名利。執持舊見不捨者。亦可導云佛法如何似孔似老。似今日哲學科學等。使彼就路還家。及已上路。則必實告彼種種路太迂曲。且多三叉。易致歧迷。卒難到家。惟此一條坦平大路。直到無疑。彼若如此信入。方名眞信。旣信則使大讀內典以求實解。旣得實解。則信益堅。自此由解起行。因行證果。如順風揚帆。安然渡到彼岸無疑矣。若因儒道等有與佛相似處。使謂佛法與儒道無殊。不必進求。是卽老氏所云大惑不解。亦卽我佛所云可憐愍者。惟以彼此不同。說起黨爭。致與教禍。亦是恐不可及。適如高論之所訶斥。旣承下問。敢布其區區。

致大圓居士

王弘願

弟自年來讀海潮音時。每得大著。輒如遇普賢行願。不忍釋手。近讀起信論解惑。更俯首至地。以陋劣寡聞。幾以爲能作是書者。海內唯記室一人。夫梁卓如之攷證。全捨東瀛學者牙慧。首所立研究豫備九章。直以馬鳴等諸菩薩爲大妄語人。放膽作僞造經典罪。此說如得成立。則佛經之可燒者多矣。此等言議。萬不足以熒惑信心之彥。故非駁之。亦易於着手。輕描淡寫。搏兔誠不必全力也。若吾家恩洋居士。承其師歐陽大居士之學。而作料簡。則壁壘森嚴。根據蟠固。克自樹立。成一家言。苟非性相融通。辯才無礙之大士。豈能發其墨守。然大乘起信。而判爲似教。則樹立其上。高踞其巔。之一乘教理。皆根柢。

推翻彼一乘教理而可以根柢推翻。何得謂之一乘教理耶。吾宗既著書力辯大乘之爲佛說。而又作此料簡。則直以護法之外無菩薩。唯識之外無大乘。深密之外無佛經也。不期而與梁氏合。反致崇法初心。應亦忤然而動。記室以博達之學。閱湛之思。精至之理。鋒銳之筆。著爲此作。實足以啓其蔽而匯其通。佛法一日不亡。斯義一日不沒。弟快讀之餘。深喜護教有人。其難能尤勝於評大乘起信論考證。此其所以俯首至地。隨喜無量也。蓋嘗論之。佛之說法。本有權實淺深階級。而徑路實相通。匪相通不足以爲佛法也。承學之士。非專攻一門。登堂躋殿。則必不能攝其精而深其趣。而既攝其精。既深其趣。則神味淵永。義致深邃。且自以爲無上而勿可易。此乃人之至情。亦理之所必至也。於此而稍隘其量。則其勢必專己自足。此判教之爭。所以開目西土也。弟於佛理愧未得其門。而略知此義。則嘗以判教爲整齊佛理之一大事。而必不可啓爭。向讀章太炎居士斥華嚴原人論。謂其以性相之說互駁爲不可。心嘗非之。夫性相之可以互駁。此其所以皆爲佛義也。性相之得以互駁。此其所以未臻一乘圓理也。圭峯故洩此祕。斯乃菩薩巧妙。而固可得

反唇相譏耶。其時嘗欲著論駁之。旋以不必啓諍。故自抑而止。卽於密教管於印光悲華二法師。亦偶辯而輒止者。亦此意也。然記室解惑之著。實孟子所謂不得已。非好辯者。蓋以其所闕者尤鉅也。既辱厚誼。又傾其推服之誠。遂不覺累幅。

答王弘願居士

大圓

奉讀手教。提獎太過。無任慙惶。解惑之作。聊爲海內崇奉起信者作一不平之鳴。其實亦是方便權巧。以君家恩洋居士之所言。我輩得之。本可相視而笑。然鐘磬以擊叩而鳴。苟一言駁倒。噤若寒蟬。或口欲言而意不達。無乃索然。爲欲引人興味。翻作增語。所謂可與知者道。難爲外人言也。惟大居士目光若炬。獨得玄祕。故其論性相旨趣。及判教利

病。不曾先得我心。出肺肝以相示者。誠令傾服不已也。至對於密教。圓本外窺。乃其所見。獨有契於居士之勝義者。不圖不思議之因緣。而心心相印若此。一言難盡。因賦七古一章。郵呈丈室。以博一笑而已。

答鍾太愚

戒常

去佛彌遠。邪說紛紜。若不起而糾正。慧命殆矣。茲有鍾君太愚。以四義質疑。雖明日黃花。而於佛教前途。不無關係。爰以管見所及。答之。願海內善知識。與無緣慈。起同體悲。刪而政之。不勝馨香禱祝也。

(一) 上古迄今。恣排佛教。以要譽者多矣。如韓昌黎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自後漢

漢時流入中國。而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陋哉此人。未曾研究佛學。順口開河。豈不聞古傳云。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耶。舜與文王皆聖人。後世亦可夷其人廢其法乎。古人云。擇其善者而師之。不如我者而去之。未聞有畛域之歧視。主客之異爭。聖人所生。隨機而應。或生中國。或生東夷。西夷。生雖殊方。得道相符。愚哉韓子。坐井觀天。任意詆毀佛教。妄捏爲夷狄之法。殆所謂未見顏色。徒作瞽論歟。

(二)釋迦如來。生於中印度迦維羅國淨飯王家。爲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嚴殊特。弱冠棄金輪王位。出家脩道。成等正覺。所證法門。卽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實行平等之法。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若利若鈍。若智若愚。或聽一句。而證法身。或聞半偈。而登彼岸。燒香散花。皆記成佛。舉手低頭。并與授蒞。所度衆生。無量無邊。稍展內典。皆歷歷可考。中國史籍。眼光如豆。又以儒家謗佛者多。未及備載。豈可以黨同伐異。一面之詞。爲信史乎。

(三)佛教人天最淺之說。五戒十善之行。若善用之。皆可以無爲而治天下。昔宋

侍中何尚之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則編戶億千。仁人百萬。而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洵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况大乘佛法。六度萬行。皆是自利利他。積極進行。豈可云救世之心。恆處被動。惟足下所見者小。如從管窺大。謂天爲小。天豈真小哉。

(四) 研究佛學。務須實事求是。精益求精。雖五時八教。十宗三藏。使初心研究者。望洋而歎。然撮其樞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塗。若有定力。決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入大乘位矣。學佛者。勿習口耳之學。裨販如來。披獅子皮。作野干鳴。須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當生難遭之想。希有之心。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非然乎。

答高山居士

佛 隱

每讀華箋。似乎靜修有得。弟苦遠隔千里。未能窺其邊際。聊以筆墨試之。及接此次來函。不意拔劍起舞。怒髮衝冠。雖在數千里外。如聞雷霆之聲。殺伐之氣。經言三毒。瞋字尤苦。華嚴經說。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昔人有道高德劭。因一念瞋而墮爲江西那亭之鱗者。足見學佛實非容易。不可以口頭三昧了事也。弟於千槌百鍊之後。始得降伏此念。至今心如古井。波瀾不起矣。然猶不敢自信。常加偵察。猶懼走漏。居士修行有年。於此關毫未打破。甚爲危險。且就唯識理談。凡起一念。卽薰入第八本識。攝爲種子。及因緣成熟。終起現行。居士函中所發誓云。招賂眼報。墮無間獄等。須速向佛前發露懺悔。否則與弟無損。而於居士實大有害。念在相知之深。故相護持愈切。不敢不極誠忠告。願深思之。

復展霄從兄

唐大定

前讀家書。知叔父西逝。然未明後此之變。讀此次來函。方悉吾兄又抱鼓盆之憂。淪此大哀之境。不禁爲之歎惋無已。顧此暫時之幻影。而古今來英雄豪傑。才子佳人。實不過爲造化數十年之弄兒。卽風捲雲馳以去。昔人對此莫可奈何之境。亦只知飲恨吞聲而已。弟由長兄皈心覺王之後。時聞妙法。知十界依正之美劣。皆由種識之變現。既入五濁。生死難逃。因種已往。無可轉移。設欲長生。必往諸佛淨土。若此土生活。彭殤一例。在昔莊周一生死輟悲哀。誠是見理已審。非徒爲銜怪之詞。至云不忘立功於當世。欲致所生以光榮。是固丈夫之雄。儒者之事。然自民國以來。許多英雄男兒。不惜以白骨赤血點染山河。及至於今。猶是賊殺兼併。實未減少許之痛苦。得微末之幸福。吾兄若果能如彼等。

固不妨振作一番。若時勢不可必。功名難決就。僅慕一時之浮利。失三難之機會。則未免遭達人之指摘。依弟愚見。兄宜卽此自警。祛兒女之悲態。修持名之功夫。觀此世之無常。孰長年之能執。慕西池之安養。同日月兮無極。捨此界之利祿。運眷屬以西邁。較舜會之大孝。突高出於萬倍。復次人生需求。無過衣食住之三者。吾兄能奉母治家。三事無缺。且。有餘裕。正可放心學佛。引導家人同登覺岸。似不必急急於此中尋求也。弟愚無似。學殖淺薄。以兄正在悲哀。聊進片言。以開拓其意。伏願採擇。更求教益。

與某君論改良教育

蕭願西

邇者國亂政靡。教育一途。日形枯窳。銜新之士。多趨重於物質文明。然科學益發達。

則殺人利器益精巧。而世界競爭益劇烈。形式上雖似進步文明。而精神上仍然退步野蠻。故歐戰告終。列強亦頗以創經痛苦。皆翻然悔悟其非也。吾人當此羣龍无首之時。而談教育。尤在改良人心。間嘗考之。今日之亂。由於人民之機巧變詐。而機巧變詐之成。由於各人不究本原。所謂本原者何。卽吾人之心也。佛經上說萬法唯心。心本如如不動。清淨平等。徒因一念之妄。逐次而現十法界。末世衆生。妄念紛飛。時而造修羅業。時而造地獄業。時而造餓鬼畜生等業。以致世界國家。相鬥相殺而不止。一切世間政治學術。皆從外求。終不能救。故欲從根本施救。竊以爲必提倡佛法。使人人知輪迴生死因果報應之理。徹底改造。以復其本來覺性。庶幾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而世界有寧靜之日矣。吾兄素具卓見。想於斯言不致河漢。若表同情。最好於貴校修身一科。參以佛法。其教材可取安士全書及印光文鈔等。文淺義周。事理融洽。皆爲佳妙。未知高明以爲如何。

致大圓宗弟

唐鍊心

來書欲兄由博反約。深以爲然。近來於儒經注重尙書周易。於佛經雖看二十餘種。覺其說法亦多相同。擬於楞嚴法華兩種。多加窮研。惟自慚戒力不嚴。定力不足。雖於理有悟。決非真智慧。不過情識知見。於道祇能見影耳。蓋吾人自無始以來。總在六塵五蘊中。生死流轉。業果不斷。凡心不盡。佛性不見。固其宜也。讀弟漢陽水警應講演發菩提心。與大乘真實相演論。平實真切。能引人由衆生知見。入佛知見。真是悲願盈懷。如試觀劉寬婢污朝衣。至卽聲聞緣覺。乃至大地以前菩薩。亦難徹底了達云云。與五台居士光祖陸公五燈會元序。理解如出一口。是皆智慧所照。故能旁通四達也。太虛法師看其講演。知佛法固無疑。問之煥吾弟。言辦佛學多麼。聲氣廣通。是一能幹和尙亦無疑。但兄欲考其究竟者。戒定之力何如。真智慧何如。苟戒定力不足。從書上知法。雖有悟不過在慧耳。

又聞之長沙張君琴蓀言。太虛法師在湘省說法。多貶退孔老。此則兄大不以為然者。竊謂法師欲宏宣佛法。發明佛法足已。又何必貶退孔老乎。豈因韓朱排佛。五岳道士鬥法。至今猶欲為佛門作報復耶。又讀法師所講佛法悟入漸次一篇。司筆記之陳維東。於儒教亦加貶詞甚多。殊屬可笑。兄意居今世道人心壞極之時。欲宏宣佛法以救之。須真有佛祖大慈大悲之心。於各教宗取其同。不攻其異。取其善。不攻其惡。庶能化異為同。化惡為善。有大同之教義。然後造大同之世界。佛法本無邊疆。道德原無界域。奈人心見小。動生門戶之觀。遂多彼疆此界。甚至因教義而起教爭。如天主耶穌新舊之爭。殺人流血。在今日不得不預防其微。而杜其漸也。兄別弟數年來。愧無大所得。惟確知心體大於天地。等於虛空。一切各教。皆由心出。削教始祖。皆有獨到之善。其後無不壞於小知偏見之徒。如盲人摸象。八人八樣。說來各各不同。無一知全象者。佛教如是。孔老亦然。但吾人決不可因和尙之壞而罵佛祖。因秀才道士之壞而罵孔老也。兄近年來所抱志願。將來所成仙佛聖神。聽其自然。惟決意不為流寇之儒。割據之儒。偏霸之儒。至俳優奴隸之儒。三十

年前已鄙而憐之矣。讀書於諸子百家不分畛域。惟擇取以充其心量而已。智求其圓。聖則師之。行取其方。賢則友之。凡分門者未嘗無賢人。兄直斷爲割據偏翳者。不決敢奉以爲師也。又嘗將孔佛書對讀比較。覺大體皆同。其不同者所處時地不同。故制用有不同耳。又因耶穌天主教徒之狂妄。私據上帝爲己有。於宗教上欲爲專制魔王。心中實不能無芥蒂。如有人焉。貫通三教。道德宏深。神通廣大。聚三教之徒而改造之。以抗彼專制之魔王。使彼狂妄之教徒。不能不俯首於我聖神。仙佛之座下。洵一大快事。兄障礙深重。聞道苦晚。愧戒定之功不足。不能得大覺。敬靜之功不足。不能由明而誠。於道祇能見影耳。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於物欲情感。有時猶不能無動。年逾半百而猶如此。真可愧可恨矣。吾弟其何以教我哉。吾弟於佛法大有所得。但兄意總在戒定之功。戒定之功足。慧光自然顯發。佛法原不在語言文字也。兄所以欲考太虛法師究竟者。到底是知佛法乎。得佛法乎。若徒知佛法而不得佛法。則不能自度。何能度人。譬猶不知浮水者而拯人於水。是相與爲溺也。何謂知佛法。讀佛經演佛說而已。若云得佛法。必淨修三業。精勤六度。六

根所對。隨緣了達。萬惑斯遣。境智雙忘。至人法兩空。真空妙有。可爲得佛法矣。太虛法師度人之願似宏。但不知果能得佛法而自度者乎。抑僅知佛法而欲度人者乎。兄懷有疑。不能不取決於弟一言以爲信也。

答鍊心宗兄

大圓

前奉來教。匆復未盡。今重檢閱。知來意與佛大有關係。特稍竭懃忱。爲詳析之。來書云。看佛經二十餘種。覺其說法亦多相同。相同固然。但同中有別。所謂差以毫釐。失之千里者。非研究唯識。難以驟辨也。又云。自慚戒力不嚴。定力不足。雖於理有悟。於道只能見影。此雖吾兄自謙。亦由克己內省。方能自見。不謂非學問之進步。又云。欲從弟考究太虛

法師之戒定力。此乃參訪知識之必要。弟自媿短淺。未足以測法師之高深。惟親近已閱一年。聽所講經。並微察其志行。則密合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種種妙行。其所持爲大乘菩薩戒。所修爲大乘光明定。集福王定等。與二乘外道戒定不同。門外窺探。尤難得見。道高毀來。亦或難免。至云在湘說法。貶退孔老。或依方便權說。以進退爲對治之資。否則法師會親對弟說。中國儒道各教。皆與佛法不相違背。儘可攝入爲佛法之各宗。圓融如此。豈得自相矛盾耶。又云。各教以異同相角。致惹起教爭諸弊。此誠吾兄卓見。弟亦素持此議。卽太虛法師亦早已慮及也。又云。嘗將孔佛書對讀比較。見其大體皆同。其不同者。以所處時地不同。故制用有不同耳。此言最爲宏通可喜。蓋所處時地。卽佛法所云對機不同。制用不同。亦卽佛法所云方便多門也。但凡方便皆爲究竟而設。究竟者。簡言之卽目的。亦卽所云本來面目。迷本來面目者爲衆生。從迷求悟而修學。無論九流百家之說。皆是去迷之方便。至迷盡而本來面目現。方爲究竟。亦名大覺之佛。以此應知儒家之聖。道家之仙。皆是修方便所得之小休歇場。卽莊子所云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可以一宿。而不可

以久處。故人之成仙成聖。祇可云暫時休止。不得云成。若從此休止處進行。直達佛之目的。方可云成。然此處有一最宜注意者。即如不知有佛之目的可達。遂執聖仙等方便爲究竟。則所云聖仙。不獨不得名成。亦應名墜落。何以故。彼等聖仙。皆在三界輪迴之內。未了生死。以其所修福報。或轉生爲國王達官。能保其不造惡業而墮三塗耶。若自己洞知有佛之目的可達。但爲大悲救世。應時機之需求。而權現爲儒道聖仙等。是卽大菩薩行。乃名方便權巧。不名墮落也。又云。近來所抱志願。將來所成仙佛聖神。聽其自然。此語頗爲危殆。自然者。流轉之別名。聽自然者。卽聽其流轉。不能自主之意。弟數年前。頗中此弊。今明佛法。始能從因知果。而於成佛一事。公然自己決定。亦斷非他人所能搖奪。然吾兄所以鬧出仙佛聖神四級。而徘徊莫定者。亦由平日持三教合一之說。思想僥倖。對於方便與究竟。未能分清。遂不敢自決。依弟淺見。惟有從今直切了當。認清方便與究竟。先自發心決定成佛。（其他聖神皆不可云成。以其是未成之一階級。并未到究竟處。到究竟卽名爲佛。佛亦是一切道術成就之總名。不可云我非是佛教徒。不望成佛。蓋道術若已

成就。雖未入佛教者。亦皆名佛。若不成佛。卽是道術未成就。然後隨時應機。示現宰官長者理學哲學等。皆是善權方便。如百川分流。同歸大海。自無歧途之歎矣。又來書反覆討論戒定。似慮眷屬纏縛。終難持戒修定者。此在外道小乘。固當深慮。若大乘在家菩薩。則戒與定皆主積極。能化妻子恩愛爲大慈悲。又能以繁興萬用爲定。六祖偈繁興永處那伽定是也。則於吾兄現處之境。全然無礙。以是義故。弟敢斷言。兄若學他種外道小乘。決定無成。若學大乘佛法。決定成佛。區區之旨。願深察焉。

寄雲南月滄法師

悅安

奉讀大札。覺滂灑已極。安一介庸僧。寄生佛足。不啻緣木之蠹。苟延餘喘而已。何能

效君優遊盡日與二三知己作長日吟哉。至于碧樹之陰。綠水之濱。或遊或釣。（君釣而放生耶。抑釣而食之耶。一笑。）弟固知法師筆墨所至。故作與語。安亦效之。非諷也。或嘯或歌。尤爲隱者騷客之事。更非安所敢妄想能及也。嘻。君真雅人。故多雅興。于是乎放情山水之間。遊有柳陰亭。飲有玉棗羹。（來函云。友人進以酒。師以干律。故以棗羹代之。）唱有陽春之曲。和有白雪之歌。其樂也何極。雖然。獨不憐衆生莽莽。家國沉沉。潮流汲汲。更有不堪聞于耳目者。卽佛教事。如廣東之拍賣廟產。湖南之強佔寺院。痛心疾首。君獨不聞乎。抑將置佛法于不顧乎。且君夙有大志。發大誓。何今不振臂挽此倒瀾。而猶作清閑客耶。安爲君之好友。故不得不有言相商。祈海寬其量以納之。試分述如左。

（一）今之僧徒。大半飲酒食肉。甚至柳巷花街。爲彼等寄迹之所。依經懺爲生活。特南無而穿衣。終日鶩鶩。何異俗士。胸藏茅塞。目不識丁。或有詰難而論及佛法者。則瞠目無對。作啞羊僧。如斯者。佛法豈有幸乎。

（二）佛教雖以慈悲自利利他爲本。何無利益之公業發現耶。如學校也。醫院也。

此等不但可以養成佛教之人才。實能踐慈悲之宗旨。並可起人之信仰。達我佛自利利他之目的。（雖有佛教學校一二。亦不能普及于人民。蓋祇限於僧界耳。）豈可不一致思乎。

（三）不耕而食。不織而衣。雖為佛之制律。但現世衆生福薄。信施難消。况猶為社會之所嫉視。所云木蠹也。寄生蟲也。加以種種之名詞。莫非由此發生。吾等處此濁流之時代。甘受其淪沒乎。抑有所以振拔乎。然君非具大志而有願者耶。安雖庸庸。希望於君者久矣。茲敢貢獻數則。以為君勉。

（一）「多讀經典」佛法至深。人所皆知。若不研究有素。殊難入室。或致錯走路途。失却本旨。故不可不多讀經典也。

（二）「研究學術」現在人才輩出。若無學術。何能見重於彼等。不然。或致退彼等之信仰。甚而言和尙為庸物也。

（三）「堅持戒行」戒為達聖賢之軌道。無戒不可立。而殺盜淫。尤宜根本堅持。

不可少犯。輪迴苦惱。實出于斯。移勉之。

(四)「多閱報章」閱報可知世界之形勢。增長知識。而海潮音。佛化新青年。月刊。及上海居士林之林刊等。尤爲吾輩研究佛學者不可不讀。復次。現代新學。頗佔勢力。吾等欲宏大法。亦不可不研究之。安以熱心故。不覺言之冗煩。君得不以爲饒舌乎。君知安而復愛安。能不原諒曰「悅安。勉我者。愛我也。得不從其言。而副彼之望乎。」如是則安幸。佛教之前途幸矣。願君振起精神。勇猛努力。雖不能挽倒流於現代。亦可以振頹風於將來。勉之思之。

致大圓居士

王恩洋

敬啓者。數賜貴刊。深用感謝。得聞足下及太虛法師論議。至爲慰樂。比見虛法師志行自述。尤用歎服。慈宗三要。境行果備。信知瑜伽之教。足拯斯世之厄。吾人捨此無以應今時之機也。德不孤。必有鄰。豈不快哉。請卽代致拳拳之意。再有商者。貴刊近載佛像數幅。出自德人。斯固足以代表西人對於我佛之崇信。益足使國人見而興起。斯至善也。但我佛世尊。自與常人異。三十二相。八十隨好。三藏經律。備有明文。而德人之畫相。乃一無所據。且現老相焉。是蓋亦足表示西人識中所變之世尊。非吾人識中所變也。有背聖言。量實難和會。蓋西人固不信大乘。又不真信小乘。唯事臆測。以爲佛者。亦如耶穌蘇格拉底等耳。此何可爲訓。貴刊載此種畫像時。吾意應有說明按語。庶幾不違古訓。勿令此方俗人。亦於我佛難思境界。妄事推測。或毀謗也。是否有當。幸裁度之。

與大圓伯兄

唐大休

本月兩承賜札。詳觀教言。知佛法不須離開世法求。此義甚確。惟弟以浮躁粗疏之資。若非大死一番。親證實悟之後。遽爾與世浮沈。恐未能化人。先爲物轉。故思暫拋天倫之樂。求一澆曠之地。研教觀宗。久而久之。解行相應。始回真向俗。庶幾已立立人。普施一切。兄其以爲然否。又我佛說法。原無定相。識大識小。貴在常人。弟自簡根性。似於禪宗有緣。唯識頗厭其繁碎。淨土又難得一心。是以不揣陋劣。希望向上。將來悟與不悟。固所不計。而此志一定。萬牛莫挽矣。聞金山高旻。久爲海內宗匠叢積之區。未審現尙有大善知識。不由文字。頓明本有。如六祖其人者乎。試爲探訪。因便示知。遇緣將往。彼參叩矣。近在家常課。除朝夕十念外。卽研翫起信楞嚴楞伽金剛等經。徒以散心披閱。毫無實在受用。亦不外印老上人說。宋儒祇恍惚摸得個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之似象。一涉境緣。便把捉不定矣。此中景况。還須在事上磨鍊。或一悟之後。卽能運用自在。祈兄方便開示之。

蓮社事兄既發此大願。遲早必要實現。弟前望兄致函某等者。亦以隱匿良道。不以教人。非菩薩用心。且彼等亦有佛性。不過緣因未熟。弟乃不避讒嫌。時時以覺書潮音向他熏習。或指出蔣竹莊之青年人生觀。與江易園之宇宙人生心觀等。以欣動之。彼輩雖未深信。亦知佛法之平等普徧。妙用不盡。倘得兄一言以發之。則必猛進不遑矣。又某君真焦芽敗種。無可救藥。弟前與攀談。彼乃外假佛法敷衍門面。內實仍在鬼窟中討生活。弟戲以言挑之。詢其真實景况。彼殊無詞以對。且詢其師末後一着。殊欠精彩。云當臨終之夜。其寺放陰。所見近處鄉民。多自由自在。末後見其師。則大叫怕呵怕呵。撞頭頓足。痛哭不止。弟復問其曾飛鸞問彼生處否。則答云曾扶乩。有土地神示云。其位在我之下。並云尙有餘業未消等。弟乃從容謂曰。據此則以尊師生平之精進。其效不過爾爾。君明慧人。固不可不翻然悔悟。早尋正門走矣。彼啞然無以應。雷府外婆甚康健。笑雲舅自看安士書後。亦深信因果。持不殺生及牛肉戒十齋等。且遇伊處小廟拜佛時。必往講經一次。並宣說因果報應之信。而有徵者。因而起信者甚多。亦伊鄉佛化普及之佳兆也。又有最可喜

者一事。卽馬渡唐蘊山之入佛奇緣也。彼數年前曾與弟談。述其未入泮以前。每年必一二次夢入一古寺。繞佛一匝。禮拜之後。乃親手爲佛拂去灰塵。盤桓一小時始歸。醒後其景况歷歷在目前。至入泮後。人事猥雜。不復入夢。言已有悠然遐想。歎恨無已之概。及去冬某日。偶向拙凡君借安士書一閱。恍然悟其前生肉食入口卽吐。近乃深入淨宗。並約弟及力禪等之觀音閣閱藏。將來解行一極。證果必妙矣。（下略）

答大休二弟

大圓

接手書。暢言多精理。已取其精者入月刊。有密意者削去之。然以其皆于宏法有大利益。故不便割捨。余近來發度盡衆生之願。專以利他爲自利。故願發後。覺得事事遂心。

雖一日萬機。亦不覺勞。聞經言。凡發菩提大心者。十方諸佛加被。天龍八部擁護。今似得親驗矣。汝欲先靜後動。亦是學佛必經之階級。但在靜中。總不可一刻忘菩提心。或一刻捨衆生。任何時處。隨緣利他。亦卽自利。蓋經言衆生爲菩提樹根。諸佛菩薩爲其花果。若離樹根而求開花結果。無有是處。故依吾近日主張。凡世人言先自利而後利他者。皆不甚對。何以故。以離他之外。不見有自故。若執有自利者。卽是我執。圓覺經云。其心乃至證于如來畢竟了知清淨涅槃。皆是我相。證到涅槃。尙是我相。可見一說自利。則我執難斷。我執未斷。何能成此無上菩提。以此抉擇。我輩學佛。決不可輕言自利二字。卽諸佛應世。八相成道。亦皆是爲度衆生起見。若爲自了生死而方修行者。皆是外道邪見。雖在內道。亦是偏私的小乘。與大乘佛法相隔甚遠。或有以自未能度。何能度人相詰者。此語但可對求名聞利養者說。若真發心利他者。雖愚不知二五。但日日供養佛菩薩。及修行的善知識。隨喜贊歎學佛的人。自己毫不修行。也要算勇猛精進。熾然自修了。是故吾常言。以自利心修行者。則自他均不能利。專以利他心修行者。卽是自利之極軌。此義須十分認

清。不爲流俗愚言所惑。若恐利他事繁。不能修定。斷惑。將墮流轉。與不修等。此亦不然。菩薩如觀音地藏等。常現身六道。豈厭流轉耶。又或疑菩薩方能入俗不染。凡夫衆生不可爲例者。亦是誤會。則應知眞發清淨利他心者。卽身就是菩薩。當仁不讓於師。豈可再認爲凡夫衆生。雖有宿業。亦如烈日照雪。斷之甚易。卽或刻未能斷。墮在輪迴。而彼前生行菩薩道所度無量受恩衆生。必定盡來救拔。雖在阿鼻地獄。要他卽刻變成蓮花。豈有絲毫畏懼耶。是故諸經稱菩薩威德無邊者。余昔日亦疑之。今悟得利他之妙。始確信無疑。禪宗固爲出世間上上法。但爲現世之時機。稍不相宜。其入門工夫。問之雪峯智師。卽綽有餘裕。金山高旻。不比往日。亦少宗匠。若要眞參實修。則中途奧妙。非得一親證之大知識。恆時將護。難免錯路遇魔。用功不深者。雖不遇魔。卽亦徒爲口頭。毫無實用。觀汝根機。似亦與禪宗相近。然在我意。爲設一方便參法。略爲三事。一以時刻作利他事爲參禪。二以早晚念佛爲參禪。三以研究唯識爲參禪。古人以參話頭爲一門深入。吾則以一切佛事爲話頭。從多門入。從一門入者。爲防其雜用心。若深知多門入者。本無二心。則雖多門

入者本無二心。則雖多用心。而絕不能雜。如此參禪。既合今日時機。最爲穩安。亦萬無遇魔之危。雷府客婆既健。舅爺又發心。此正汝開首利他之責任。當直往說新佛化不同之意。使其發大心。客婆則宜力勸速念佛。並說明洪福之苦。免再墮福報。以彼女人無大智慧。墮福報則難出。與我輩不可同年而語。又近聞一奇事。南洋上海某大商主。年來信佛。亦行布施。於客秋逝世。今春始知在上海某日本人家變一最美麗之犬。主人愛之如寶。某夜託夢於其家人。始以八百兩銀贖回。家人因之多退信心。卽他方學佛者聞之亦頗諱言。吾以爲此種因果。正宜替他說明。方令學佛者發起精進心。蓋聞某商主以財自雄。雖信佛布施。未免慢施。又恆爲財溺。了不知佛爲何物。不過聽人說好亦應之。又彼生意多售遺害社會之貨。善少過多。况以彼其財。而用慢心施一萬。尙不及貧人以誠心施一文。其爲犬而以八百銀贖。知必是完日本人債。且爲美犬使人愛。又能託夢其家。若非信佛之效。安能有此。今觀此一事。可悟學佛者急宜福慧雙修。若修福不修慧。難免終墮。卽以此證張某臨終時之畏叫。亦可信其不虛。吾輩學佛。第一要對佛懺悔屢劫罪業。更以

懺悔功德。回向屢劫冤親及法界一切衆生。平等濟度。如此修行。可操必勝之權。萬無一失。須以此意傳告家人。及淨蓮寺諸行者。並一切同志。關係匪小。功德甚大。海潮音得虛老法師指導。發言立論。尙鮮過咎。亦頗蒙海內知識贊許。吾每有作及編輯稿。均請虛大律師閱過。方敢發表。其謹慎亦適如汝之所期。惟虛法師真是文殊普賢等菩薩密應。余親近久而愈信。本院下學期將開初級大學。及閱藏研究部等。廣育宏化人材。吾將於暑假言旋。汝可同來此親近法師。研究唯識。則無上菩提之目的可達矣。

又去冬我請得華嚴經一部。已於早晚拜念了一次。頓覺心地開朗。念佛亦漸相應。心又發廣大了。今爲汝付回。可卽發心禮念。一面念。一面思維其義。自知學佛的人。並不是無事可作。又不是作事就不能一心了。實則無論如何散亂。只提起一佛字。總是一心。我今日又作了新淨土一篇。最精彩。最普遍。而又正大。稍遲可於月刊上見。不可輕視淨土。若以一心難淨土。則汝雖參禪。亦決不能一心的。況念佛的人。不要去求一心。自然不得有二心的。此是我經驗過的。要識三叉路。須問到來人。思之。

大圓再白

按書中南洋商主輪迴一事。係屬誣傳。不足爲據。大圓居士有復印光法師書。懺悔誤聽。以滌認傳之咎。存此兩書。亦足以解世人之惑。故此函未刪。編者附誌。

復徐黃二女士

比丘尼能空

綺琴

玉玲 二女士惠鑒。昨由武昌佛學院轉來手書。展讀之餘。諸多讚譽。愧何克當。際茲

末法時代。人心迷醉。道德淪亡。專迷於貪瞋癡。竟離於戒定慧。由是生死苦海。輪流無息。能空以業重障深。隨生死漂流。至於今日。從無始來。不知受許多毒苦。經許多折磨。所謂三界火宅。不可久居。旨哉言也。幸逢同參大恩師。於去冬發願求戒。能空被時隨得剃度。

出家。斷絕世間。專修佛法。二女士年少學高。竟能看破世法。矢志修行。非大根基。不能做到。現最要當心者。如今堂上要為婚嫁。即須以高尚志願卻之。若婚嫁後。又要多費枝葉。二位女士如願來漢同學參悟。實不勝歡迎之至。茲將所問古德菴情形答復於後。(一)空住古德菴。因此菴開山當家師是由苦行而來。專精修行。不染世法。空故住此。(二)此菴非公亦非私。全憑修行感應護法。現住三十餘人。不應酬經懺。(三)此菴開山師是修禪宗。專看話頭。但我輩初學。還是持佛號為妥當。修行法門。在乎各人根基志願。自己作主。平常功課。每日二次殿三支香。其餘時間。各人自修。(或寫經或念經或念佛拜佛或看經均可)。(四)菴內三十餘人。年紀五六十者。二三十者。十幾歲。六七歲者不等。皆為脫生死出苦海來此出家。大勇師之同參不在此住。馮居士之夫人現在參學去了。(五)凡來菴住者。有住數月候衣服備齊再剃度的。亦有進菴即借衣剃度的。(六)凡來菴剃度有人介紹更好。如無人介紹。則不即時下髮。候訪查明白。果無糾葛。方可落髮。布施一層。在各人隨喜量力。(七)唱讚敲打。可落髮後學習。因菴內已有領衆

者（八）落髮雖是庵中子孫。然各人衣服零用費。還須自備。萬一不足。亦可結緣。庵內最注重者。爲時時刻刻各自覺照。勿生煩惱。勿起妄想。遇事耐煩。遇事合衆。以下所開數節。均可任各人之意。定初師現住女居士林。卽女佛學院之更名。居士林與古德菴之規矩大概相彷彿。此復。

致友梅函

月香

自哥於去年五月二十三日一去之後。曾至各處寺院尋覓。不知究在何處。寺中剃度爲僧。嫂嫂自哥去後。深悔不聽哥言。不曾先到靜修菴去爲尼。於二十九夜。自己將髮髻剪去。後於八月二十五日由文印師太。將我姑嫂三人及姪女接到菴中。各尼相待甚

好。嫂嫂便於九月十九日在佛前拜文印師爲師父。當卽由文師親自爲嫂薙頭落髮。改換尼妝。同時還有一凌湘娥小姐。與嫂嫂一同披薙爲尼。姪女見嫂嫂落髮之後。自己定要落髮。情願在菴中做小尼姑。定要嫂嫂替他薙頭。當於同日下午由嫂嫂親手爲他將髮辮薙落。惟不完全剃光。仍留短劉海髮一圈。將來年長正式剃度時再爲他薙淨。十二歲女孩。肯自己發心披薙爲尼。真是難得。是日本家二哥二嫂大姊四姊舅母和諸表姊及嫂嫂之兄嫂弟妹都來看嫂嫂落髮。他們雖不贊成嫂嫂爲尼。但亦無可勸阻。二哥本要將姪女領去。因姪女定要爲尼。亦只得由嫂嫂爲他薙髮。妹等本要與嫂嫂一同披剃。而文師一定不肯爲妹等落髮。但妹等皆是年少女子。久居菴中。不現尼相。殊多不便。且妹等既決意修行。自應及早剃度。改從尼相。則終身可以安定。志願亦可堅定。一日不將髮辮剃落。心總一日不定。因此屢求文師爲我等落髮。菴中諸尼知妹等極想落髮。亦代爲請求。始蒙文師允可。已擇定四月初八日爲妹等披薙落髮。改現尼相。特此奉告。俾哥放心。可一意修行。倘哥屆時能來菴親爲妹等薙髮尤妙。妹等落髮後。將於今冬與嫂嫂

同往受比丘尼戒。明春擬閉華嚴關。因不知哥在何處。故借海潮音奉告一切。妹_{月香}芸香

答某君（曹溪禪之新擊節問題）

太 虛

來問以原文有「四教先亂般若五教尤亂瑜伽」二言。遂生疑難。此二言爲隨轉門中密意趣之方便抑揚。予已於略談賢首義中述之矣。然此隨轉門「隨」何「門」而「轉」者耶。曰。「隨」禪宗「不存理解不立名言」之宗。「門」而「轉」也。以曹溪禪之新擊節。本爲發揮此「不立名言不存理解」之旨者。故特標此爲最勝之一點。而結歸說似一名卽不中也。問曰。然則般若瑜伽非理解名言歟。何獨予此而奪台賢乎。答曰。般若隨說隨泯。不留一文。而瑜珈旨在非安立諦。諸法離言自相。此皆以「不立名

言不存理解。爲歸極者。猶文殊以有言說無言。與維摩之無言無言鄰接。故禪宗說法用之。而台賢密淨。則詮卽「言」卽「真」卽「教」卽「證」。山河木石。全露法身之妙義。然此必離言自證。乃能親切。若依他作解。障自悟門實深。諸經論皆烘雲托月。旁敲側擊。令人之。台賢判教。唯欲深語乎此。學之者易蹈依解障悟之弊。爲宗門之所最忌。古人多呵荷澤爲知解宗徒。今旣標揚此旨。則用般若瑜珈之離言教意。斥台賢爲知解教徒。亦不爲過。蓋標宗有在。則抑揚殊途矣。

上太虛法師

大勇

奉手示後。卽商諸同人。多以往返維艱。擬仍於端節後在京傳受之。六月赴杭以了。

前約。徒此次修學藏密護摩法。及參觀雍和宮之佛像法具等。願訝藏密之雄大精深。迥非嚮所習者。可得望其項背。偶憶萬慧師曾函述西藏丹珠（論部）內所收唯識宗論。十倍漢譯。密咒五明之費。百倍東本。近又聞留學西藏廿餘年之蒙古喇嘛言。每年四月內皆有蒙古僧侶及商人千餘結隊入藏。前藏頗寒。中藏溫。和冬鮮冰雪。故爲全藏文化中心點。有最大寺院三所。各住僧二三萬。留學之蒙僧多處其中。每逢元旦三寺僧侶合集一處誦經會食。共計七萬餘人。其容留數千或數百僧侶之小寺。幾徧全藏。（蒙古大寺不過五千餘人。其不逮西藏也遠甚。）各寺皆分四科。（蒙寺亦然）（一）教相。（分性相顯密各宗而性宗爲盛）（二）醫藥。（三）推術。（天文地理人事及三世因果等皆可以數法推知之）（四）密宗。可隨意專修一科或兼修數科。至轉數二科。亦密宗之一部。以其應用較廣。乃分科耳。徒今發願擬約集同志多人。專修西藏語文。一二年後即往中藏學習。未曾譯傳到我國之佛法。以饗世人。其預修辦法。俟元白回鄂時面商詳述。

徒傳衆頂禮

答棗陽縣孟公衡

大圓

去臘傾談。實獲我心。今復奉教。欣然如面。信到時適。敵鄉點石。菴出塵和。尙在塵見。問心經色空四句。乃曰。孟君現宰官身。而宏揚正法。是卽真俗不二。世法有相是色。佛法無相是空。若知世法卽佛法。故名色卽是空。知佛法卽世法。故名空卽是色。若能以世法行佛法。故曰色不異空。以佛法行世法。故亦曰空不異色。圓聞此言。如飲甘露。合掌贊曰。卽當以此法乳轉贈孟君。至圓短淺。實未足以酬明問。惟云欲近取譬。以利初機。則試爲仁方。可以鑪喻。對着山水人物。畢現鏡中。豈非是色。取之不得。捫之無有。是名色卽是空。以一屏障鏡了無所有。豈非是空。撤屏而觀。仍現萬象。豈非空卽是色。以同此一物。可得

空色二相。故亦可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依此廣譬。尙可隨喜。微之世事。諸法無常。空色猶顯。運用之妙。祇在當機。圓往日會。作心經口義。言雖淺近。頗饒方便。若爲初心。亦可供參攷。

致妙闢法師

歐陽漸

客年辱降。既瞻芝采。又飲玄閉。嗣以天各一方。莫傳消息。忽來魚雁。慰我勞人。法師住持興教。三藏基測。諸師實所被護。既整故塔。兼振宗風。凡我後昆。皆應哀感。所寄綠冊。業已收存。明年三月。當彙齊所募。寄匯陝西。大約百元。總能副望。觀居佛學院。想日勤講論。弘濟維勞。天末白雲。懷哉無際。

答段瑞翔君

大圓

誦手示。大慰下懷。既在高沙晤袁純翁。復由袁君轉贈拙作數百里外。竟成神交。此段因緣。尤爲奇特。然弟本由文字入佛。而袁君近來學佛尤力。宣化尤宏。今閣下又有湘南文社之倡。采及葑菲。獲與函札周旋。則所謂不思議果有不思議因矣。既叨心知。不得不直吐胸臆。凡我輩稍有慧根者。苟不求安心立命之學。則電露泡影。轉瞬皆空。大爲不值。弟見及此。始研佛法。及所入既深。方知佛法本能總攝九流百家。融貫世出世間諸法。隨人心願。所求必遂。士農工商。盡得息遊。上至經天緯地之才。下至匹夫匹婦之微。一入佛法。俱成平等。則身由之修。家由之養。國由之治。天下由之平矣。他姑無論。卽文學一途。

弟自信今日吐氣成珠璣。與未學佛前吞吐皆靈霧者。竟有天淵之判。是以學佛不失生平之所樂。而更增無窮之妙。維披誠而談。望閣下從此決心研究。並望同社諸公。皆和而應。此有萬利而無一弊者。愚者或執肆愈妄言相難。則久已摧破。不成問題。又或疑學理太高。見難而退。則有淨土一門。能被上中下三根。同得解脫。其教理之圓融無礙。誠贊之不可勝贊。不獨一人之私言。實世界有識者之公言也。佛法最初入門。由信行願三字。先聞弟言而信。卽看書。堅其信。乃念佛。是爲行。行必求達目的。則願生西方爲歸。但現前一念放下。亦卽是西方。爭名奪利之心滅。而萬福並臻。卽是極樂世界。何待將來。且念佛之行。自念名自利。又廣勸人念。（最先當勸導家人）是爲利他。佛家自利利他之行。比儒家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行。有過之千萬倍者。愚人或疑爲厭世爲消極。是真坐井觀天矣。奉上拙稿數種。列入專載甚善。（宣傳佛化最大功德）又贈佛書數種。細心閱讀。決得悟入。由文字而觀行而實相之。三般若矣。

致薛微笑居士

程聖功

頃從大圓師處獲觀尊翰。捧讀之下。敬悉壹是。虞嶺係佛氏道場。昔年吳越王太子出家寶巖。至今有白楊梅之瑞。東徐市智林寶刹。會居火蓮萬通兩祖師。以盡力放生。迄今亦有紅殼蝦之特徵。而淨土宗省菴大師本係常熟時氏子。披緇精進。卒成法器。其形狀實較諸破山四高僧尤稱卓特。凡此皆足爲吾梓鄉之好模範者。惜盛稱之者無人耳。迺者更雜有同善社乩壇等種種現象。法事彫弊。真堪浩嘆。得公提倡。當賴響應。此至足賀者。承詢智融禪師遺稿。有無單行本。茲則弟於客春奉院長命。略事整理。已託登禪侶一類入海潮音。餘尚有「禪關策進」等稿。將待梓弟意取太虛法師之「昧靈詩錄」。「念佛法門略說」等託開文社中一印。接引初機。澤施尤溥矣。

答大圓居士

印 光

接手書知大願無量。而復能隨緣。頗爲得時際之宜。今此國困民窮。凡欲建立法化。先須張羅建築。則吃力不小。俾彼小人效之以取利。富家畏之以遠避。若遇一切人。但教以各盡倫常。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戒殺放生。吃素念佛。則泯而無迹。彼此不妨職業。不耗錢財。似乎人之受化易。而已之擔負輕。而佛法之流行。又易普徧也。汝發露地學校露地蓮社之願。固爲省事。然又不如隨地隨緣之爲方便易行也。上而清廟明堂。下而水邊林下。得其可語之人。卽以此事相勸。文潞公發十萬人念佛求生西方之願。以結蓮社。吾謂一人以至無量人。俱當以令生西方。何定限以十萬也。

答段瑞翔居士

大圓

前得手書。察其文意。知必有夙根。今獲再函。述十五時。卽已學禪。始信妄測已驗矣。蓋古來奇士。軼材多有。來歷如香山東坡。前世皆曾爲大德僧。所以轉世雖混俗。終不昧其本來。世變如幻如夢。慧心者皆知。今居士旣已夢游。正宜豁然以醒。將往事重提。則當前之荆天棘地。盡是七寶莊嚴。古德所云。蕩子歸家。而一切富樂。皆如本有。何待他求耶。圓於未學佛前。亦馳驅天涯。每有患貧之弊。年來打開般若寶藏。但覺金沙布地。受用無盡。且世法愈求則愈不足。如夸父競日。死亦弗休。若學佛法。則無求而無不足。所謂知足之足。常足矣。佛法如甘露。必嘗之方知其味。居士果從此研究。起大精進。則不久自然頓

惱消除。慧智頓生。不待圓之饒舌。必能實證其妙。亦將以圓爲知言。尊師衲安居士熱心宏法。實爲吾湘興揚佛化之預兆。非大菩薩乘願再來。安得有此。圓對之不勝隨喜贊歎。乞爲代致拳拳。

致大圓居士

曹衲安

佛法研究。久欲設社。藉符僧義。前佛誕之期。因各校赴省。參與華中初機。遂阻。嗣聞法駕不久欲歸里一轉。現商之同人。擬竣過縣。挽留數日。藉重法螺。大醒迷夢。令男女各校。得見光明。新舊諸人。免生謬論。僕於佛法。向鮮研究。近與友人梁君璧園。周君稼生。共同討論。頗得途徑。周於唯識。尤所究心。大著謂國家。以不譚唯識而紛亂。人生以不習唯

識而顛倒。僕亦謂教員以不講唯識而矛盾。學生以不宗唯識而浮蕩。然此猶第二步也。其第一步。莫如敗毒散爲宜。尊著新式的佛化。最爲方便。皆我所欲言者。不料公一雪之。懽喜無量。擬緩當再刊布。藉弘大法。俾衆歸依。弘道居士之論佛書稿。力祛妖惑。攝入儒宗。學究家閱之。定當隨喜。能再覓惠我至善。

答陳子琦居士

大圓

敬覆者。頃由太虛法師處送來大札一紙。囑答。茲略陳一二。靈魂與賴耶。雖小相似。而實大有區別。彼言靈魂是一實物。出一軀殼。入一軀殼。如人之住室。雖有出入。其人是非常是一。是爲常見。賴耶則剎那生滅。因果相續。唯識三十頌所云。恆轉如瀑流者。恆則非

斷轉則非常。非常非斷。方契緣生正理。其所持種子。不過是一種功能。亦無實物。雖云無始。本有。而亦不無新熏。且有有漏無漏等無量差別。一一種子起一一現行。不相雜亂。決非如彼談上帝者。以一上帝之因。生一切萬物之果。若彼云上帝同乎賴耶持種。則一切衆生皆有賴耶持種。應一切衆生皆是上帝。皆能造萬物。或上帝同於一切衆生。決無獨造萬物之權。或彼上帝僅同衆生之識。依他如幻。了無實人格可言。又有情界無始。法爾雖不增減。而此大千世界之一度成壞。有情聚生。厥中或增或減。數本不定。彼所計上帝。殆卽於此。一小世界最初生之梵天耳。彼天不悟。隨業受身。業盡身壞。業識流轉。鬼畜不定。而輒自居爲無始無終之造物主。彼等從而執著。彼天爲造物主。亦彌顯其因迷起迷。由妄滋妄耳。如是等等。皆可以答彼詰難。卽亦可以唯識之理證彼上帝。但爲妄執。尙得云唯識法相。不能確定宇宙人生觀耶。然欲確定宇宙人生者。實非研究唯識不能。則宜從事瑩基盛業。以唯識述記。瑜伽師地論爲入手。近世大善知識。如佛學院長太虛法師。南京歐陽竟無居士。皆能深入瑩基而恢擴之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答大休

大圓

所云宏法須神通與勢位者。此是妄想。亦屬魔道。菩薩尚有偶用神通度生者。然凡夫效之而起執。則大謬。且真發利他心者。自有諸佛加被。隨處皆能顯大神通。卽就余自己經驗。從發利他心以來。頗覺無往不是神通妙用。汝不自修行。但欲以神通化他。甚妄。至云勢位。乃妄之尤。耶穌教借勢行道。致成歐洲之激戰。爲禍胡底。今佛法絕不言勢力。而實有無量威德光明。真學佛人。諸天王衆。皆傾心皈依。世間自總統以下之勢位。不值蠅螻扛糞。有何可言。若恐度衆生不廣。汝若真發大心。卽匿處深山。教化蠅飛蠕動及鬼神等。比閻浮提人類。猶多幾萬倍。豈患少耶。我縣雖有不信者。了不足憂。惟汝自己最

宜堅其信心。蓋憂學佛者無神通與勢位。即是不真信佛之驗。真信佛者。只見盡世求勢位者。皆當仰我鼻息。豈復舍己而求他耶。

覆段瑞翔居士

大 圓

佛法無邊。非一言能盡。但就居士所需要者。略貫一二。以見端倪。來札所云。得異人傳。靜坐數月。顏色豐腴者。此乃一種導引鍊氣之法。今世同善社皆用之。不足云異。保持色身。固有近效。而於人生生死大關鍵。尙無交涉。觀居士所云。往日學禪。殆卽以此。此乃禪之一微分。亦禪之似是而非者。若佛法之禪。約分二種。一以修止觀爲禪者。如天台唯識三論等大乘各宗。二以參究爲禪者。如達摩禪宗。則行住坐臥。常在定中。非限以坐爲

禪也。最宜注意者。同善社等所云禪。皆以鍊氣爲主。氣是色法。雖鍊無益。禪宗等以明心見性爲主。見性則不定自定也。凡事當從根本上求。居士既已多能。胸中必複雜。而若無所適從者。依圓之愚見。惟有將從前所學一切知見。盡行捨棄。令如一張漂白之紙。從新以佛之正法染之。則成功亦速。不惟從前所學心算易理等要捨盡。卽其因學奇遁劍術等所誦之大悲準提普庵各咒。皆當一並棄之。毫無顧戀。然則學佛云何入手耶。則應知世間一切有爲之法。皆如夢幻泡影。（金剛一偈可觀思之）了不可恃。所可恃者。惟自己之心。與等心之佛。佛非心不顯。心非佛不明。欲以明心學佛。當先發菩提心。謂了脫生死。不墮輪迴。決求無上菩提之佛果。此心旣發。如築牆有基。然後以戒定慧爲軌道而履行之。戒則先持殺盜淫妄酒之五戒。或三戒四戒亦可。但殺戒爲最要。定則由念佛求一心不亂爲較便。慧則可自求之經論。惟必依戒定而得者爲正慧。否則難免狂慧矣。至若猶留戀於孔孟學而難捨者。是不必憂。但於初學佛時。暫捨一二年。迨於佛法深有心得。更回真向俗。再求孔孟。乃至諸子百家。皆與佛法成一合相。毫無障礙。且前日所用一切

學問藝術等功。皆可利用。絲毫無失。若此時夾雜以求之。期其和會。則如毒藥與甘露共飲。不獨無益。反有大害。此圓爲過來人。確有經驗者。不敢不爲好友告之。若云印度爲佛母國。不能救亡。此問題暫不必說。待研究佛法稍深自知之。誦準提咒以紙放鏡上能問事。是有小神附之。切不可著。著則成魔。以是之故。未學佛人。雖誦佛經咒。亦不離魔。既已學佛。雖使用魔法。皆成佛道。此中消息。奇妙難測。蓋不可以形迹求者也。佛之化人。在察根機。以居士之機言。當先閱楞嚴經。次維摩經。大乘起信論。圓覺經等。逮確有信心。再究唯識各籍。若爲初識門徑。復能深入者。則莫善於太虛法師所著之佛乘宗要論。佛教各宗派源流。及海屍道人佛教問答。印光文鈔。安士全書等。最爲切要。今既欲別覓翔垣佛學研究社。轉偏爲正。化迷爲覺。自是出谷遷喬之驗。聞之不勝賀喜。俟組織就緒。有所相商。更當效力臂助矣。

與俗宗兄李紹蓮居士

弘一

歲云暮矣。積陰凝寒。言念仁者。渺在天末。未由有展。惆悵何如。歲月不居。衰老寢至。兒時知交。大半遷逝。墓門青草。巷口斜陽。人事無常。可爲愁歎。惟有仁者。時相承問。輒深舊雨之想。每懷朝露之懷。余與仁交。垂三十年。相知以心。親逾骨肉。入山以來。時且馳想。爲憶仁者。滯情塵網。匪仰如來之慈力。甯脫忍城之苦輪。念佛一門。誠爲津要矣。曩郵印光法師文鈔。當致記室。幸以清暇。研味其趣。或有未達。毋遺下問。願窮凡智。以訓來旨。附齋佛典一函。希垂省覽。以自督勵。流光邁馳。瞬息來世。幸宜及時努力。毋致當來憂悔。略寫誠款。豈復委宣。

答某君

佛 隱

今日得手書。以兵法喻佛法。乃悖謬已極。蓋用兵乃殺人之術。學佛乃救人之方。殺人者惟利是視。救人者但隨有人可救處。則不顧利害而救之。觀汝所言。仍以趨勢利爲目的。足見平日口頭禪。全不濟事。應知學佛者。是以佛法接引世法。汝乃欲變佛法令成世法。可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若如汝所言。卽行菩薩道者。祇宜趁最熱鬧處教化。而三塗冷淡處衆生。當永沈苦海。卽觀音地藏諸大菩薩。都不及汝聰明遠矣。今舉世之烈禍。皆死於勢利二字。若學佛人又趨勢利。直使人聞之噴飯。汝若有大力量。可自往熱鬧處去宏法。我則不然。以悲心之極。專欲向最苦處教化。雖舉世無一和者。而我行之自若。且常有恆河沙數衆生從行。亦非汝等肉眼得見也。汝所引明允論諸葛不圖荊州事。其迷愚可笑已極。諸葛已卑卑不足數。蘇洵目光如豆。更下之下者。學佛人但見一微塵。

中皆有華藏世界。並不見所謂荆襄與巴蜀者。汝以爲能宏法於中國之中。或中華之外。俱了不得。孰知西人所談五大洲。不過閻浮提之最少分。以一四天下比。亦小不可言。何況三千大千乃至十方世界。然行菩薩道者。則常緣十方無量世界而行教化。汝眼太小。故所見螻蟻。皆類似泰山。豈不可惑。應須速速佛前懺悔。放下一切。或者稍有可望。否則行苦性中之求不得苦。抑苦不堪言矣。書此以當面談。未知肯廢然知返否。

致大圓居士

胡晉接

頃奉賜書。多蒙獎勵。慙感曷勝。敝校同人所定教育宗旨。爲盡性學佛。盡倫學孔。道學爲體。科學爲用。四語。前日太虛法師來信。表示贊同。謂儒爲佛教中最切人道之人乘。

有希望建設佛教之儒宗。爲斯世之治本之意。偉論至佩。先生謂世亂已極。非學莫救。學而離佛。亦終於迷。卽太虛法師之意。其真明於古之大學之道者乎。太虛法師著新僧篇。謂僧有合聚和諧之義。一切法皆不能離此合聚和諧之公例。此最足以樂近世生存競爭學說之失者。竊謂易經乾卦之保合太和。亦卽合聚和諧。所謂合卽金剛經一合相之合。惟其一合而不妄生分別。所以翠竹黃花。無非真如般若。必保此合。乃真大和。乃真正性命。儒釋同源。卽此可證。管窺所及。未知質諸仁者以爲何如。

覆 季 和 君

蔣維喬

昨奉手教。並經與敬悉。拜領謝謝。尊意爽借過當。期望至切。謹以弟生平之志行。

述之。弟自五年前在京聞佛法之後。竊謂推行佛法。不宜仍循舊日方式。蓋科學時代。若驟然提倡淨土。聞者必格格不入。又竊見外來紅色主義。必不可避免。此類潮流反對一切宗教。當其橫決時。佛教之受摧殘。必遠過於辛亥。而發難者。必是受新教育之青年。故弟昔在京時。首注意於學校之青年。而所採之手段。純用講學方式。首以學理起其信仰。由信仰而後啓修。種此善因於青年之八識田中。庶幾異日惡潮侵入時。而善果亦於此時成熟。可以相消。或竟剋勝之。而佛法愈益興盛。事在人爲。未可知也。江蘇人偏信職業教育。主持者又多美國留學生。溺於物質文明。其於佛法相去太遠。不如貴省遠甚。弟之來此。漸漸鼓吹。業於東南大學。每星期上午九時半先講佛學入門。已有數月。今則講百法明門論。完全公開。各校之人。亦多往者。大約恆有百餘人。將以此爲發端。一二年後。必有大影響。先生以爲何如。弟雖十年混迹教育行政。然始終保持平民態度。與青年接近。講學亦從未稍輟。爲學問而學問。無其他目的。自度未能而先度人。此物此志。至死不渝。深願先生相約一談。彼此印證之。奉呈張克誠先生遺著二冊。祈管收。並以一冊轉贈華

智師弟仍當專函前去道謝也。

與大圖

印光

前接手書。謂欲歸湘。未知歸期定在何時。現今世道人心。陷溺已極。而郵傳之使。一日千里。每有無賴小人。若或有人。與彼有隙。使妄造謠言。徧發傳單。及登報紙。只欲壞人名譽。不顧自己折福折壽。及將來墮落三塗。受諸極苦。爲可憐愍耳。彼等既快所欲。其受此傳單。閱此報紙之正人君子。固可備燭其肝肺。而流俗之人。則成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不但世間正人之可爲極庸劣人。卽古之出格聖賢。亦可爲極庸劣人。所以有法華楞嚴起信等爲僞造之說。若不究是非。唯以所聞者爲是。則三教聖賢經典。皆當付之丙丁矣。

光生而愚拙。概不預社會諸事。而以不附和故。妄受彼等誣謗。加以第一魔王之嘉號。而誦閑爲第二。范古農爲第三。以馬一浮爲破壞佛法之罪魁。其傳單有三數千言。想亦早已見過矣。光一無門庭。二無眷屬。三不作一事。縱誣語翻天。固無所得失。而亦藉此消罪業。而增善根。不但無所破壞。且令受其資益。若誦閑古農。當道宏法。不知道理之人。一見此種言論。謂爲真實。便可退其信心。增諸口業。實爲可憫之至。是以凡觀傳單報紙。不可一觀。卽以爲是。而遽卽筆之於書。以致展轉傳揚。有損自他也。前日至一友人處。見海潮音第五年第四期。汝與大休之書。不禁令人驚歎不已。此小人挾讎誣謗之語。而世情澆薄。好暴人惡。遂成一犬吠空。萬犬吠聲。不意汝亦不察。相爲唱和。竟錄于海潮音中。得不令具眼正人。謂汝之知見不異流俗。不究是非。但據傳聞以爲定據乎。此旣於是。則光與誦公古農與一浮之誣語。亦當以是爲據。上而謂法華楞嚴起信之爲僞者。亦當以是爲據。否則韓退之所謂爲史者。述人善惡失實。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汝發大菩提心。欲度盡衆生。而謬傳此誣人之語於海潮音。得毋汗海潮音與傷汝之菩提心乎。以汝謬以光爲師。

故不禁戒勸。若謂不然。請卽絕交。

復印光法師

唐大圓

前在鄂時。因聞上人下山已久。飄然雲水。未測定蹤。故每欲函問而未果。然心實未嘗一刻不馳侍左右也。嗣以新蓮社之需歸籌備。遂于古歷五月十九日。自鄂旋湘。沿途耽擱。直至六月十三日方抵家。又閱十日。獲接舍弟大定。自鄂轉來。尊示恭誦一過。媿汗如瀉。現今世道澆漓。人心大壞。邪說橫行。尤難別擇。南洋商主輪回因果之說。本聞自鄂中友人。初頗滋疑。未加詳究。及因寫大休信。論及因果。偶觸於懷。涉筆及之。孰知差之毫釐。失以千里。雖非有心毀謗。然輕信謬傳之罪。彌天而不可逭。惟儒言有改過之訓。佛

法垂懺悔之條。今特五體投地。哀懇上人慈悲。代向十方大德。發露懺悔。以滌誤聽之咎。並當宣之海潮音。俾海內共知吠影吠聲之言。了不可信。則庶幾真偽有辨。宿疑並釋矣。肅此敬復。

答臧貫禪居士

大圓

頃由舍弟大定手轉來尊函。論及有情生死。何爲治世人數減少。亂世人數反增云。云竊思世間情狀。一治一亂。從古已然。六道衆生。均由阿賴耶識。隨逐業報。轉化而有。大亂之後。方有治平。則往者造惡業之衆生。多隨自業。墮入惡道。故治世受福之人類反少。至擾亂之世。其初期人數雖增。每因治世造善惡雜業之衆生。應由人類受報者衆。及至

中後二期。衆生惡貫滿盈。多墮惡道。則人數仍復減少。如法華經所云。人天衆減少。三惡道充滿者。乃確證也。若夫飢饉瘟疫等災。僭言天降。實由末法衆生同業相感。自作自受。雖三世諸佛。不能加減毫釐。豈他類衆生所能代造耶。唯識家說一切法各由自種子而生。識有識種。色有色種。乃至一識之中。見相二分。皆有別種。何得云業非人造。豈如耶穌教所云上帝造耶。飢饉瘟疫既由自業招感。則下墮惡道者多。故人數愈減。理有固然。如上所談。略具端倪。未及一一。敬請高明詳之。

與 景 昌 極 居 士

意大利羅馬
大學教授 多 謙

昌極先生閣下。鄙人頃讀大著「能所雙忘空有并遣的唯識觀」一段。深佩先生研

究哲學佛學。能超出衆論。獨發偉見。使人易於了解。鄙人研究哲學有年。並譯『中國哲學』一本。又譯著『百論』、『廣百論』。『楞伽經 Savatathi ka praj is a va newi thein tuny. crit. Se』又研梵文及藏文。刻下深願與先生交換意見。俾歐洲與東亞之哲學。互相發揚。如先生新近著作。並盼惠下。以開茅塞。茲奉上 Shusies cr lan-hava tarara aus. va vansaryuhe』即希管收指教。大著『能所雙忘。空有並遣的唯識觀』可否准許鄙人譯成義文。尙祈明示爲感。

答多謙教授

景昌極

頃由東方雜誌社。轉來瑤函。辱承對於拙著『能所雙忘。空有並遣的唯識觀』一

文。謬加獎許。毋任慚惶。先生以南歐宿學。博通東方諸國文字。而又深得東方文化之精。英實爲難能可貴。今承不棄。願與昌極交換意見。幸甚幸甚。學問之道。無古今無國界。惟其是耳。先生所云「俾歐洲與東亞之哲學。互相發揚」。襟懷闊達。曷勝欽佩。昌極自幼多疑。宗教信仰。極其薄弱。稍長讀唯識三論之書。乃覺佛教。實爲智信圓融之極致。其論智識之精義。實可高視歐西諸哲。不知先生以爲然否。先生譯百論。廣百論。入楞伽經。甚善。不識對於貴國思想界。亦有所影響否。成唯識論一書。貴國有譯本否。邇來歐洲人士。對於佛學。作何感想。暇祈賜知一二。承索拙作。茲奉上學衡雜誌等出版物若干冊。先生閱之。亦可略知敝國思想界之大概。又蒙賜譯「能所雙忘空有並遣的唯識觀」一文。爲意文。甚爲欣幸。譯成出版。祈賜一份。此後先生於學衡雜誌諸文。如欲賜譯。皆所歡迎。不必徵昌極同意也。敝國佛學盛極於唐。（耶穌紀元後七八九三世紀）不久而衰。千餘年來。此學沉淪。近乃略有復興之機。書誌出版亦頗不少。先生如需中文出版物。昌極願擇要寄贈。至此次先生所賜之書。尙未寄到。謹先謝。

與郁九齡居士論素食譜

念 生

敬啓者。前讀海潮音。載尊著「素食與衛生的密切關係」一則。偉論卓識。欽佩無量。編輯素食譜一節。誠爲當務之急。執事有此巨著。他日風行海內。因而發心素食者。必有其人。多一人素食。卽少殺若干生命。執事之有功於法界者。寧有比倫。惟竊有進者。佛教戒飲諸酒。禁食葱蒜等物。（品類尙多。當爲執事所素悉。）誠以酒能亂性。而葱蒜等物。或增恚。或助淫。於衛生均有大礙。世俗不察。凡不奉佛者。每作素食。或不忘葱蒜等物。而南人做菜。更喜以酒爲著料。似於衛生上不甚完善。執事此次編纂素食譜。關於諸酒暨葱蒜等物。似均不必採用。則書成之後。其非佛教徒而素食者。既獲衛生之益。而佛教

徒更可以爲作饌之兩針。必爲海內菴觀寺院所歡迎。以後佛教素食之方便。無非執事之所賜也。下走與執事無一面之雅。因執事熱心救世。是以敢以一得之惑。上達左右。尊著何日出版。望刊登海潮音。以便照買。

復張季高君

傅了緣

接手書。得悉至誠改過。儒重不貳。佛貴懺悔。良以人非聖哲。易牽習染。一經波折。始悟前非。由是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儲爲社會完人。國家利器。善莫大焉。况足下能念阿彌陀佛。趣向無上菩提。尤爲晚近青年中之不可多得者矣。竊嘗太息。今日生存競爭。社會革命。解放改造。自由戀愛諸學說。深中於青年之心。加以南北擾擾。是非未定。既無大道。

可以遵行。而逼于窮困之境。誘于權利之說。遂相率走於險途。以期一逞。卒也所欲不成。幸者亡命四方。不幸者身首異處。如是誤入歧途之青年。曷可勝計。豈才之過耶。抑有才而不自善用其才。血氣不定。被私欲之所衝動耳。余既嘉足下之才而放之。足下又能至誠悔過。且趣向於佛乘。是足下前以才致誤。今以才入正也。余更幸余嘉足下之才而放之有當。且更望足下益自奮勉於至善。而成就余之嘉放足下。是則兩美也。

致海潮音社

顧雪華
葉翠香

久欽貴刊爲當今惟一救世福音。惟近閱第六期「女學生厭世出家」一篇。似頗失當。殊覺不妥。夫出家剃度。乃爲生死大事。自度度人。宏法濟世。報答四恩。因救世而出。

世何得謂之「厭世」此實大謬。且楊郝蕭呂四女士。以同鄉同學之青年女學生。而能一同發心出家。披薙爲尼。實爲佛法宏興之明證。貴刊宣揚之效果。乃世間希有之盛事。亦佛門之大幸。與貴刊昔日所載之大愚大智二大師與能空定初比丘尼之夫婦同時剃度。及南匯觀音堂比丘尼華慧華根華廣華隱之以同胞姊妹四人同時落髮。足以並美。凡我佛教信徒對之。應如何讚嘆稱頌。奈該文之末。謂「該生等年方少艾。血氣未定。毅然斬情斷性。以求枯寂生涯。亦未免過癡矣。」云云。誠不知是何居心。以出家學佛。落髮爲尼爲癡。然則必如何方得謂之不癡。抑年少不可出家。必年老方可剃度耶。我佛當初斬情斷性。捨棄一切。出家修學。亦只十九歲。然則佛亦甚癡矣。明達如諸君子。當有以語我。又貴刊有張純一居士倡佛耶合一。創立佛教基督宗之說。稍有智識。當知其謬。夫以我廣大深妙最高無上之佛法。與外道邪說相並論。是不啻冶金鐵於一爐。置珠玉瓦礫於一器。顛倒是非黑白。實爲誣法辱教。凡我佛教四衆。義當羣起而攻。以護法護教。何以諸君子反盲從其說。殊深不解。竊不知張居士究係佛教弟子。抑係耶教信徒。如係佛

教弟子。則既皈依三寶。烏得再信外道。是爲佛教之罪人。苟欲藉此以欺耶教中人。誘其信佛。則此種欺詐誘惑之行爲與手段。豈佛法所許。實爲佛教之大辱。如張君係耶教信徒。則耶教受洗。亦有不得信奉外道之訓。今倡此謬說。是爲不忠於耶教。乃耶教之罪人。吾等年幼無知。敢請明示一切。以開茅塞。無任感盼之至。

答顧葉二女士

大 定 代 作

來書所云似亦近是。然實按之。亦屬偏計。謹據所懷。略陳一二。以副明問。吾人學佛。必先認識佛教之目的。而後以全力赴之。以求此目的之達到。佛教人之目的云何。曰。脫離吾人有漏種識所發暫時生命與此五濁世之關係。而求本有無漏種識能變之永久。

生命與所依之極樂世界。然此世之苦聚生活。凡屬有情。自然一律同受。佛家術語。謂之法爾如是。亦不屬外道所稱之大梵上帝有意播弄。亦非由自先作業而後變成。蓋屬有情公同應受之成例。佛者覺也。卽覺悟此成例之苦聚生活可厭。而證得極樂境界之人也。故吾人學佛。亦可分爲二事。一、厭離自心所變之苦境。二、欣求自心未來能變之樂邦。的信唯心萬能。能變無量境界。持此真實信心。不爲外道所惑。不爲五塵所誘。方能離一切苦。得究竟樂。方能住持正法。利樂有情。且初學佛。塵念紛沓。若不深生厭離。必復隨物流轉。設欲宏法利生。亦須靜中鍊心。否則不能度人。反爲人度。是故楊郝等女士。果因歷世而出世。則余實爲佛門慶幸。否則亦未可謂爲佛法宏興之明證。該文本係採諸報端。未加裁改。以存俗論。雖非本刊之言。然亦無傷也。至於純一居士。唱佛教基督宗之說。亦未可厚非。蓋吾人學佛。本以求是。苟其言非。雖出於釋迦。亦不敢以爲是。苟其言是。雖出於庸人。亦不敢以爲非。持此態度。以探諸教之義理。庶不爲門戶之見所蔽。况佛教極照想之自由。無諸教之畛域。堅意菩薩入大乘論云。假令魔說。能除惑障。雖曰魔說。卽是正

法何以故。與佛語不異。故且在儒教。猶曰君子不以人而廢言。豈有解脫無着之佛子。而猶存門戶之俗見。觀張君似非邃於佛法之士。故嘗有真基督教即佛教之表示。其未講二教根本之義。則可知矣。凡宗教能流傳數千百年於世者。其中必有一得之真理。爲人生要求所不可少者。且佛法有破有收。破其執而收其法。則基督固亦人天善法。捨短取長。亦復何礙。本刊言論公開。其述理之得失。一應海內諸君子之批評。本社絕不相護。而自是勿復末周。諸乞原諒。

致太虛法師

北京僧界

敬啓者。頃見佛化新青年。假借座下等之大名。發出快郵代電一啓。此啓有關佛教

大局萬難承認。查該會八大使命。其第一件使命。在革除數千年老大帝國時代舊佛教徒的腐敗習氣。露出新世運非宗教式的佛化真精神。（下略）又第二件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不論主有鬼無鬼）神教（不論主多神一神無神）中西新舊偶像式銅像式的陋俗迷罔牢式的物質迷。（下略）餘詳該會月刊。細究八大使命之用意。無非破壞三寶出佛身血。斷絕衆生佛種。完全與吾佛建教之宗旨。根本相反。若聽其肆行。則如來正法掃地矣。是故僧界全體會集。議決對於該會之使命。全體不贊成。深恐招謗法之罪也。特此呈報。懇乞座下以護三寶爲心。務望轉令貴刊勿載該會借重公等之令名。所發快郵代電之啓。是所至禱。

按密教以六大爲諸法元則。皆認爲毘盧遮那之本地法身。塵塵色色。無非六大。紙木繪刻之佛像。雖由繪刻之緣力。而以六大法身之隨緣顯現故。與佛菩薩之真身無二無別也。且世有恭敬繪木佛像之緣。而現種種不可思議之作用。稽理既應尊。敬考事又多徵實。而該會忽欲推翻。亦未免過激矣。然世人於形像執著太深者。應

知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則彼破偶像亦破偶像執耳。

海潮音社附誌

致太虛法師

鄭 朴

久未問候。實深抱慚。朴邇來狀況甚佳。堪以告慰。惟功課日忙。終日在講堂研究所。而一方面又須多致力於編譯謀生。因之對於佛法方面。不能多致力。祇求勿退墮。實覺慚愧。目前專攻數學物理二科。覺有進步。大學方面亦已改入數理科。因近來頗覺得西洋生物學及心理學不甚精確。至哲學則仍研究。不過多偏於數理方面。師囑以建立『佛教科學宗』。自任。敢不努力。此間學會同學。亦多有挽朴用佛法道理評數學物理講

演者。朴刻已許之。下星期擬在會中講「以佛法論數理」一題。本想將講稿寄奉。備海潮音選用。惟因多涉專門。恐非專攻數理者不易明。於通俗出版物不適。故未寄。邇來數理學方面新思潮。如相對論等。頗有脫去前此唯物思想之傾向。以信奉佛法者觀之。亦勝事也。

致月朗和尙

八指頭陀未刊遺稿

辱手示。始知近日座下與貴門人德和尙因意見不合。致與雀鼠之爭。甚為惋惜。以今天下稱慧命叢林。比惟貴常住與金山耳。而金山近年。應酬水陸經懺。不時開戒。則不以坐香了生死為要務。僅存貴常住為中流砥柱。應如何保護。延此一息命根。為後來參

學之地。若法中父子同室操戈。倘魔外得使。則我法慧命斷矣。興言及此。能不悲傷。敬安得尊札後。數夕不眠。思惟調停之法。又以山川遠隔。音問難真。切遲遲又遲。未能奉覆。實思有報雅命也。去歲法師初次來此。敬安于齋堂向衆云。德遵師命。甘心退院。出外參學。不圖千餘年來。夾山之風。于今猶有能繼起者也。而座下主持此道。不順人情。乃聖師賢弟子輝映一時。實爲法門中之快心事耳。伊自五台重來。卽請爲班首。俾其開導後學。敬安私擬之。後年退院時。當舉以代席。時上海優婆夷劉氏普慈。來山修建水陸。德向伊言。座下之過。余彼時而叱其非。且云汝若如此。下次不必見余矣。今年本月初十。敬安因事至滬。晤劉言。憲以徒控師。憤憤不平。稱爲法門罪人。且願出川資。請敬安來揚。邀集諸山。以大義論忤逆師長之罪。如德不服。則公同稟官辦理。以爲不敬師長者戒。意。劉氏乃一淨信優婆夷。尙知大義如此。而德身爲沙門。何婦人之不若也。佛法至今日尙忍言哉。敬安本擬來此。爲座下斷此葛藤。奈天童有要事。函促回山。然尊件已函託常鎮道陶觀察。請其轉致揚州府太尊。及江都縣邑尊。爲高明作大護法。又託前任江都現署江甯朱大

令函託江都邑尊。不可縱徒逆師。敗壞僧規。但不知此事會否了結。再乞示知。以便放心。如未了結。座下暫時忍辱。外和諸山。內調大衆。至四月半後。請派一得力職事善書法者來此。當偕之同詣金陵。（中略）

與四明爛雲法師

前人

甬江一別。忽已十載。想瞿唐滄瀨之波。當不過若斯之疾。嗟乎。死生事大。無常迅速。昔之朱顏。今成白首。壯者老。老者死。死者復生。生者復死。往來遷謝。前後密移。曾無剎那之停。彈指之間也。今不知梅翁月師。爲龜毛耶。爲兔角耶。廣老開公。爲臂蟲耶。爲鼠肝耶。而吾與子遊五陰之區。處六塵之境。能幾何而不隨物化耶。卽又安知化者之不我化。

也。旋嵐偃嶽。未嘗動也。野馬駛空。未嘗起也。江河競注。未嘗流也。日月麗天。未嘗周也。然則生卽無生。滅卽無滅。亦何生死可出。涅槃可證耶。法師能以斯旨。爲衆開演。庶幾生滅跡忘。凡聖情盡。法施施人。功德爲最。區區所見。當蒙印可。

致陳靜淵

前人

上封寺高踞祝融。俯瞰萬象。吐納雲霞。蔽虧日月。含靈盲怪。于斯爲最。貧道幼耳其名。私念居其上者。必皆茹芝食柏。遺世獨立者。及長援葛躡頂。見黃冠縉服。與諸乞兒。遮道索食。心甚鄙之。以爲辱法門。萍靈宇。當禱嶽神。掃其足跡。毋使松蘿騰諠。岩壑蒙恥。邇歲累聞寺僧爭席健訟。則又傷獅子之窟。乃爲狐兔所穴。昨聞邑侯李公。念上封爲南維

最古之刹。擬欲復爲十方禪席。集衆居之。俾梵唱遠聞。警覺昏昧。以翊聖人無爲之化。爲之歎喜踴躍。茲接華簡。乃承注獎。命往敷座。且言邑侯欲得能修復鄴侯端居室。及懶殘祠者。許充住持。遂不禁破顏一笑。蓋區區土木之役。凡僧皆能任之。非此山住持事也。夫住持貴在行解相應。操履孤潔。識邪正。知去就。所謂頂門有眼。足下無塵者也。矧其地當衝驛。應物爲煩。雖號名蓋。實爲利藪。利之所在。人所共趨。非具廣大神通。無礙雄辯。不能降伏魔怨。悅可衆心。如貧道之愚鈍。祇宜息心窮谷。鑒影清溪。與樵子牧童。觀雲聽漱。以盡幻緣。非所能。亦非所欲。惟高明鑒之諒之。

致易笏山方伯

前人

瀛山小別（公會寓住長沙小瀛洲）碧桃重花際。茲佳辰。彌思高度。山中久雨新晴。雜英生樹。禽聲悅耳。蘭氣襲衣。策杖臨風。流目遠睎。空青遙碧。異彩難名。既而夕陽告終。萬山蒼紫。樵歌與梵唱競响。丹霞共明月爭輝。斯時吾尙無我。甯論身耶。曩者苻嗣哭菴。觀察來瀉。相與覓薜蘿之徑。窮岩洞之奇。步影聯哦。破笑爲笑。妙湛之歡。亦云盛矣。惜其名根未斷。意蓋方舒。欲留黃鶴。已夢青松。尙使烟霞結契。林壑騰芳。矧山人之脫屣公卿。遊心玄漠。尙蒙垂照幽岩。惠然而至。則羣柯低枝而掃逕。列岫飛翠以迎轅。紫莖之芹。綠葉之苜。皆含芳獻饌。又不獨山童捧茶。田叟提壺而已。臨書望切。

答謝吟雪女士

笠居衆生代答

來函誦悉。居士度生心切。護法殷殷。殊爲欽佩。惟願葉二女士之所以不承認張純一成立佛化基督宗者。亦屬護法心切。蓋忍亂其真也。但彼所主張者。屬佛法之遮義。如大冶爐中。不容片雪。禪宗法門。卽是其類。今居士所主張者。屬佛法中之表義。隨緣接引。不簡羣機。又彼是大智崇真義。謂與其濫而不純。不如舍妄以留真。居士是大悲普及義。謂與其袖手旁觀。不若垂手以提攜。非願業義。無以見佛法之尊。非居士義。無以見佛法之廣。一收一破。言似相反。而義實相成。皆本我佛說法之密意也。大法消沈甚矣。今見居士與彼之偉言巨論。真有價值。誰謂非佛法重光之預兆乎。惟來函第五第六兩問。似亦執着。夫偶像之所設者。亦無非令人下一佛性種子。如法華經云。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舉首及低頭。皆得成佛道。今居士既以普及爲前提。此亦便接引之一。蓋慧淺衆生。非從有相不能見無相也。但禁立牛鬼蛇神等像。可耳。至第七節所問者。斯實關乎衆生之程度。程度日高。則其所注重者亦必高矣。可不慮及。承問作工夫一層。此誠不易。且非朝夕之功。最初宜讀小止觀。其次可閱博山警語。再次可依憨山大師參禪十要而追究之。

敝院章程已照寄。其他各書。敝院無有餘不白。

致大圓居士

張宗
仁航載

近閱本年海潮音六七各期先生所持議論。新真透闢。曠未曾有。如「真正佛學家當爲世界大勞動家」一文。尤爲弟所拜倒。非真能持不妄語戒者不克道出。且不敢道出。文中云今日學佛。無論解不解。但以利他爲先。一心利他……甘爲世界之大勞動家等語。真一字一淚。一棒一條痕。針針見血之言。當今學佛之人。若讀此而猶不自覺悟。仍昏昏迷迷。以名詞誑人。以功德騙人者。生前不爲人罵爲獅子蟲寄生物。而死後不墮地獄作惡鬼。吾不信也。吾人年來何故犧牲一切。放下一切。起而主張佛法。并非爲死人說。

懺悔法爲獅子蟲保飯碗。作懶鬼之辯護士。且當毅然決然宣言。與此輩吃人欺人騙人毒人販賣如來之魔黨。澈底脫離關係。先生何言之痛切。我何言之嚴烈。實非瞋心所出之言。實有見於正法掃地。人心之喪亡。有不忍不言。不敢不行者。在弟前歲去俄時。聞蘇俄此次革命。其主義根本不承認宗教。已將平日講上帝裝神父牧師之一派懶蟲。一概沒收其財產。取消其資格。斷絕其生活。如秋風之掃敗葉。乾乾淨淨。不惟天堂之狂言。無從安立。而末世之審判法庭。亦空依賴而烟飛雲散也。弟見此情狀。深爲中國之佛教前途。因有此佛化新青年會之發起。而誓以我佛正法。化度一切。臨崖勒馬。轉危爲安也。今何幸而遇先生之作大獅子吼。說出真實不虛之法。出作人天眼目耶。先生若果從此不爲狂言所惑。拿定宗旨。立定腳根。大刀闊斧。勇猛前進。弟雖不學。願執鞭以從。弟現擬從教育下手。多造人材。以實力救度衆生。決不徒安麻木不仁之生活。以欺世而盜名。願先生時以教我。共勉力焉。

上大虛法師

寄塵

敬稟者。塵生好止觀。修之未久。以爲止觀爲入道之捷徑。然止不可以驟進而成。觀可以久修而致。南嶽大師云。能令妄念不流。故名爲止。非有而有。故名爲觀。今觀其止觀之證發。可謂和盤托出。底蘊畢露矣。天台大師專修教觀而得祕訣。與南嶽諸先哲遊。故其止觀一道。頗有奇績。此二師者。豈非專心教觀之尤也耶。塵生年二十四矣。其處桑梓。所與遊者。大都游談不根之徒。無深奧幽邃之理。可採取以自益。大乘祕典。雖有所閱。然其義如周誥盤佶。屈聾牙。不能卒了。恐盲修瞎煉。終有墮墜落澗之虞。故決然捨去。求天下之高。人得一言一偈。以自裨。雖死無憾。所以涉揚鎮之區。觀金陵寶華之雄壯。金焦北固之秀麗。揚子江之奔溢。慨然想見古之高。人。至江天。仰觀琳宇琅宮之突起。與佛寶。

法寶僧寶之尊且貴也。而後知佛法之不可思議也。見法師仁山者。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舉止之有度。與其座下諸大龍象遊。而後知天下之高人聚乎此矣。法師爲當代佛學之導師。正法之命脈。宏敷武昌。挽回法運。佛法之興。得有今日者。實法師之力也。動則馬鳴龍樹。止則南嶽天台。而虛也未之覲焉。且學佛之要。不專其一。雖多奚爲。塵於山則見金陵寶華金焦北固之大。且秀於水。則見揚子江之深。且遠於人。則見仁山法師而猶未見我法師也。若得爲門下弟子。雖搬柴運水。亦甘心焉。倘能得聞一句一偈。爲一生之幸福。則感激無涯矣。且請法師將佛學院之課程及入單之規模。祈爲示下爲感。

上太虛法師

劉顯亮

敬稟者。今接到中華佛教聯合會簡章暨公函一紙。擬派亮爲推舉直省幹事代表。云云。捧讀之下。慚怍殊殷。所不幸北京佛子。不明佛理。不通文義者居多數。並不察天下大勢。是何潮流。尤不知傳法護教爲何物。出家者只知利益自己的常住。在家者酬答僧侶之私交。宛同結黨。彼等所捐之財。與佛教大局毫無關係。是亮最痛心疾首者也。其有明白大局。仍是南方佛子居多數。如孤兒院佛學院。皆係南僧所創。而北京和尚。尙無此種成績。此種範圍內之公益思想。尙付闕如。豈知世界交際爲何事耶。北京佛教會已成。立中堅。乃一二有心無力者所辦。雖費九牛二虎之力。仍是操縱不靈。雖有一二人加入本會。并未注意提倡。只可待時發展。今吾師派亮推選幹事。實無處約請。只可暫謝此責。其漢口佛化報投稿。北京只亮一人而已。諒早在吾師洞鑒中也。

復佛學院

式崇

啓者。夏歷四月二十七日。接讀來書。藉悉一切。足見諸公具愛國愛教之忱。殊堪欽佩。我平僻處萬山。風氣久塞。一般僧侶。惟經懺是務。殊不知提倡佛學。化導人羣。爲何事。觀夫天演之怒流。方劇。僧徒之學識。維艱。象教。阽危。心焉甚疚。然我徒求其熱心衛教。不辭奔走疾呼。以辦學宏宗。爲汲汲者。除太虛上人。諸善知識。外。實無聞焉。不佞雖未謀面。實輸心已久。茲查閱來書辦法三章。與不佞夙昔心期。尤爲脗合。調查我平全縣大小菴廟。共有千八百餘。而教產不下二萬有奇。寺宇之盛。財產之富。詢爲浙右冠。而對於辦學集會之舉。尙付缺如。寸心滋愧。刻陳公鯨量現居林下。同人等向商組織。因得發起。遂舉陳公爲本會會長。定名曰平陽佛教教務會。於夏歷三月初一日成立。茲將會章附上。第該會之設。我平頗有頑固輩藉口。且結連學界。推翻不遺餘力。嗚呼。佛教前途。雲深霧重。民國肇造。賴我寄公老和尙有佛教總會之設。得以保全大局。不然。則非龍非象之僧徒。

定在淘汰之例耳。地痞明知憲法有保護教產之條。而遂僧奪產之風。日有所聞。且故與謠誑。以阻本會之進行。無他。慮松豪之捐輸。公規之監督耳。試問此項財產。爲十方檀那信樂佛法而來。就佛氏之財產。以辦佛家之事業。此中本無疑義。且此輩苟能循規蹈矩。亦何責罰之有哉。何苦執迷而起反對。令人浩嘆。本會創辦伊始。所訂會章。未臻完善。伏希貴院諸公不我遐棄。時賜教言。以匡不逮。可否祈將貴院課程。頒惠一冊。以期做辦。擴充。倘得成績。未始非諸公之賜也。

答譚希明居士

袁聞純

見示致伯邕君書。妙筆瀾翻。有得心應手之樂。至所持理論。若爲醉心方士一流。在

丹言丹。自數家珍。奚庸旁贊。但觀足下近日言說。飯命覺臯。似出無量誠意。則正知正見。不容混淆。篇中說來說去。要不過希厲臭皮囊。聊以永日。此正所謂癡愛根本。大限到來。濟得甚事。卽令使盡伎倆。出神脫殼。竟獲生天。福報盡時。衰相自現。依然下墜。以念念生滅之心。求不生不滅之道。北轍南轅。未見其可。今古滔滔。修行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蓋人天眼目之替亂久矣。可爲長太息者也。夫光光孔老。焉可輕評。丹道末流。利其傳書缺略。輒橫取一二近似玄言。以爲杜撰塗飾。曰老子云爾。孔子云爾。古人往矣。誰與糾繩。若我釋迦誠言。世出世法。淺深周普。展轉傳譯。今茲粗備。用以權一切道術高下。無所逃隱。積曠劫之因。逢殊勝之典。乃怯于專勤奉習。且依曲說邪慧。以波流。豈明智之所宜出乎。既往不答。來猶可追。棄舊圖新。于吾子能無切望。骨鯁在喉。已非一日。知斯言一發。必且重得罪于一般修士也。繼念來意殷拳。不能不據忱率吐。以答相信之雅。不得已而出于辯。孟子詔我矣。然乎否乎。幸與伯邕君一降心而詳參之。

復廉南湖居士

何雯

聚首王城。共參禪悅。秋風歸思。鴻雁南征。遼辱損書。深情懇歎。愛別離苦。聖諦所云。博地凡夫。未能免此。賢夫婦風。義素篤。福慧雙清。孤山梅花。比於和靖。海外文字。又若長公。事業藏山。此爲不朽。乃復頓悟無常。勤修梵行。戒持菩薩。心念彌陀。嘆浮生之幻化。恫火宅以殃及。謝絕遊讖。屏除書史。掩關繭足。窮子知歸。潭柘山靈。欣然招隱。幽泉相答。孤雲自飛。鐘聲磬聲。花開花落。梵唄清妙。戒香遠聞。知有家之苦。悟無生之樂。斯真大丈夫出世之事。非將相所能爾也。持以精進。超出輪劫。及生成辦。不負此生。大事因緣。具於是矣。雯粗嘗甘露。叢集垢愆。帶水拖泥。未能出苦。息壤之願。終以爲期。淨土莊嚴。是安隱處。金沙寶地。衣穢儻遊。善友提撕。是在仁者。涼風天末。勞結何如。修問起居。不勝縷縷。